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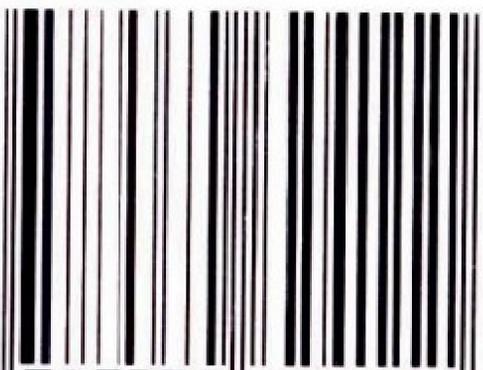
*Olga
Luz
Pineda
Barnett*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2411-3



9 787530 624111 >

ISBN 7-5306-2411-3
I·2153 定价：10.80元

工16-51
1:25

71544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孙柏昌 译 白凤森 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孙柏昌译 白凤森校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43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2411-3/I·2153

定价:10.80元



内 容 提 要

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散文像她的诗歌一样，是一座充满温情的精神家园，洋溢着一种对美对理想虔诚执著的追求。

本书选译的38篇散文，集中展示了米斯特拉尔对祖国、对拉丁美洲炽热的爱，鲜明地表现了她独特的艺术韵味。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疲累的时候，不妨走进米斯特拉尔的世界里，稍事休息。你会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

目 录

智利与石头·····	(1)
少赞美点兀鹰，多赞美些美洲鹿·····	(4)
可以听见的小型智利地图·····	(7)
关于智利杨树林的短笺·····	(13)
关于安第斯山毛丝鼠的短笺·····	(17)
关于智利“科比韦”的短笺·····	(24)
关于攀登安第斯山运动的短笺·····	(30)
一个美洲神话：智利的“卡莱乌切”号·····	(36)
智利的乡村·····	(41)
“四个乡下人”的音乐·····	(48)
阿劳科人的音乐·····	(56)
科金博——一个不幸的省·····	(69)
智利素描·····	(77)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继续讲述智利·····	(93)
解放伟业和秘鲁与智利友谊的象征——奥希金斯···	(106)
一篇地震报道：守夜人吉列尔莫·迪亚斯·····	(110)
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剪影·····	(113)

萨米恩托在阿空加瓜·····	(119)
南极圈和麦哲伦海峡的人·····	(129)
致墨西哥妇女·····	(137)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	(140)
走了一位牧师·····	(143)
当你母亲逝世时·····	(146)
母亲的回忆·····	(148)
母亲之歌·····	(153)
歌声·····	(156)
时光的流逝·····	(158)
一扇殖民地时期的大门·····	(160)
乌鲁瓦潘的加拉巴木果壳碗·····	(162)
卡卡瓦米尔帕岩洞·····	(166)
关于巴勃罗·聂鲁达的短筒·····	(172)
华金·爱德华兹·贝略·····	(178)
致胡利奥·巴雷内切亚的短笺·····	(184)
就几幅“花”的画致伊内斯·普约的短信·····	(192)
关于冈萨雷斯·贝拉的一些事·····	(196)
致切拉·雷耶斯的信·····	(199)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	(202)
致玛蒂尔德·拉德隆·德格瓦拉的信·····	(208)
走进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世界····· 孙柏昌	(212)

智利与石头

智利人不能把自己祖国的历史诉说成田园诗。她更多的时候是英雄史诗，或者，用军人的话来说，是急行军。

或许，这种生活的直接象征便是安第斯山脉的石头。当我第一次得知，还有着林木苍郁的安第斯山和绿茵萋迷的山峦时，我便惶惑了。因为，我的安第斯山，我在那儿长大的安第斯山，总是光秃秃的含着敌意，除了它那闪着紫色或赭赤的岩石，和它那迸闪着白光的峰顶，再也没有什么色彩了。

说到“安第斯山”，厄瓜多尔人称作“大林莽”，哥伦比亚人也一样。我们在说到“山脉”时，指的是一种固执而又生硬的物质；但，我们是饱含着子女的意味去说的，因为，安第斯山对于我们是一个家中的成员，是最初的母系族长。在地图册里，我们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岩石。小丘和山冈充满了童年的记忆；我们那些风景画家的画，布满了我们生活在其下的泛着蓝色的白色磷光的岩石。我们那通常身躯肥胖的男子汉，好像是静卧的海礁或山岩，而我们的死者也像那回归山峦的石板一样睡去。

谈到石头的语言总是满含贬意，而我，她的女儿，却

要描绘出她作为印第安—西班牙人慈母般的容颜。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库斯科和尤卡坦，它建立了一切。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它又挺身而出，撑起了至今依然显示着一种非常庄严的生活方式的教堂、政府大厦和那宽敞的住宅。石头就是南美高原，就是说，是气候、阳光和景观的主宰；她馈赠了最有益健康的地方，没有危害呼吸和皮肤的泥塘和沼泽。

在被抛弃了四个多世纪以后，这种建筑者现今又在纽约和里约热内卢大行其道的叫作人生石的东西中，卷土重来了；虽然她已遍体鳞伤，她又在地平线上恢复着那苍鹰般雄踞空中、虎视一切的巨大权力和耀眼的光辉。

石头构成了智利民族的脊梁；是她，而不是绿草地，支撑着我们的双脚。她组成山脉和山地，从安第斯山伸向大海，为我们创造出一连串的谷地；她温顺地自高而下，走向沿海山脉，在坎帕纳里奥和图蓬加托，游戏般地筑起高峰峻岭之后，便是丘陵。她似乎就这样跟着我们，追着我们，一直抵达南端，一直伸展到火地岛，那儿是安第斯山脉的尽头。

然而，有人会说，生命不能在岩石上开花，而只适宜于肥沃的松土。那末，离开岩石，我们到哪儿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呢？

答案就在这里。人们都记得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和辉煌的修道院，它们的围墙是清一色的石头，是一旦走近便一无所期的顽石。但大门一开，便出现一座花园，一座公园，一片大葡萄园和别的绿色空地。

智利也同样令人惊讶。穿过崇山峻岭中“道路”来到

智利，走下山峦会突然看到任何人所不曾料及的一大片果园；或者从北方进入智利，越过荒无人烟的盐滩，展现在眼前的是科皮亚波、瓦斯科和艾尔基谷地，那儿生长着枝蔓卷曲的葡萄或泛着白色的无花果林；或者沿麦哲伦海峡进入，一个绿色的王国尽收眼底，牧场荡漾着无垠的绿浪。带着这种绿色美景的强烈诱惑继续前进到国家中部，终于会在那里看到中部平原的整片农田；它静卧在那里，既展示着美丽风光又奉献着丰饶的物产。这片地区是我们对入侵的石头报复的报复。它是一片温柔之乡，在长时间注视山峦之后，足以令人赏心悦目……

被许多人称作“石匣”的这个国家，如同阿拉伯寓言中的百宝箱一样，隐藏着许许多多珍宝。因此，要给智利分类是极其困难的。这里有那么多从巨大山体冲积而下的松软的坡地，中部省份遍布着那么多烂熳的鲜花。智利南方又覆盖着那么宽阔轻柔的果林带。因此，简单化的分类学家往往陷于窘境：石头突然向东退避三舍，北部沙漠犹如一种视觉幻境了无色彩；而以聚居水獭和企鹅而著名的寒冷的智利，也如水月镜花般在来访者面前化为乌有。类似于地中海诗人所歌颂的太阳，照耀着谷地，育化着宜人的风光和习俗。世世代代的园农娴熟地耕耘，因为智利人从起源时起已有着四千多年的巴斯克、阿拉伯、西班牙的农业智慧。

少赞美点兀鹰，多赞美些美洲鹿

我们智利人一直把我们国徽上的兀鹰和美洲鹿，作为一种罕见的表现象征，它代表着两种精神风貌：暴力与宽容。就是因为这种双重性，从这种象征中产生的标准便很怪了。它相当于某些神谱上的太阳与月亮，或者大地与海洋的情况，亦即相当于两种相互对立的成分，两者都具有的长处；组成一个在精神方面难以解开的命题。

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高谈阔论的讲演中，人们一直大谈鹰的意义，而对它在国徽上的伙伴——可怜的在地球上几乎已没有踪迹的美洲鹿，却很少提及。

坦白地说，我对兀鹰并不太喜爱，说到底，它只是一只漂亮的兀鹫而已。不过，我曾看见过它在安第斯山上飞翔时的英姿，但一想起它那伟大的飞翔不过是为了峡谷里的一块腐肉，我的激情便顿时消失了。我们女人就是这样，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注重现实主义……

小学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讲解道：“兀鹰意味着一个强大种族的统治；显示出一种强者理所当然的骄傲。它的飞翔是大地上诸多最吉祥事物之一种。”

制作徽记已把猛禽用得滥而又滥，战争中有那么多雄

鹰，那么多苍鹰，由于过多的重复，对它那钩状的喙和钢铁般利爪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

我却宁愿喜爱马鹿，它甚至连樯桅般的角也没有；宁愿喜爱老师没有讲过的美洲鹿，我大致要这样告诉孩子们：美洲鹿是一种敏感而小巧的动物，和羚羊有着亲缘关系，这就意味着与“完美”二字有着亲缘关系。它的力量在于机敏，灵敏的听觉，全神贯注的水灵灵的目光，敏锐的嗅觉，总之，机敏的感觉还是它的防身武器。它如同马鹿一样，常常是不经过搏斗，凭着智慧就能逃脱。智慧已成为它的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它嘴巴尖细，不停地抖动，它目光因环视周围树林而呈现绿色，脖子上的花斑特别漂亮，两肋因呼吸而上下起伏，蹄角坚硬，闪烁着银色的光泽。它简直就像一幅花朵斑斓的装饰图案，看到它，人们就忘记了什么是动物。它生活在草木丛中的绿色光波里，它那箭簇般的行动也有点像光一样迅捷。

鹿意味着一个种族的敏感：灵敏的感觉，机警的智慧，优美的体态。这一切便是维护精神的武器，是无形的、但却有效的堤坝。

兀鹰必须完全离开山谷，在高空飞翔才显得美；而美洲鹿只要俯下脖子去喝水，或者昂起颈项警惕着响动，就十分优美。

在兀鹰那种把喙啄在马背上的直接防卫与美洲鹿那种在百步之遥就能嗅出敌人从而迅速逃脱的间接防卫之间，我更喜欢间接防卫。用警惕的眼睛在草丛后面观察胜过瞪着血红的眼睛只从上方俯视。

如果这种象征仅仅归结在鹿身上，那么就太像女性的

象征了，也太片面了，不能表现一个民族。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鹿或许也只是我们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像是我们的自然的脉搏，而鹰或许像是急促的心跳。在美好的日子里，美洲鹿平静安详，面孔、语言和思想都那么温和；而兀鹰，却只是一味地在非常危险的峭壁上飞翔。

另一方面，力量的象征还是不包含夸大的意思为好。我在赞美国徽中的鹿时，便想起了希腊的桂树，长着既柔软又坚硬的叶子的希腊桂树。曾经是徽记学大师的那些人选作象征的那种树叶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言行中，我们对鹰夸耀得太多了。而我却主张我们现在应该赞美一下其它的东西，这些东西同样为我们所有，我们却一直未曾看重。最好把本来就很多的热情好客的举动，把充满被遗忘的篇章的兄弟般的举动，写入智利的历史。厚鹰薄鹿的做法，很可能已给我们造成许多伤害。要让一种做法超过另一种做法需要时间，不过，这件事会一点点办到的。

有些民族英雄属于我们似可称为的兀鹰目；同样，美洲鹿也有它自己那一类民族英雄，是该大力赞美这类人的时代了。

关于美洲鹿，动物学老师在上课结束时总是说：那是一种业已消失的马鹿。

这种机灵的动物在这一地理区域内消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羚羊目动物确实在智利人中存在过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可以听见的小型智利地图

我们忽然想到，电台也许能播出它，那不是别的，是一篇关于一个国家的“可以听见的地图”的散文。人们已经制做出可以观察的地图，也制做出可以触摸的地图，就是有着凸起部分的地图；可能还没有能把一块土地变成“可以听见的”有声响的地图。

这种东西就会有的，而且也不会太久了；它将把一个地区的喧响和嘈杂收集起来，将把“电台”的触觉天使般地伸向巴西和中国的大气层，不用触摸土地、山峦和城市的外表，把一个正在劳动、受苦和战斗的民族的有声复制品和发出交响乐般的实体奉献给我们，这个实体像面具一样逼真，触摸不到却是实实在在的。

要做到这一点就像要做到其它事情一样，走遍和捕捉我们这个国家是太困难了。这只八音盒太长了。应该像鹿那样去谛听：不仅要张开耳朵，而且要把它伸直成听筒。

此刻，在那儿，我们生活的一天开始了。几近黎明。在北方（那里是硝石矿的原野——长着含有铜、金和银的外壳）斧头、十字镐和铁铲叮当作响，汇成一股节奏鲜明的喧

闹；在无数次的奋力敲击下，叫做盐碱荒漠的地方剥去了外壳或者开裂了胸膛。在安静的间歇里，可以听见机器在捣碎那种称为“硝石矿”的野生财富；到处是石块和盐，矿渣和灰尘。

盐碱荒漠揉和并最终铸成了智利人，使他身材伟岸，健壮有力，像美国人一样肌肉发达。智利人诞生于与硝岩硬壳的抗争，诞生于那与大海相依相伴的生活。当人们想要描述我们国家的人时，小说家和诗人无言以告，只有水手和矿工才能说清，他们就是这样描述他们那两个天然熔炉的。

往下，是阿塔卡和科金博，那里开始有了生物。在那儿，挖掘和粉碎的劳作依然是那样清晰与执著；不过打碎的是宝贵的东西：那是我们地质中的血液；是铜，是银；它曾一度非常丰富，如今业已变得稀薄少见。金子不是山中开采出来的；在有点神奇色彩的安达科略山中，以芥末粒或米粒的形式，散布在小溪的水流里；这些发源于一座土著人神庙脚下的神奇的小溪，从前抚养了一群一群的当地人，他们不愿对这些溪水横施暴力，免得它们干涸断流；今天，溪水使 7000 人在这里每日操劳，供给他们衣食所需。

细长的耳朵听得见人的喘息声，用镐头的巨响描绘出来的喘息声。看不见人，也不需要看见；他有着宽阔的胸脯，因呼吸急促而生成的宽阔胸脯；长着开山凿石者的脸庞；当他甩掉了屈辱和消沉挺起身来时，便是一个以本来的步履走路的人：他像整个土地的主人一样前进着，仿佛是用那沉重有力的脚跟把每一步都嵌进大地里。

现在，我们把如同离弦之箭的耳朵伸向南方。首先，便

听到了港口的欢乐之声，这欢乐之声来自太平洋的最大港口，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文雅的西班牙语名字，叫瓦尔帕莱索。意思是“天堂里的谷地”。如果我们从旧金山开始航行，我们就会痛心地看着，热带海岸没有一座标准的港口或海水的守护神；可一到了这里，我们立刻会高呼：“赞美上帝！”瓦尔帕莱索仅次于旧金山。瓦尔帕莱索满足了整个南美洲海岸的需要。

船只在港湾里进进出出，那港湾本来因多风而颇具危险，但智利人以执著的精神迫使它变成了码头。防波堤上和海水中沸腾着一群生气勃勃的人，就像马赛人或卡塔卢尼亚人那样。无数从事海洋运输的人来来往往，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高声发出水手们那俏皮的感叹。瓦尔帕莱索在忙着自己的事。它的事就是每年吞吐两万艘船只。运出的是这个地区新颖精美的工业品，由它分别发送到整个热带地区；运进的是食糖、热带大米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机器，不久之后，这些机器就会在内地由我们自己制造了。

这片海域应该用“太平洋”的反义词来称呼，是一片暴躁而任性的海洋，它用碘和盐刺激并鼓动着成群结队的装卸工、水手和渔夫。它是一片不可思议的海水，既桀傲不驯，又富于人情味；既不像厄瓜多尔那沸腾的肉汤，也不像南极圈那死气沉沉的板块。首屈一指的瓦尔帕莱索海湾呀！它出现在英国人和挪威人的小说和诗歌中。凡是航行过的人，都了解它，熟悉它，一旦说到他们经过的海洋时，也总是讲述着它。

此刻，耳朵离开海岸，因为耳朵也像目光一样，喜欢

换换胃口，喜欢不断走动，而不愿停在一处。

我们来到内地，来到确切名字叫作中央平原的地区，那可是智利的植物天堂。罗达诺谷地比较短，波谷地也一样；从形状狭长和泥土的肥沃来看，尼罗河谷地与它相似。

温柔而甜蜜的空气流动着，只有些许微风。田园气息沉浸在谷地那深深的箱笼里。从荒漠到这里，声响已完全变了样子。在这潮湿多浆的土地上，在只有微风的空气中，声音也变得温和了，柔软了。波涛滚滚的大海和起伏迭宕的山峦，业已遥远了。这就是属于谷神的气候，安定，平稳：是大地内腹或女人子宫里的气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生存意味着激烈而污秽的抗争，与巉岩或沼泽进行抗争；在这儿，生存则堪称满足、惬意和安定，这才是作为上帝之子的人的天然归宿呢。

葡萄园和花果林“瓜分”了那条温和的地上走廊；那是一条长长的绿色飘带，了无干旱，各种农作物自享其乐。那儿灌溉充足，是我们用舒缓有效的水渠巧夺天工引来的水供给的。那些方方正正漂亮的农场，那些用高超农艺管理的地块，属于桃树、苹果树和葡萄，再往下，则属于那广袤无涯的绒毯般的麦田。多彩而芬芳的省份，是果园，谷仓。即使是拉丁人在地中海家园上种植的葡萄园和苹果园，也不能胜过智利中央平原。

这儿和那儿，依然穿行着罗马—西班牙老式耕犁，发出了像人的呻唤般嘎吱声，但最常见的是闪光快捷的农业机械，它们发出蝗群般的嘎嘎声，或者发出铜管乐器细微的叮咛声，在田野两侧闪闪发光。

这种乡村的空气里，比我们前面所说的其它地方，飘

荡着更多的歌。在歌与欢笑声中，女人们刈除杂草，修剪树枝，采摘葡萄。在阿空加瓜或奇廉日常打谷节的说笑声中，在科金博采摘葡萄季节的喧闹里，涌动着女人和孩子的呼叫声和说话声。耳朵会告诉你，在这儿，“男人”和“女人”的嗓音确实像两个大陆、两种秩序一样迥然不同。男人像发射石子的投石手那样爽朗地大喊大叫；女人不管是唱歌还是说话，都像鹤鹑或斑鸠一样唧唧咕咕，唧唧啾啾。这种南美洲的说话方式，是这方土地上最甜蜜的说话方式，是人类之子所发出的最温柔的声调。

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旅行了。巴塔哥尼亚高原可能离得很遥远，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地区和旅行的终点，也应说一说它。

在这广阔无垠的南方高原上，如果能听到什么，那便是在小海峡里涌叠、在巨大海峡里冲撞的凶猛的海浪。在几乎杳无人迹的内地，则有着荒草无边的宁静，厚重的沉睡着的草地的宁静，这种宁静很像鼓声在最边缘的大海里所造成的麻木状态。时而，传来牧人轰赶牲畜高高低低的吆喝，夹杂着两三声嘶哑而高亢的喊叫。

在恶劣的季节，巴塔哥尼亚高原的风比西蒙风和北风还要凶恶。就是它对那一望无际的草原表现自己那绝望的亲热，像野牛奔突狂跑那样，把尽心效力的忧伤的草场破坏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但终于恢复了上好草场的那一份静谧，数不清的绵羊在那儿啃草，对着它们的母亲和它们通常的栖身之地——绿色的大地咩咩叫着。羊群睡在这白色或绿色的原野上；凡是享受了几年这种迷人气氛的人，

都会喜欢宁静，就像目光喜欢平阔一样。

巴塔哥尼亚的片片草原，既有白雪造就的死一般的宁静，又有暴风铸成的无谓的灾难。我既对它着迷，又为它痛苦。我认为，它是一片有着双重面孔的矛盾的土地，既温柔又荒凉。

关于智利杨树林的短笺

当北方地区横断的山带变得疏落，也就是说，当中原谷地袒露出它的胸脯时，智利的杨树林便闪现了，给人以慰藉、憩息；它一直延伸，直至突然为南方的热带雨林所中断，被淘汰。

我们北方人几近不曾见过一小片低矮的杨树林，甚至于：一棵“单身的”杨树或“老单身汉”，人们这样说。因为在北方，除了倒霉的沙漠一片死寂外，我们没有什么空隙地，而杨树林的健壮则急需宽阔的地带……而愈向南方，杨树林就变得神圣起来，成为中部平原的标记甚至是它的象征。

于圣地亚哥近郊走出不远，杨树林便跳入眼帘；再沿着如此丰饶美丽平原的所有田庄走下去，在这第一个哥特人插下锄头的地方，随之并继续栽下了许多杨树林，几何图形的，测量的，分界的；在曾是印第安人公有的土地上，断然划出了许多区块。

其发展偏重于林荫道——多么好的走势！多么好的防护带！通向中部智利所有地方。一个撕裂了花袍，又重新用它的线穿缀起来。在宽阔的老公路上，她浓荫如盖；在

新修的道路上，她如绿色的唇须。一条条林荫道通向那一个个普通的村落，引导着来客和她一起，直至主人的屋舍在远远的前方闪现。

尽管我们拥有众多的无花果林、苹果园和通向遥远地平线的葡萄园，以及整个松与柏的王国，但对于那些画家来说，智利最常见的风景依然是，平展展的农田上那协调有序的杨与柳。那些或生或死的画家们所留下的最主要的印记，就是这样反复重复的一幅彩色石印画。就这样，这两种杨柳站立着，俨然智利国土的守护神。它们拂动于耳畔，启迪灵感。

于山巅远眺，用你那轻松而优美的笔触来描说，林荫道是美丽的。最好还是去散散步，因为她从一条赏心悦目的林带变成我们身边的旅伴，喁喁絮语的亲人。

谁不曾走过哪怕一百公里的林荫道，也没在心底记下一些生动的方言，也不曾在梦中行走于狭狭窄窄的林荫小道，那末，他就不是智利人。

气喘吁吁的马群，不堪阳光鞭子抽打的骡队，经常“一眨眼”就得去拧干衣服的雇工；而无所事事的毫无收益的真正的流浪者，我们在杨树林下，在它的附近和周围，出生、成长，如同她那圆圆的树影，我们是她的孩子。

山村的所有门廊没有白杨树将是令人厌倦的和炎热的。我们的先人用挺拔的杨树林为我们免除了满目生厌的景色，没有漂亮的小道可走的现实，还有大地的丑陋。巴斯克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选择了杨树林，用以美化环境，蔽荫、遮风；很有可能的是，他们那已是腓尼基人的后代会变得愈来愈吝啬，吝嗇那些空地，因为杨树那硕大的伞

冠，还有一些疯长的根须会侵及播种的农田。

白杨树的林荫道不是那么宽得可以用于赛跑，也不是那么窄得难容四辆马车并行。人们懂得测量并放手地赐予她的树荫。

美登木给予的荫凉更浓些，白柳的荫凉更低些，不过，因为它们生长在铁丝网里面，是人们不易靠近的树木，必须寻找它们的朋友，寻找它们可以吸附的，这就是杨树林。她没有主人，自由自在，尽心尽力。要想认识杨树林，最好是沿着她那清凉的林荫道走进去，之后便没有更多的了。倘她紧紧沿着河岸或水渠的两侧，那就最好不过了，流水潺潺，渠水叮咚，树叶飒飒，我们走在其间，比在原野上惬意多了。林荫道上，走着负重的迟缓的骡队；走着背着柴木或挤奶桶的女人，挤奶桶冒着热气；走着马刺得得乱响的牧人；情侣在漫无目的地悠闲散步；牛车极其缓慢地走着，摇动着绿色摇篮似的草垛。星期天，田园牧歌般的林荫道被遮蔽了，在骑手的马队卷起烟尘突然穿过的时候，用他们那飘动的披巾，绿色的，红色的，彩色的，裁剪着林荫道。“活物”连同它们的行人，所有的都从杨树林中走出来，一切都随着杨树林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着，一会儿，风大了，天光暗了。一旦繁闹止息，林荫道也随之清静了；黄昏，美好幻影变得幽蓝，我们想趁此去洗去白天的油垢。

那儿有带着自己漂亮帐篷的绿色游牧部落，一直要呆十个月之久，高风吹来时婀娜多姿；林荫道如朝圣者的队伍迎着燃烧的阳光铺开了，在两列清凉的剑之间，在两行流动的颤抖中。

林荫道是宽容的，允许一切通过，向所有的人伸出手；

比那儿——那些桥更宽松，因为她不阻拦任何人、物，尽管她好像在身旁追随着我们，忠诚如保护神。

微风拂动，杨树林哗哗作响拟或像本笃教徒的诵经声；大风吹来时，她那疯狂放荡的乐曲呼啸着，用丑女人吵闹时的全部尖叫。在她的王国里，没有僵死的空气，也没有静止的光束，摇曳的树影交错变换着，长长的花状图饰，三角形的，“卐”字形的，蓝色的和深紫色的。太阳落下去，她开始作出幻影，变得朦胧起来，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那些在黄昏和夜晚发生在杨树林荫道上的故事。

在我们的身后，仅仅留下了交织的脚印，快的或慢的，孩子的和老人的印迹；令人惶惑，也许会含混其辞不知说好还是说坏。

而在夜间，把她们的暗影变得愈发幽蓝，露水浸湿了树木和牲畜，她回归到天使般的宁静性情；清晨，她又复苏了，当第一群羊和牧童沿着她走进来时。

哪一种更好呢？是新绿初绽的杨树林，她笑着如同孩子齧裂开洁白的牙齿；还是暮年的她，杨树林之秋，那是带着复活希望的死，在身上，在她那光荣的躯干里。

画家们不仅钟情于她那色彩斑斓令人目瞪口呆的暮年，而且还赶到她乍绿的时候，抓住她那刚刚冒尖的叶片，这是天赐的宝贵时机。

我们称作杨树林的，众多的树苗和一棵，保护着浇灌的人类，毋须和人签定什么条约，始终保持一种神奇，即使她伪装着对我们挤眉弄眼。也许，善歌童年的未来绿色奏鸣曲仅仅是另一片杨树林的回声，那儿，我们看不见跳动，也听不到歌唱，因为她离我们太遥远了。

关于安第斯山毛丝鼠的短笺

它的黄金时代

在安第斯山毛丝鼠受到骚扰以前，这种动物奔跑在北方我们称作埃尔基、科皮亚波和瓦斯科的谷地中。凡是见过和捉过它的老人和孩子，全都拿它说笑话和称赞它。

埃尔基省既有大型和中型的山脉，也有圆形山包和陵坡。在这纵横交错的群山中，毛丝鼠像大山母亲那调皮的孩子一样奔跑，石身王后像亚洲女神一样，无动于衷地任凭那天真的小淘气鬼为所欲为。

那时，我的艾尔基同胞不用今天的办法追踪逃逸的毛丝鼠：偶尔碰上，就冲上去将它捉住。

那时，它不受触动地生活在我们头上那直上直下的天堂里，或者毫无恐惧地来到遍布无花果林和葡萄园的平地上，但是，科金博地区毛丝鼠的黄金岁月现在已经逝去了。

因此，我的手上还留着对它的记忆。我现在仍感觉到它那堪称“纯丝”的轻柔的圆鼓鼓的身体、它的脊背和尾巴，好像它们还不曾离开我的手指，正在描写着那种喜人的小家伙的手指……

它是什么样子

大脑袋上长着两只宽大的耳朵，令人惊讶地竖立在如此小的身体上；大尾巴更是令人吃惊，脑袋和尾巴就占去了那只有二十盎司重的娇小身体的一半。

尾巴是装饰物，而两只大耳朵却是真正需要的。所有的像它这类的啮齿动物时刻都在窥探，因为它们需要听。毛丝鼠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力气小，就更需要观察和感觉……”但是，大山中这种蓝色小家伙周围的响动不如它的堂姐妹松鼠；松鼠周围是热带森林，白天黑夜都发出声响，吵得它不得安宁。森林用它那浓密的枝叶把小松鼠隐蔽得严严实实；与此相反，群山却把奔跑的毛丝鼠暴露无遗。

大耳朵的毛丝鼠窜出藏身之地，探听着；跑跑停停，一遇上危险就缩回去。在它出生的高山上，有着比森林中的喊杀声更凶险的东西：有不受狂风约束的魔鬼；有一看到有利苗头就俯冲下来的空中猛禽；有品尝过鲜嫩雉鸡肉的食肉动物；水塘边还常常架着捕杀者的猎枪……不过，毛丝鼠总是机智巧妙地避开这四种追杀。真是乖巧的土生动物！

它并不总是费力地掏洞挖穴，有时把随便一个石头缝据为己有。大山不乏孔洞和缝隙，每隔一个地段就像小筛子一样布满了洞穴；有时，几块零散或堆在一起的石头就可以成为毛皮奇厚的毛丝鼠的藏身之处。毛丝鼠有自己同类的保护，因为它们喜欢群居，亲密无间；靠着几堆黄土，它们就会群居一处，把一大堆小眼睛和毛茸茸的大耳朵挤在一起。要御寒，有比人的哈气还热乎的毛皮；要隔开坚

硬不平的山地，自己的侧身就非常松软。不过，当它全凭挖刨营造出一个自己的洞穴时，那便成了预言家所说的那种藏身之地：“夜间的风和恐惧进不了门。”

美好的习惯

它吃得很简单；只有可怜兮兮的啃石头小动物的一顿清淡的午餐；它向光秃秃的主人——安第斯山所求的是干巴巴的欧洲山毛榉、几块鳞茎、灌木的树皮和味道鲜美的地衣。当它下山时，就是为了像过节一样，一口接一口地大嚼散落的谷粒，那也是山上的午餐非常稀少的时候。

文雅的毛丝鼠吃它这点儿平常的饭时，显出领主式的优雅。它像礼仪周全的大人物那样坐着，双手拿起吃的，闻闻挑挑，拿起又放下。吃的姿态比贪吃的兔子有风度，也比矿山中的搬运工人有风度；它总是细嚼慢咽，不是狼吞虎咽，嚼时也是从容不迫。它像是盛大宴会上的用餐者，很少有人像它那样对最糟糕的食物也尽可能显出最高雅的风度。

此外，漂亮的毛丝鼠还表现出其他一些可爱之处：圈养起来时，它身上不生寄生虫，它的命运比常见的多毛动物好，也比田园牧歌中特有的羊羔好……

它们不仅善于交际，而且喜欢说东道西。它们住在一起，结伴而行；它们那克丘亚人的共同生活方式使它们能够忍受安第斯山的孤独环境。

因此，大耳朵毛丝鼠在圈养地生活得非常惬意；它毫无痛苦地放弃了那高远的天空，那纯净的阳光和空气，就在那里生活、嬉戏、发育、长大，而且还像偷来的孩童赢

得他们那爱开玩笑的父母的欢心一样，赢得了偷窃它们的农庄主人的欢心。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除了让饲养者致富外，这种岩石中的小动物有一种优雅的庄重神态和火苗般的敏捷，使饲养者爱得如醉如痴。

美国饲养者认为毛丝鼠还有另外一些品格甚至美德：它精心挑选伴侣，像珀涅罗珀^①一样忠于爱情。加利福尼亚州的毛丝鼠保护者查普曼先生摸透了毛丝鼠的脾气，挑选了一只雄鼠和它唯一的伴侣……若不是农庄主提前要回那只雌鼠并剥了它的皮，雄鼠会活到七岁，与雌鼠一起死去。

美国最名贵的品种是珠灰色、蓝灰色和体形小巧的，其次是从暗褐色到土黄色，和体形硕大的。根据犹太皮货商用显微镜观察和用手触摸，最好的与普通的货色之间，质地上差别很大；他们特别偏爱我们国家的毛丝鼠，几乎是用所罗门国王^②的口吻说：

“王后六十，嫔妃无数；但只有一个是我的小鸽子，是我完美的夫人，是使她光耀起来的人的意中人。”

这些四条腿的皇后还不到十种；博物学家们列举了如下几种：Lanigera Benn, Ch; ch; lla L; schtz, Chinch; lla Brevicardata. 等等。

错取了名字

我们的诗人不曾歌颂过毛丝鼠。由于它的名字……作为我们原罪的对于词句的崇拜，使它在我们心目中变成了

① 珀涅罗珀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忠诚的妻子。——译注

② 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译注

滑稽可笑的东西。据说由于它的气味，西班牙人一提到它就把它等同于臭虫。欧洲人想到这种动物时，倒不曾与寓言作家每每提及的讨厌的狐狸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与恶臭的鬣狗联系在一起。给非常优雅的毛丝鼠取这样的名字是一种偏颇，因为只有一种感觉，而且是最低等的感觉投了票，而更为重要的视觉和触觉都没有投赞成票（有些名称应该纠正，甚至坚决取缔……）。

财富的丧失

因此，这种土著的和安第斯山的小动物——虽有两种说法，但都是我们的动物——很快成了美国人的小动物和加利福尼亚的海边动物。关于这种掠夺的消息曾使我们惶恐不安。在毛丝鼠身上，我们智利人失去的不仅是动物造物主创造的最好毛皮供应者的地位，而且也失去了安第斯山孩子的一种小宠物，我们家庭的一个“近邻”。过去散养在栅栏里或关在笼子里的时候，我都能不用担心地跟它们戏耍，而不愿与人家送给我那优雅的秃毛雌狗^①为伴。在一个人的童年，这种丝绒般的淘气鬼，漂亮的蹦蹦跳跳的小家伙，比瓦尔特·迪斯尼画出的小动物好玩一千倍……

由于受到有翅动物和带爪动物的骚扰，我们这种心中的小动物，自卫了好几百年，不是用爪子，也不是用伤害他人的做法，而是……用自己的生殖力，这几乎是它“特有的”生殖力。它们每年在一千米到两千米的冰天雪地中，

① 美洲的一种土生狗，有人称为“奇洪”，至今仍生活在墨西哥。——译注

在光秃秃的巉岩上生四至六只小崽。这奇妙的毛丝鼠每年两次有四只灰色的小崽生在安第斯山上，它们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回击那巡逡它们的死神，以决斗的气势向它挑战，并战而胜之。但那第四种敌人，即受过洗礼的人，先是让它们变得数量稀少，而后就抢占了它们天然的女王——大山。

除了一些警觉的弗雷里纳^①人曾设法挽救它们外，好像没有人为保住曾在智利的脊梁上奔跑的这种最漂亮的小动物做过斗争。

就在不久前的1900年左右，在山里人那巨大的山脉里（别处人的所谓山只是“恶石”而已），麋集的毛丝鼠比兀鹫和蛇还要多。从我与它们不期而遇的那吉日良辰起，它们就像那矿山巨兽身上跳动的小虫儿，在我心目中变成了坎帕纳里奥和德文弗莱雷这两座移动的山；而当它们沿着圆形山包爬下时，又使山峰成了充满嘈杂声音的钟表厂。当时，我躺在教导我的群山脚下，虽然只看到了六只毛丝鼠的眼睛，但我觉得山峰在向我竖着一百只耳朵，瞪着一百只豆粒般的小眼睛。

我长大了，离开了毛丝鼠禁猎区，走遍了整个国家。我曾在兀鹰的王国（安第斯山）居住过，也曾在河狸的王国（考廷省）和海狼的王国（麦哲伦海峡）居住过。可是除了皮货店女顾客外，我从未听任何人说起过毛丝鼠……（有一次，为了回忆我手中曾捧过的那犹如一团颤抖的喘息声的小家伙，我曾反复摩挲一位女顾客的皮手笼，令她非常奇怪。）

① 智利北部地名。——译注

后来，我穿过边界，既有水的边界，也有山的边界。有一次遇上一个安第斯山本地人，像打听一位名人显要或一位全国一流高手一样，向他问起毛丝鼠的事。那位科金博人回答我说：

“已经没有了，大概跑到北方去了。”

如此说来，这种逃逸的毛丝鼠离开我向上跑了五个纬度。

不过，阿塔卡马人可能对我另有一种说法：

“已经死光了，要不就是逃走了。”

现在，这种动物像“穿堂风”一样离我而去了，到不知确切纬度的另一个半球去了。

我终于明白了，我那丝绒球般的小家伙再也不能沿着安第斯山的踪迹奔跑了，它已离开了我历来认为是它预定归宿的南美洲……

最后，我在美国《王冠》杂志上偶然发现了它的最新经历，确切地说，发现了它的得救，那也就是我们的堕落。不过，正像吉卜林^①所说，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以后再讲，那肯定会令因为愚蠢和懒惰而失去了毛丝鼠的人感到羞愧，并连声说是“我的过错”。

① 吉卜林 (1865—1936)，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关于智利“科比韦”^①的短笺

以法语——拉丁语的名字“Lapageria Rosea”分类的那种攀缘植物，对于凡是到过智利南方森林的考察者和观光者来说，首先是惊讶，随之便是陶醉。

地理学家们把这个地区称作“寒冷的热带”，尽管这个别称或许是矛盾的，却也符合这种带有荒唐外表的现实。智利的南方是寒冷而潮湿的。但是，从那繁茂的植物和那芬芳的蒸气来看，却像是热带。因此，凡是到了智利并留下来的旅行者，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我国的南方热带雨林；也没有一个人不是寻找那阿劳科人的“科比韦”并且直至找到它才离开这个地区。

小学课本提供的资料令孩子们诧异，课本上说：科比韦，土著语言，名字上与……约瑟芬·波拿巴皇后^②有关。我像那些孩子一样对此感到惊愕。可命名的那些人都是学者，科学的亚当在本地人中还没有诞生，那个没有看看那花的印第安皮肤就给它命名的是个法国人……幸亏约瑟芬

① 科比韦系一种智利喇叭藤，是该国国花。——译注

② 玛丽·约瑟芬(1763—1814)法国贵妇，博阿尔纳斯子爵遗孀。1796年与拿破仑一世结婚，1809年离婚。——译注

是马提尼克岛当地出生的法国人……就让那个拉丁语的名字留在小学课本上吧，智利国内永远也不会叫别的，只叫“科比韦”——Copihue。有人把它写成“科比赫”(Copige)，其实“韦”比“赫”好（发送气声的“h”是克丘亚—艾玛拉语所钟爱的，要比粗重的“g”音域更广；它像是这种花的喘息声，抚弄它而不伤害它。）

科比韦花的色调差别很大，从佛教的白色到洋红应有尽有。红色的花犹如烽火，粉色的花比少女羞红的脸还浅淡，白色的花像孩童的小手悬挂在藤蔓上。红色的花夺去了人们的偏爱，就像是选举中的获胜者一样；而我却偏爱那失败者，就是说，爱那白色的科比韦和它那纯洁的星形花瓣。斗牛士对红色的偏爱，与含苞待放的石竹花和血红的玫瑰花得到的偏爱一样，那完全是靠造作的媚眼得到的。

更像是圆筒而不像钟的窄细花朵，摸起来像是山茶花。科比韦那深长的呼吸不是吹向空中，而是向下吹向枝丛叶隙或大地。因为叶柄非常柔细，它不是挺身向上，而是以一种令人难解的印第安人的懒洋洋的样子向下弯曲，科比韦低垂的样子像是液体，藤蔓像是滴水或流泪一样把花朵垂下。

由于受到比马鹿更为疯狂的迫害，在靠近村庄和道路的热带雨林里，现在已见不到这种攀缘植物了。寻觅者必须沿着混杂的林木去追寻它的踪迹，但比起那似有若无的智利马鹿^①来说，会更有把握找到。

科比韦是一种女性十足的植物，她的心绪是时而回避，

^① 对于马鹿是否灭绝，有着不同的看法。

时而出现。寻觅者会看见她俯在月桂树的一侧，有时在树冠上显出英姿，把树冠完全遮盖。或者是繁花片片，或者是像吊垂的花饰，或者是像火红的流苏，以它如火如荼的繁花令寻觅者驻足，那点点繁花犹如一队飞奔的印第安勇士，一直开到树冠。

这种攀缘植物击碎了南方森林那阴沉愠怒的脸色，消除了它的麻木感，几乎让它说出话来。犹如杂耍演员的栎树和犹如舞蹈家的百合树，以它们那火红的枝桠烦扰着自己的同类。利比韦那垂挂的枝蔓，不像赤鸚鵡那样色彩强烈，却又像它们那样成群结队地在一起，趴在这些树木老人的脊背上大声喧闹，尖声呼啸。

人们把我们的科比韦比喻成被长矛刺伤的印第安人的血，这令我感动。但为了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不想重复这一比喻。科比韦让我想到的不是血，而是火，是犹如红色飘带的自由之火和家中的火焰，是狂妄之火和白昼之火；是善火和恶火，总之是所有神话中的火。

这种白梵天花喇叭藤，点缀在热带森林中，像所有火的精灵一样设下陷阱：它是逃逸在枝叶间的鬼魅，是嘲弄人的精灵，也是燃烧着的火神。那镊子般的红色枝尖，用它狂妄的带刺的枝条，时而捆住大树，时而给它们松绑，到处咬噬着树干，使大树简直成了无动于衷的圣贤！有时会看到，落叶松和智利芳香木被科比韦那散乱的枝蔓折腾得不亦乐乎，显得像格利佛^①一样滑稽可笑。

① 格利佛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小说《格利佛游记》中的人物——译注

科比韦的魅力是多么的狡黠和完美！尽管它几乎没有用自己的线条勾勒出大树的轮廓，但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使人们忘却了整棵大树。只要孩子和妇女从远处看到它，就不再会注意那监护人，而只看那半是灯火，半是珠光，在高空摇曳的入侵者。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与智利的科比韦相比，像雕刻师一样的上帝花费精力更多，做得更好的东西就只有兰草了。（这两种进行马拉松花卉赛的著名的攀缘植物，在风度优雅这个长处和全无香味这个不幸上是完全一样的。）

自己神奇也令人神奇的科比韦或许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它肯定是唱着业已失传的爱情和战斗之歌，从比奥比奥河来到布埃诺河的。当印第安人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其它东西也就随着土地一起消失了，或者在死亡之前在地面上再艰难地维持一段时间。

诗人们总是歌唱这民族植物的花冠。康塞普西翁人总在说：“贝尔杜戈、卡瓦达说出了科比韦的形状，佩雷斯·弗莱雷^①让人们歌唱它。”就是这样：我国最优秀的民间音乐家采撷了这人所共知的红色花冠，并以一首从巴塔哥尼亚到阿留申群岛众口传唱的歌曲把它抛扬到空中。

自那首歌曲走红之后，荣誉便像雨点般倾泻到这南方的攀缘植物上：教师们超出植物学的范围，以一种弦外之音的爱讲述它，并以一种爱国的说教极力颂扬这种本地的

① “红色科比韦”这首旋律的创作者不是奥斯曼·佩雷斯·弗莱雷，而是胡安·M·塞普尔韦达。——原注
奥斯曼·佩雷斯·弗莱雷（1880—1930）智利作曲家，其作品流传很广。——译注

花。儿童的铅笔醉心于描绘科比韦的形状，再现了它的一种颜色，使它在图画本上与国旗争奇斗胜，甚至与旗上的星一比高低……

要不了多久，它将会在盛大的日子里登上体育场和大学礼堂，为冠军和教授戴上桂冠。官方宴会上使用的卢库洛餐桌，已经铺上了用它做边饰和图案的桌布。（虽说科比韦不宜放入花瓶和结成花束，但扎成花环却大有用武之地；不仅如此，它是非同一般的天然花环，不用带刺的玫瑰和难以弯曲的素馨花就可以扎成。）

如同坚贞的爱情一样，这种迷恋是完全有理由的：科比韦有种怪癖心理，它仅仅生长和出现在那儿，在智利的最南方——在那儿，地球收缩成一条明显的曲线，天气变冷，而就在它终结之前，纯粹变成一片台藓、蕨类和科比韦，以它火红的颜色驱赶着附近的白雪。（当年这片最南端海峡的那些篝火，或许就是这样驱走麦哲伦的吧。）

我要尽力描绘我那印第安人的科比韦，那是为了把它献给读者；但我终于感到这种努力毫无意义。没有人能用语言描绘出外国的花和水果。当一个墨西哥人在智利对我描述他们的金“芒果”时，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甘美水果的外表和汁液；所谓学习就是接受；当人们在波多黎各对我赞扬那种玫瑰红苹果时，我的嘴里也没有感到那香甜的口味，牙齿也没发出清脆的咀嚼声。由于上帝的意志，每一种花和每一种果实都是一种直接的启蒙。“了解它”就意味着闻一闻和尝一尝。对我来说，每一种水果和花的情况就像一个国家的情况一样，而且绝不亚于一个国家的情况，所以，我要对读过前面文字的人说，假若想了解智利的科

比韦，就到考廷省去看吧，但不要在火车站上买，而要到森林里去，并且就在那儿急切地一把采下来……别以为读了徒劳地写下这封短笺的叙述者匆匆草成的几页无用文字，就已经相当了解它了……

关于攀登安第斯山运动的短笈

那长达 7000 公里的神奇山脉，有其或是属于地质范畴，或是壮丽程度不等的迷人之处。它们是：帕斯托交接点——联接安第斯山哥伦比亚各部分的紧要关口；基多盆地——著名的火山集中地；帕斯科山脉——秘鲁山脉的拱心石；令人眼花缭乱的玻利维亚高原——浩瀚的淡水湖的的喀喀湖就在那里；最后是智利与阿根廷之间的阿空加瓜山——那庞大石头机体安第斯山的门户，命名专家土著人称之为：“众水之父”。

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外国探险队，都把旅行路线图指向阿空加瓜山脉，以便揭示它在安第斯山山系和世界群峰中的显要地位。阿空加瓜火山，作为单独一人，无法使他那七千米高的双肩突然爆发。那是由从北到南、从南至北的一连串高耸的山峰造成的，这些山峰使人想到历史上的道义团体；它们是洪加尔火山、图蓬加托火山、圣何塞火山和迈波火山。不过在这场数字竞赛中，米数的多少是很重要的；尽管这些 6000 米的山峰用眼睛直观是高耸入云的，但在地理学上都被那犹如大将军的阿空加瓜山压倒，它的高度超过其它所有山峰。美洲的山脉在阿空加瓜

山那里达到了最高点，它与世界上另一个众山之冠——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争雄。

因此，阿空加瓜便成了瞭望点和最高点；分布在从古斯费尔德和康弗直到昨日的斯捷帕内克，世界各地爱山的人组成的大型登山队或无畏的小队，便不时地来到这里。热爱阿尔卑斯山的人变成了热爱安第斯山的人，组成了多么令人瞩目的登山队呀！我们的乡村看着他们一队队走过，他们戴着遮阳镜；穿着紧身运动衫，免得寒风吹进身体；戴着绒毛浓密的帽子，像骡子一样穿着钉了掌的高筒靴，用来对付尖峭山峰的背叛。他们的脸色黝红粗糙，那是在雄浑的大山母亲的怀抱中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们那健步如飞的双腿与密林、大河、高山的开拓者的腿一模一样。“哈拉利”、“阿耶”、“艾拉”，各队之间相互传递的各种语言的喊声和誓言，向在山谷中听见他们声音的赶脚人显示出这些新征服者的勇气和力量。登山队的后面，跟着一支骡队或一个敏捷灵巧的大汉，载着一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食物。

在我们的艾尔基谷地，随后又在阿空加瓜谷地，我曾注视过这些探险队，感到有一种搀杂着嘲讽意味的惊讶心情；我看见他们走过时像是一些荒唐可笑的人或穿着潜水服的潜水员。他们是第二次入侵大陆这个圣地中的圣地的白人，第一次是西班牙征服者进行的。这些征服这条地质巨龙的人一定会为我们把这条山脉清扫干净，它至今仍在从身上散发出某种神话般的恐惧之感。如果让我们看到了这花岗岩巨兽的全身，而且还要面对面地观察它，那末它的背上一定会承受不住，但仍在勉强支撑。这些纷至沓来

像娘们儿一样的脆弱的登山者，正在培育着这条山脉未来的亲切感情，训练这条巨龙完全降服于我们这些只是占有了它脚下谷地的主人。登山队离去之后，就会开展起极其高尚的旅游活动，那将证实，正式地占有了这块“世界最大的积雪地区”。

巨大的考验

在任何地方横跨山脉依然是一件英雄壮举，而且，或许将永远带点英雄壮举的意味。这是对整个机体的考验，是我们身体提交的一份证明。在我们那 7000 米高的神秘的阿空加瓜山上，肺要把呼的气全呼出来，血管在太阳穴上猛烈跳动；雪白的冰峰刺激着眼睛和角膜；耳朵轰响着从未听到过的嗡嗡声；还有那软弱无力的脑袋还没看到“勇士一跳”是怎么回事，就已眩晕不止。不仅胸部和双腿要创造自己的记录，而且眼睛和耳朵也要忍受对自己的最大惩罚。

游泳、狩猎、跑步、骑马，对于我们肌体的其它这些考验，远不及登山运动严峻，登山运动像这些运动一样，训练在注视一团混乱中观察动静，在低矮地方奔走如飞，因空气异常而屏住呼吸，还有……在重重困难中的忍受力。登山运动员，要么顶住各种困难，要么留在山坡上，遭受比长跑冠军所遭受的更加惨痛的失败。

连出于对原驼和秃鹫的羡慕，也从未攀过山坡的，贪图谷地安逸的人认为，这种英雄业绩只是借助毫无把握的工具垂直向上攀登几下就创造出来的。有许多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有突如其来的大雾，不知它降自何方却又来自四

面八方呀；有中了的魔的狂风，就像是一群看不见的高乔人^①在用鞭子抽打；有寒冷的鬼魅，俄罗斯人称为“蓝色的妖魔”，它们像格利佛眼中的小人一样，从随便哪个小孔钻进来，把身躯硕大的登山者冻得浑身麻木；有在宽阔的石缝里停下来诱惑和在半小时内被冻僵的危险；有山上反光造成的折磨；有开始时跳得飞快而后又血液“停滞”的脉搏；还有守夜的篝火，必须时刻看管，别让这“美丽的女孩”消失；有路线的意外变化，行程增加一倍，在那像阿蒙森湾冰原一样的地方，食品就会显得稀少短缺。总而言之，有高山反应，或者叫高山病；只要在那银白世界呆上两三天，这种令人极其恐惧的高山病就会降临在外来人身上，并给他终生留下哮喘的病根。

下面，我们顺使用教理要义使用的亲切语言，说一说避免这些伤害的办法：对付白雪闪光引起的失明，有女式半遮蓝色的面纱和从绿色到黄色的深色遮阳镜；对付面颊和脖子冻得像面罩一样僵硬，有极地汽车司机的皮帽，它可以保护面颊和脖子，保护在高原上……就像对崇高的神学一样，必须时刻昂起的头；对付又滑又硬的高山地表，有加了铁掌的高山杖，那是一种能抓住巉岩的工具；对付光滑的冰面，有能刨开冰凌的双齿镐；对付没有草地的光秃秃的山峰，有提在手里的做饭工具电火炉，带着时要估计好够一个月旅程所需的；对付各种各样的脱臼和外伤，有美国和德国的急救箱，里面那成卷的绷带和闪光的药瓶足

^① 高乔人，十七、十八世纪居住在南美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

以安定人的情绪；而对付狡猾的高山病，则有葡萄酒、茶和咖啡等优质冷饮料，在陆上，水里，空中，它们能使人得到安慰。

美洲精神

举行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远足就如同伯德^①的南极探险一样，或者如同红十字会带着资金和卫生保健技术深入埃塞俄比亚腹地一样。征服山脉同样是一项科学事业，而进行科学事业就像是进行一场帝国战争，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待遇，喜马拉雅山和仅次于它的安第斯山是威武的巨人。身穿铠甲的一方主宰了这位瓦尔基莉亚女神^②，在那里，不是身边围着一圈火，而是围着一片闪着白光的荒野，那白光也像火一样灼人。

安第斯山脉是美洲大陆的起点和终点，它比我们某些国家的人民几乎没有的大海意义大得多，它将要逐渐地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学校，最终成为这些人民一项杰出的民族体育运动。

攀登安第斯山这项体育运动，传播到各类人中，变成智利精神或哥伦比亚精神之时，必将给我们每个小伙子和每个成年人一张身体状况的卡片，贴在体弱者、基本健康者和强健者的身上，那便是他应得的或孬种或好汉的分数。谁拥有安第斯山，谁没有安第斯山，到那时，我们在大街上和事业上一看便知。

① 伯德（1888—1957）美国南极探险者。——译注

②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说中的女神。——译注

西班牙人所说的印加人野蛮的比赛(?)，是把头领称号授予背着大捆木柴奔走的佼佼者。这种比赛像任何事情一样，经修改和完善后，还将流传下去。现在，那象征性的木柴已变成雄浑的安第斯山这样一块闪闪发光的铁锭。现在又碰到了“能不能”对付一个比我们强大的庞然大物，并使它听命于阿劳科族混血人。那些坚强意志的故事。而在这件事情上，感谢上帝，阿劳科族混血人迄今并不逊色于他那顶天立地的父辈。

一个美洲神话：智利的 “卡莱乌切”号

在智利南方，地图上有椭圆形阴影绘出奇洛埃岛及其附近小岛，往下直至巴塔哥尼亚山脉的陆地突起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汪洋，陆地极少。不远处流淌着两条大河：布埃诺沙和马乌林沙。大海为所欲为地把山脉冲击成碎块，形成了无可计数的岛屿，也切割出半岛与海峡。水怪比陆怪还多，吓得奇洛埃人和巴塔哥尼亚人惶惶不可终日。

当夜色箱笼般锁闭，变得漫漫长长得仿佛永无尽头的时候，奇洛埃岛上的老人和孩子，或者老人和孩子在一起，围成一圈，不管老幼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绘声绘色地讲述“魔船”“卡莱乌切”号那真实的故事。

卡莱乌切是一艘海盗船，就是说，是高尚的海水中的一个逃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冒险勾当，几海里几海里地潜行于水底，隐蔽得如此巧妙，往往几星期或几个月不见踪迹，好像早已沉没，或者离开了奇洛埃人的海域去了另一个海域。大海早就与它签订了君子协定，对它履行着契约，像隐藏自己的珊瑚和最珍奇的鱼类一样隐匿着它。

但是，在南方所有傍晚中最罕见的一个夜晚，“卡莱乌切”号整个地浮出了它那巨鲸般的船体，并堂堂皇皇地航行了好一段距离。它开足马力（大概它有机器），直似飞翔，无论是大型捕鲸船还是可怜的捕鱼小船都难以追及。

在渔夫那因惊惧而痴迷的目光里，疾驶着的那个东西，是个从船头至船尾闪烁着磷光的庞然大物。没有桅帆——因为它用不着。甲板上聚集着一群海怪，还有一群类似海怪的巫师，连船带人整个显出一种节日或集市的气氛，向海岸袭来，急忙从海上去参加一个更加盛大的庆典。

带动船体像海豚般疾行的马达，在任何地方都碰不破，撞不碎，就像是它不靠汽油和酒精来发动一样。它可能出自海底造船厂，是用大海的金属造成的，是由一个大洋指挥部施用的“魔法”，引导它前进。

“闪光”的猎物的追踪者走近了些，但尚未看清并捕捉到那点奥秘，卡莱乌切发光的秘密便戛然而止，如同一块烧透的木柴那样熄灭了，留下死寂，一个昏暗的火星随波漂浮，嘲弄着那些正在炫耀胜利的追击者。

卡莱乌切可能是自生自灭的生物，抑或是鬼怪。海之精灵用大海的黄金、大海的大麻、大海的硫磺，造出的尖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使它成了发光的机体或物体。

无法确切说明卡莱乌切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只像卡莱乌切……我们束手无策，说不清它是什么，所以说“不”时也是结结巴巴。它并非鲸鱼，尽管它如鲸般会狡诈地掀翻小渔船；同样，它也“不”是舰艇，尽管人们都说它是舰艇，——其实这样说也没有其他理由，

只因为它总是勇敢地航行。

因为前面说过，卡莱乌切载的船员是闪光的鬼怪和魔法高强的巫师。关于鬼怪，人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它们生性与天使作对；关于巫师，则知道它们脸面弯向脊背，左腿回缩，也像面孔一样弯着，在甲板上走路时，单脚跳蹦，生来就是这样荒唐可笑。

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事：卡莱乌切抓走岸边的男人。或是劫持而去，或是个把疯子跳上它的甲板。这两种人全都成了废人。当它停止航行停靠岸边时，他们就会像早先自愿留在船上的人一样下船，从原路回家，但失去了记忆。他们会记不清在“发光之船”上看到了什么。因为巫师们不希望他们的长舌头把看到的学到的事情说出去。因此，这些白痴也就失去了自从上帝创造他们时起所获得的最美好的东西。把自己的记忆力留在了那个庞然大物的家门里。

人们知道，卡莱乌切号上只有过一件善良鬼怪作出的英雄壮举。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喜爱上了一个基督徒船员，知道这个亚当子孙对于金钱的欲望，便骂骂咧咧地把他想从底舱拿走的金子给了他。善良的鬼怪甚至同意他在奇洛埃岛的家门前靠岸，准许他回家。卡莱乌切号上的这位船员的家一下子便莫名其妙地富足起来。人们问起怎么会有这样一笔飞来横财，他父亲总是避而不答，只以拉丁族奇洛埃人的方式微微一笑，不吐真情……

卡莱乌切号从不毁灭，船上航行的船员似乎也不变老。大陆上的巫师诉说着陈年旧事，但大海中的野兽却永远年轻。而卡莱乌切运载着的“变化人”或“变种人”，仍在呼吸着纯净的海风，白天酣睡，傍晚狂欢。因为它是尤利西

斯的船队，无论是鬼怪船长还是巫师船员，都从不疲倦。

卡莱乌切和卡莱乌切船上的人抵达那里时，不娶她们为妻。海岸上，总有已达婚龄的姑娘在沙滩上戏耍，或者在拣拾蛤蜊；不管是在利卡尔达德，还是在特林特林或奇加里，他们从不曾抢掠过女孩子、大个白花牲畜或那儿未受过洗礼的牧师。

他们像浮士德博士一样，安于作单身汉。因为没有妻儿，卡莱乌切就像流浪的犹太人一样，只有身边的空气和捧起又抛撒的泥土。在航行于南海时，我们都曾与卡莱乌切交臂而过，却视而不见。南海的每一次潮汐都体验过它的气味和碰触。巴塔哥尼亚山上的风都曾触摸过它，虽然只是在它把胸膛挺出水面时。

卡莱乌切去去来来，但谁也不知道它如此匆忙而去是驶向何方，也不知道它在航行结束时完成了什么样的使命，因为它归来时总是那样得意洋洋。假如只是为航行而航行，那末，它大抵如同海员一样，爱上了大海的咸水，而不能在我们喝甜水的陆地生存。

在深海过夜的渔夫能看见它的侧舷。在陆上四仰八叉地睡大觉的人连它的侧面也看不清。灯塔守护人，专注地盯着大海，反应迟钝的只能看见个把次；善于创造奇迹的能发现多次。而留在峻岩或岬角过夜的人，看见闪着星光的卡莱乌切的乐趣，也只能流于诉说而不能感知……一个真正的奇洛埃人，对自己的岛屿“万事通”、被盐水浸得黝黑的奇洛埃人，总会获得成功，而且一生都会瞪着那双被闪光之船惊呆了的眼睛。关于卡莱乌切的那首八音诗或歌谣大概就是这个幸运的奇洛埃人编出来的：“在被照亮的大海

上，事情却像冥世之上……”

但是，对卡莱乌切知道最清楚的人，除了被它吐出来抛弃在沙滩上的傻瓜以外，遗憾的是再也不会说话了。他们都是渔民，海盗船曾掀翻了小船，现已葬身于沉重的深水，被章鱼咬掉了他们爱多嘴的舌头，被叫做剑鱼的那种深水中狡诈的鱼撕烂了他们那比比划划的手臂……

智利的乡村

稀少的土地

置身于只能看到一线天的峡谷中，就可以理解到土地是如何稀少了；如果至少所看到的全部土地都长满植物那倒还好，但并非如此。高踞于上的裸岩在谷地中吞噬了大片土地。

倒是应该说，凡是土地上生长着植物的地方，都是由最宝贵的黑色柔软的沃土构成的；全年之中，都是要什么，长什么，种什么，收什么。一米这样的土地相当于任何地方的十倍。一公顷埃尔基的土地就能使一个家庭丰衣足食，也能让那位一家之长显出一个富有者的派头。那些不起眼的方形和菱形的小片土地，一年两次覆盖着菜蔬和瓜果或是牧草，供一家人养的近乎像印度牛般神圣的牛吃草。倘使那可怕而不道德的大庄园不像在全国各地那样吞噬我们并使我们挨饿的话，只要每位户主有一公顷的土地，便能解决埃尔基农民的经济问题。不过，这小小的祖国，这个我们所赖以定居的狭小的条状地带，全被“外来人”的大庄园席卷而去了，攫取走了。所谓外来人，就是指那些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有的从来就不在我们这儿生活，有的在

这里生活也是为了急不可耐地剥削农民的劳动。当然，这些大庄园不是南方的那些往往占据了半个省的大庄园，而是一些小农庄，甚至有时只是单一的家禽养殖场。但是，在这人口稠密的山间走廊里，连这种形式的大地产似乎也不应存在。

耕耘土地者对于土地的热爱，或许与他所得到的土地数量非常之少有关；不过，土地辽阔而精耕细作的法兰西，却是个例外。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判断适用于意大利，在那儿，土地正逐渐成为最宝贵的东西；更适用于日本，在那儿，十平方米土地就构成了法律上的有效单位。

优秀的耕耘者

艾尔基人对绿色土地的热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美洲的白种人来自富有创造力的和以荒漠为生的西班牙，珍视土地的情况确是不常见的。佩德罗·科罗米纳斯肯定地说，在西班牙，财富的含义总是指可以移动的奢侈的财产：桃木和桃花心木的房间，废旧金银器和华丽布料。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说过这种事的南美人，非常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从西班牙人身上可以感到，对或大或小的土地都不太重视，对他们生活中的这种第一位的东西了无溺爱之心，他们遗忘了土地，就像遗忘了不需要滋养和看护的空气一样。

艾尔基谷地的白人，可能比印欧混血人更好地懂得了出于需要而照料土地，把稀少的土地当作唯一可以使人生存下去的东西。他们已逐渐从土地为自己效劳转变成为土地效劳并热爱土地。

凡是没有一点儿绿色的凹地，或不毛之地，那是因为它裸露的光秃秃的岩石；凡是艾尔基人碰到有三指漂白土（尽管土质极差），并且可能有水的地方，就在那儿栽上了或难或易的东西：桃树、葡萄和无花果树。油亮卷曲的葡萄蔓甚至爬到了半山腰，但再高就不能种了，因为二月里强烈的阳光会把它晒干；而无花果家族在极干旱的地方也生长得非常之好。至于餐桌上的美食，也就是美味的蔬菜，为了不在它们身上浪费一畦果园，常常把它们栽在离家很近的河谷里，就像种麝香石竹和玫瑰花那样。

这些好人确实没有造孽，尤其是美国人的那种罪孽：那就是浪费土地，占有欲旺盛而又懒惰成性。如果在智利有应该分得土地，从而纠正四百年来剥夺小农土地这种丑恶行为的人，那就是首先应为自古以来的侵犯而得到赔礼道歉的人，就是首先应该因为长期以来忠于土地而得到补偿的人。智利的大庄园制是征服和殖民这一整个暴行的一部分，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愚蠢，是土生白人的愚蠢造成的。最大的造孽者在这儿：是国家，他以一种确实“莫大的”蠢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植 物

许多年以来，主要作物是由桃树、葡萄和无花果树构成的；这三种神圣而古老的树木，对于地力极少苛求。永恒的“灰姑娘”无花果树，以其油亮、繁茂的枝叶生长在河流的两岸，占用着少量的地面土地。无花果家族是最美丽的一个植物群落，只要种在那儿，别的家族就会把地方给它让出来。不过，最常见的是，人们总舍不得把土地给

它，而把土地留给收到的果实能卖好价钱的桃树，让无花果树在峡谷里和乱石滩上可怜巴巴地生长；在那些地方，原本是体态丰盈的它，这种不幸的树，就变成了半是忏悔，半是反抗，半是可怜，半是狰狞的样子。

葡萄独占了上好土地的一半，这是指有水浇灌、阳光充沛和土质肥沃的土地；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幸运的葡萄；它既不像意大利葡萄那样如淫秽的舞蹈者般扭摆身躯，也不像法兰西葡萄那样寒酸畏缩，而是一种高矮适中的、优选的品种，因为粗劣的品种已被精心地替换掉了。现在种的是粒小而透明的麝香葡萄，又长又大的旧金山葡萄，和在那儿我们称作雄鸡葡萄的那种粒大而多产的葡萄。

继葡萄和无花果之后便是桃树，但现在它似乎已上升到谷地第一作物的地位，因为近些年，由于享有艾尔基“无核桃”的美名，它已变成最稳定的出口货。

初春时节，艾尔基的桃树，就像日本的樱花，把夹在惨淡群山中那片素朴无华的谷地，染成一片雪白和浓重的玫瑰色，显出返老还童般的新姿。这是谷地花的节日，色彩艳丽，草木复苏，那节日的气氛，比随之而来的收获的节日更显欢快。

再加上油橄榄，关于拉丁人的农业的这一篇章就算完全了。我虽然非常热爱这些维吉尔所赞美的作物，但，我不能不说，更加牢固地扎根在我脑海里的，是那些山谷中的野树，它们遍布每个山巅，随便哪个狭谷和所有的崇山丘陵的坡地。

对于这第二类树木（它们是本地的，所以应该是第一类的）；我记得很多，也很清楚。处长满了角豆树，它那

部落酋长式的身影，与其说是种在，不如说是扎在粘灰土和石灰岩上；它那巨大而粗糙的树干，从皱裂处淌出一种上好的树脂；还有它那犹如稀少的头发般疏落的枝叶，串串豆荚在那儿发出嘎嘎的声响，枝叶刚一碰断，就会落到地上裂开了；还有它那浅黄色的木质和血红的纹理。这种地地道道的智利北方的树木，简直就是我们智利人自己，因为它坚毅有力……也因为不够优雅。

加芬相思树和角豆树一起统治着那些坡地，凡是一种树安家落户的地方，另一种树总要与它分享。它们满足于同样恶劣的土质；也在同样的空气中散发着它们的气息，一种是花的，另一种是树脂的；尽管角豆树树干粗壮，而加芬相思树几乎总是枝干瘦弱，可它们是真正的堂兄弟，因为它们都因土地贫瘠而沙沙作响，也都因干旱而生着许多毛刺。

在离我蒙特格兰特家最近的小山上，生长着很多加芬相思树，它们与仙人掌、菝葜，一大堆干枯的树叶和硬邦邦的细毛草混杂在一起。当花季来临时，我曾一小时和几小时靠在相貌丑陋的树木上，对它那痛苦的环形斑点流连忘返。它教会了我在童年时代学会的或许唯一的狡黠：躲闪开无数的刺儿，折断树上的枝条，然后把树枝放在裙子上，摘下花朵。那时，我差不多七岁。

二十岁时，四十岁时，倘若有花的话，这种掺杂着惊异的好奇心理还是驱使我抚摸了这漂亮的花朵。那花朵，就在那仅有的一厘米的地方，以它的那长满花粉的厚厚花冠的无比柔润，使手感到非常舒适；它的花冠几乎全是花粉，就在这招人喜爱之处的旁边，几乎是在花冠里，长着一小

串芒刺，它就用这芒刺耍弄那认为它是柔顺可欺的人。那时，我就对它那奇诺人或拉美人的小魔法感到好奇；我现在依然感到好奇……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还没有谁逃脱过它的花刺。但，不管骑马的，坐车的，或是步行的，只要重新遇见它，没有一个不停留下来，在那飘散着浓郁但致病的花香的地方呼吸片刻；但是，一个病人，确认在这神秘植物的周围有着真正的看不清的花环，这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神秘，或者是属于摩尼教的创造，因了那所触捉的花刺。

尽管是这些树木装点着山峦和峡谷，但，在我的记忆里，从远处看不见，从近处又几乎感觉不到的那些东西，或许是狭谷所拥有的最真实的东西：一堆一簇芳香的草，眷恋着干旱的土地；当人们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地走过时，是不曾留神它们的；这些草像电线丝一样坚硬，也使周围的空气显得钢铁般坚硬；还有那些因土壤关系长得又矮又粗的灌木，它们用香味赶走那用身体赶不走的東西，不时地成为空气的主宰，胜过了小油橄榄园和桃园的气息。

每当我想起谷地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强烈的记忆，一下子看见、触摸和呼吸到两种东西，使我的胸中感到了强烈而兴奋的撞击：一种是居高临下保护人般的群山，像是久别重逢并将我拥抱的父亲；一种是群山中那无边无际的野草散发出的馥郁芳香。

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始终是我的一种痛苦。西班牙教授希利·加亚说，英国人在穿越他们国家的原野时，能把那些闪跳于胸前或缠绕于脚下的花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叫出来。而我们呢，当我仰卧在草原上手中挥舞花朵时，却

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为了摆脱窘境，我们便用一个简便而笼统的名字，把它们叫做“原野上的小花”……这的确令人惭愧。

“原野上的小草”……我只能准确地叫出鼠尾草的名字，因为它花色深蓝气味浓烈不会使人搞混。对于另一种叫作“圣·胡安花”的花，则全然无知。在我居住过的每个地方我都问起过它，人们告诉我，有的；但我最终觉得还是别的花。人们给我看的圣·胡安花有淡红的、白色的和蓝色的，而我所说的那种是浅黄色，长着世上可能有的最柔润最低垂的花冠。这种花特别怕热，摘下来放在手里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存活；花很大，花瓣很少，带有一种家制面包的香味（在墨西哥叫做“女人的面包”）。这是我整个童年的化身。似乎我们还有点想象力，至少在想象那还事物本来面貌的名字方面；所以，若不是我能凭想象说说这种花，要完全恢复它的面貌，真不知要费多大的气力了。在我开始讲述埃及风俗之前，在我正在这里写这篇小文时，倘若我手头有这种花就好了。只要有了它，一触到它那婴儿般娇嫩的面颊，一闻到它那淡雅的香味——由于过分羞怯，那种香味好像只是一种香味的开始——我便会重新得到那失去的素材，便会完全地重新回忆起那朦胧的事情，那迷茫的情景那埋没的事物。

“四个乡下人”的音乐

民众运动的复兴

我认为，这四位智利歌手首先是挽救了我们民歌的人，因为，这些民歌正在失传，行将湮没。由于拉美本地的庸俗气息，美洲的“托纳达歌谣”和奎卡舞曲在智利城市和乡村的流传早已衰落。伴随着“灭绝行动”，我们的歌谣也像羞于当众乞讨的穷人或废物退缩到安第斯山狭谷。整个西班牙美洲跪倒在爵士乐声中，跪倒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歌曲声里。本地人极其狂热地沉醉于舶来品。于是，在一次捍卫艺术的纯正性的行动中，墨西哥、古巴、阿根廷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民间歌曲，以示反抗。

属于我们自己艺术的热情依然在冬眠，宛如一条盘曲着却又活得很好的蛇。我们的民间艺术要抖掉睡意，挺直腰身，投入搏斗，要与外来的东西竞争……

不过，在家庭，或是在洗礼与婚礼仪式上重新唱起“托纳达”歌谣还不够。我们需要吉它大师和歌唱家的歌喉。外国音乐像贵妇人和公主一样在剧院里自命不凡，作为战斗武器，应该让马丁·菲耶罗和老潘乔的古老吉它进入剧院，让它们重新射进人们的眼帘，并让那些遗忘者旧梦重

温。

安达卢西亚和阿拉贡的吉它已大不如前了，在乐器中的档次也直线下滑，其原因只有一个：最名贵的是地地道道的当地的吉它，除此，均为廉价品……而在俗不可耐的艺术的极盛时期，这两种吉它也曾散发着庸俗气息。不过，不存在那种彻头彻尾的庸俗行为，没有异国风俗的时装，也没有在那“主持或那些临时主持”的喊叫声中扭动和表演。最大的庸俗莫过于抄袭与毫无个性特色；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像是对吃饭和睡觉一无所知一样……

必须对吉它进行鉴别；安德列斯·塞戈维亚大师早就在美国和欧洲、在世界性的观众面前做过此类事情。在智利所有的——无论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家庭里，赝品总是被遗忘在一个角落里，一任虫蠹，或者是挂满金黄色的蜘蛛网……

这就是“四个乡下人”的时代；那时，这几个小伙子，二十来岁，正如歌谣里所唱的那样，“四个健美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来自乡村，却带着民族旋律的积淀。为了回到乡村与海滨地区，除了挂在胸前和拿在手上的十二个节奏的乐器之外，也不需要更多的了；他们渴望成为轰动一时的歌手。四个青年人走遍了田野和山地，开始了对那半已佚失的民间艺术的伟大的追寻。重构智利古老歌谣的“残躯”，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必须大量地搜集，并对已搜集到的东西进行大量的整理工作；在相当多的乐曲里，他们发现了有的乐曲在语言结构上掺杂了外来的东西；另外，还有的乐曲则是彻头彻尾的赝品。

无论如何，这种探索是神圣的；而且，这四个青年获

得了成功。因了他们，智利今天才显示出民族音乐那光辉的一页；这种民间音乐完全可以与哥伦比亚或秘鲁的民间音乐相媲美，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民间音乐的丰富多彩。我们曾经不再去唱那感情真挚的歌曲：我们——多么荒唐！——是用一颗买来的心歌唱，似乎民族的心脏是一种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

多少次，我远远地将他们注视，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作为一个未曾谋面的坐在剧院座位上的观众，我为他们那艰辛的胜利兴奋并为他们鼓掌。因为，这种带有智利特色的歌曲，既是属于智利的，也是属于我的。

不过，我不得不奔波许多地方才能与他们相遇，这次相逢是在血统、风俗都很混杂的里约热内卢；它与墨西哥城相近，是美洲大陆种族最多的地方。

我们那个合唱小组，像我一样四处奔波；为恢复印第安美洲所抛弃的东西，参加一次平凡的十字军远征。

乡村图画

这个小组在演出时，穿着自己独特的服装，但没有落入奇装异服，而奇装异服是矫揉造作的民间艺术的最大危险。自从观众习惯了那种三角形的帽盔儿——那种更具异国情调的墨西哥帽之后，对他们那种带有又圆又硬帽盔的浅色大帽子就不再感到惊讶了。或许是由于与那长长的大袍反差太大，小披风倒显得有点落拓不羁；色彩具有民族特色，不与那阿兹特克人的萨佩拉相似，也不像阿根廷那古老的小羊驼披风（后者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骑士歌手更喜欢绿色或蓝色的披风，不大喜欢红色的。除了宽大的

男子汉帽之外，身上还需要一个同样潇洒的马黛茶壶，穿上一双与俄罗斯皮靴差不多精美的高乔靴。

智利乡村的演出场地并不提供幕布或类似幕布的东西；对于智利的观众而言，他们从一个个孤零零的乡村走来了，涌向这第一流的歌谣；他们挤满了深深的街巷，攒动在演唱小组的身旁。

我们见过中央平原游动的白杨林，在积雪在白杨梢头消融的时候，一团团雪块突然从我们的身边滑落，一种新鲜的空气——智利那既不冷峭又不躁热的空气，在我们心灵里流淌；因为，那是远离祖国的人的唯一的空间，并且在他心中也就变成了祖国。

美洲特色

如同秘鲁的歌曲，智利的歌曲也在演唱安得列斯群岛的故事，“四个乡下人”给听众奉献了几个崭新的节目。有经验的观众能解透这一民族的主题；巴西人只能听出是一种水平大体相似的音乐，如同在麦田里一样，此起彼伏；就像是品尝桃子似的，有点酸，还有点甜。

四个乡下人对不同乐曲的适应力堪称一流。我听过他们唱的一种墨西哥音乐游戏，主旋律是表现蛙鸣的；轻松的节奏与风趣的戏谑，这两个阿纳华科高原的特点，被表演得淋漓尽致；仿佛不是这几个智利歌手——他们是安第斯山人，极少轻灵敏捷——唱出来的。随后演唱了一支巴西民歌，舒缓而悠扬；就像比利亚洛博斯大师的合唱一样，用真嗓子，同时也看不出是外国人的演出。

智利的歌谣温柔、亲切，对于在听众中纠正我们智利

人是特别粗暴的这一形象是很好的；歌曲近乎纤弱，也许就是女性的；因为，在智利，有两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如此矛盾，好像是被强拉在了不同的大陆里……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是说对了。我曾对斯特凡·茨威格说过，智利民族特性中没有这种消极的柔软；他几乎是这样回答我的：“音乐表现一个民族，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从匈牙利音乐中悟出了这一点。人不是在歌曲中演唱自己那比较恒定的经历；而是唱出他所珍藏的而不相信能唱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某些民族音乐不像是忠实于人民本来面貌的原因。”我喜欢这种解释，也因之而欣慰；因为，我希望着，透过我们那加芬相思树般多刺的外表，花朵与那沁人心脾的芬芳也是一种真实。

现在唱的是一首秘鲁安第斯山歌谣，这首乐曲震撼了我，甚至像握紧的拳头一样攫住了我的注意力。那低沉的主旋律流动着的，至少有三种情绪和三种信息。一个忧郁的印欧混血人的灵魂；再者是土生白人的灵魂，还表达了安达鲁西亚人的激动；而另一个灵魂则是克丘亚人的，短暂地闪现了两、三次，这是所有歌曲中表现得比较成功的一首。

思念克纳笛

这种交融而成的歌曲，用西班牙的吉它演奏出来，也像克丘亚人的所有乐曲一样，是忧伤而深沉的。它没有延续多久，刚一出现就消失了。也在思念笛子的我却想抓住它；希望它不要离我而去，再多陪伴我一段时间。不过，那伤痕累累的笛子，那出奇简陋的笛子却被印欧混血的东西

打败了，一下子就被海边的，也就是说，被敌对的旋律覆盖了。

共同的招牌

我喜欢这些歌唱手为自己找到的集体的名字。感谢上帝，歌唱成为集体并且走上复兴卡塔卢、俄罗斯或托尔特卡的崇高的古老的合唱之路。这几位艺术家抛弃了获取个人荣誉的虚荣，并以一种中世纪的遗风，他们采用了艺术界共同的招牌。

必须了解，从那如溃烂的脓疮一样的艺术自我至上主义所流出来的全部齷齪，才能去称赞这由几个人组成的乐队、合唱队、管弦乐队以及不出名的四重唱。

除了隐去姓名之外，另一个优点是，他们还取了一个乡下人的名字。在智利民族心目中，“乡下人”这个词意味着国旗上那颗星的五个尖；一个远离祖国的人，听到这个词，激动得就像是手里立刻捧上了一束鲜艳的“科比韦”花。

归功于我们歌手的远不止于上面所说的：他们的演唱忠实于美洲特色。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中的任何一种形式，都不会比民族音乐更拒绝边界的隔离。没有办法把民族音乐留在国门以内，也没有办法给科里多、比塔利达德或圣胡安尼托舞曲坠上铅块让它们贴着地面飞行，或像咖啡与硝岩那样实现国有化。

大写的“歌曲”，这种文艺品种是天空所熟悉的最无拘无束的飞行者。没有一种百灵或银鸥会比歌曲更敌视金属笼子和围栏的了。

这就是在我们和印第安人聚在一起喝茶或开会之前，

半愚昧的、没有多少技巧的却充满热情的美洲当地的高乔人、乡下人的粗俗的歌曲，传遍美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并使我们美洲人相信他们具有统一性的原因；这种统一性是谁也不曾见过的，但却带着自己那令人振奋的政治家的圣特雷莎式的精明，为我们的人民辛苦操劳几十年的外交使节。

或许，没有人能确切说出，神蛇钻进阿波罗的耳朵里放了什么东西；也许放进去的是大海的涛声、风的呼啸、野兽的嘶鸣以及希腊天空、海洋和大地的各式各样的静寂。我们也恰恰很少知道，民歌通过电台传遍美洲，让我们各个民族熟悉美洲本地特色，为我们做了多少有益的事。

印第安西班牙民族的联合得以实现的时候——现在已不是说“永远办不到”的年代了，而是说“明天就成”的时代了——那时，将要为实现这一艰苦卓绝的奇迹而作出贡献的“武器”开出一份清单。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那时将会矗起所有政治家名字的纪念碑；而荣誉的名册上，也许会忘记本地的民间音乐及其乐师和演奏家们。音乐，像阳光，是奇妙而难以捕捉的；它又像一个无形的客人；尽管在空中没有看见她扬起手臂，也没有听见她那奔走的脚步声，却征服了所有的人。不过，到那时，一定会有人提到这位美洲人民伟大的联系者的名字，提到这位曾经无言地证实我们共同的爱、痛苦与欢乐的联系者的名字。

民间音乐以其比口头或文字形式的民间艺术更大的力量向我们说过，在充满千差万别的古老地壳下，有着一种与印第安人性格相似的火山岩。到那时，我们的音乐终将完成那神秘的使命——还我们以本来面貌。在我们同样粗

糙的建筑工人的工地上，民间音乐曾是工人们模仿小鸟的滑稽的口哨，不过，有时也用口哨向人们发生警告，而另外的一些时候，又是对我们那无谓的争吵报以微笑。

广阔天地

对于一场需要广阔空间和晴朗天空的民间艺术来说，听众不是最理想的。

“四个乡下人”的听众——无论他们了解不了解这一点，是美洲群众和中小學生组成的。也许应该经常为他们演出，因为这也是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也许，应该把这些吉它和歌曲留到某些民族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上，他们那迷人的演出一定会引起观众爆满；这种大型演出需要更大的空间和一定的观众群体。否则，他们的艺术在夜总会和庸俗歌舞厅的演出厅里就会窒息、萎缩。

我们大家可以帮助乐队的乐师们，让他们所到之处，拥有王国般的演出场地和天然亲近的观众。这个时代非常适宜于精心保护集体音乐。个人演奏的音乐日趋没落，差不多像是一种毒品的嗜好或一种资产者的开胃酒。人民正在接受艺术并渴望分享音乐面包。这或许会使他们摆脱可能陷入的粗俗，并走进广场——只供发表鼓动演说、欢呼游行和法老国家那千篇一律的检阅广场。

阿劳科人的音乐

美国一家唱片录制公司的歌曲搜集者，走遍了拉丁美洲，执行一件本应属于我们而不属于美国的任务；就是一条一条地搜集我们流散的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业已失传的民间艺术。他们终于来到了智利的阿劳科地区，聆听地道的印第安人、纯正的印第安人的歌唱。

这家公司先前已经搜集了数百条墨西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资料。我们国家的那些音乐家可能已经接待了这家公司；所以，这些四处寻求的搜集者似乎已经恢复了一整套拉丁美洲本土的歌曲。不过，拉丁美洲的本土特色——即使是优美、精致的拉丁美洲本土特色，正在这方面经受着苦恼；正如在混杂而成的风俗习惯上存在着丑陋与软弱方面的苦恼一样。一个西班牙乐句夹杂上一声印第安人的叫喊——但又不是一句具有印欧混血性感旋律的“深沉的民谣”，使我们善于识别混杂了相悖东西的灵敏的耳朵很不舒服，也就扰乱了我们所感受到的激情。

最终，我相信，我们的阿劳科族印第安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值得他们保存与热情寻求的东西，就像他们没有可以和墨西哥人的名贵玉器或克丘亚人的精美陶器相提并论的

彩陶和上好珍宝一样。

最后，这家公司来到了美洲南方这片地区，了解阿劳科人的民歌和或与之相似的东西。因为那忧伤的歌词，温柔的寓意，让人感觉很美。如果是一首不大抒情的“歌曲”，如用意大利内地或普洛旺斯的语言来唱，总是会非常糟糕地带上纷沓而至的印第安事物那毫不温柔的、酸涩的和浊重的风格。

智利政府似乎鼓励公司这样做，如果不是它又立刻愚蠢地使这件事半途而废，那就算不错了。有人告诉过我，一个官方人士用他那可怜兮兮的耳朵听了四盘录制好的唱片后，觉得那些战争或狩猎的歌谣过于原始，说是不适宜作为一个民族的见证来展示；下令封存了四张唱片。这位人士在他那些修饰过的照片中，甚至还收藏着几块确定无疑的印第安人的尸骨，这些照片表现了西班牙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战争——这种令人讨厌的战争中互相厮杀的混战，留在他那混血儿丑陋的脸上，那依然不“被遮盖的”混血儿的脸上……我们整个混血的美洲，对于这种例子，是太熟悉了；愈是把某个人称作蒙古混血人，他就愈要在脸上显示伊比利亚半岛人的特征；愈是愤怒地掩饰并否认其明显的外表，抹掉自己在肉体上的混血印第安人的形象。

于是，那唯有的四张阿劳科人的唱片，便被禁止出售，遗弃在国家的库房或办事处的角落里。尽管如此，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得到了这小小的歌曲集。

灰色的种族

与其他的印第安民族相比，阿劳科民族是独特的；它

在所有的民族中最鲜为人知，也更为沉默所压倒；而要想在世界竞争中压迫一个民族，这种沉默比“排犹运动”还要厉害。

在美国人和德国人翻动尤卡坦土地的时候，——因为沉睡在忠诚粘土里的档案所讲述的那个种族的事情比那些令人可疑的大兵史学家讲述得好得多；清除泥土的工作，每个月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发现；克丘亚—艾玛拉的社会生活继续受到专家们的关注，认为它是当代俄国生活制度的开山祖；除了两三个专家和三两个传教士之外，谁也不曾关注过这个灰色的种族——这群生活在比奥比奥河以南的像“灰姑娘”一样的鹰；——如果这也算生活，而还没有死去的话。

阿 劳 科

这个民族有过自己的史诗；那是征服者不曾用来馈赠他人的一件赠品，是埃尔西利亚·德·阿隆索写成的一部读起来很吃力的“旧书”；书用八音诗写成，在当时，就内容丰富而又难以解读。

任何人可能都会想过，在受到敌人的赞扬，直至列为西班牙经典作品丛书的史诗中所说到的民族，在宣传效果上应该是最幸运的民族，应该为世世代代的后继者所喜爱。并且在语言方面，永远为人们所钟爱。但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高尚的创作意图在当时是为了恢复权利——如果当时确是为了这一点。但是，这部作品却在半个世纪残酷的文化毁灭中沉寂了。所谓文化毁灭，就是对它厌恶得要死，认为它的基调不真实而讨厌它（因为这真诚的时代

不能宽恕)。也就是因其完全模仿荷马史诗而令人愤怒。

可叹那位歌手，他是一位心地高尚的军人，也是这场征服战争那罪恶机器的炮灰；更可叹的是那个民族，本来是凭借着这部优美的史诗而流传的；这部史诗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正如一件合身的衣服，一点也不宽大。

高尚的埃尔利西亚在那长达 300 多页的颂歌中挥汗写作，完成了一系列真正八音诗的浮雕。他达到了在学校里所学的关于写作八音诗的一切要求，反复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用以增强自己的勇气，并把古典史诗气喘吁吁地搬到南纬 40 度的阿劳科地区。他想根据修辞老师教给他的知识，绝对忠实于自己的范本；在他进行写作时，眼前就有自己的阿喀琉斯和自己的埃杰克斯；这个可怜的人，确信写歌谣的准则只有一个；他是像荷马歌唱古希腊人那样，开始歌唱和讲述落入他们之手的那些荒蛮的印第安人。

人们对崇高的意图和徒劳的工作感到非常痛心。“阿劳科”已经死寂了，而且也没有重新复活的迹象；尽管年迈的学者对我大叫：“亵渎神明！”这些年迈的学者因过分天真且颇具耐性，在智利依然阅读并研究这部著作；而在西班牙和美洲，已经没有人想去评论和阅读它了。涉及到这部著作并演奏时，已经发不出银铃般的真理之声了，倒像是木钟发出来的一种嘲弄人的回声。可怜的《阿劳科》不会发出欢快之声，而是在流出湿热的鲜血，就像许多古书被人轻轻刺扎时还在流出的血一样。如果 1932 年某一个好奇者摸一摸我们的《阿劳科》，它在我们手中简直就是一

堆沉重而哑默的纸浆。不幸的史诗无关大局；因为这个种族经历了英勇壮丽的时刻，这个种族曾把征服者困扰得筋疲力尽；因为这一小股野蛮人在不知不觉中为本大陆自由的印第安人，报过一箭之仇；并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洗清了名誉。

我们是怎样灭绝他们的

在史诗中露过一面之后，阿劳科民族便沉寂了，在世界上消失了。除了进行奇迹般反抗的地区外，在整个这片土地上完成了对智利的征服；殖民者不时地让他们从麻木中惊醒，用血腥而迅猛的袭击惩罚印第安人，一两年的时间就将它平息了。平庸而懒惰的殖民地时期结束后，独立随之而来，但它并没有给这片花草丛生的土地带来新的英雄业绩，而只是带来了新的厮杀方式。

拉丁美洲本地的混血人，在对待他的母系种族——使其变得高贵的母系种族方面，与伊利比亚半岛人一模一样，甚至比他们还恶劣。他在谎话连篇的节日演说中总是对这个种族大加赞扬，却总也不让它不受伤害地生存下去。混血人总能找到办法磨掉阿劳科人的坚忍，软化他们的固执，其手段就是不时地放纵他们的恶习，尤其是酗酒。有时则迫使印第安部落离开自己的家园，分散居住；使他们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理智，然后给他们划出尽人皆知的“土著人村落”——人所共知的“居留地”，作为不可逾越的疆界。

被战胜和驱逐的西班牙入侵者，一定会经常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美洲土生白人以一种几近地地道道的杀母罪式的背信弃义，正在各地继续消灭土著人。

许多人都确信，酗酒是印第安人毁灭的最强有力的或者是唯一的原因。撰写本文的作者曾在四周是一片“土著人村落”的智利城市里生活过，可以就她观察并了解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说上几句。

我认为，这些印第安部落像其他所有的部落一样，被逐出了家园，失去了理智，如同野人一样；其原因首先是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了：那大规模的“驱逐”，这本来根据诸多自然法理所当然地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及对他们的巧取豪夺。

要同意这个看法，必须清楚，土地对于印第安人意味着什么；必须懂得，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诸多财产的一部分，是我们诸多美味香肠中的一小片的土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却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人和神的安身之所。是从孩童爬行起就熟知的母亲，还有点像是为了性爱而向他撒娇的妻子和嬉戏的女儿。这些激情扭结在印第安人对土地的深深的眷恋中。我们，是一群被工业诱惑得神经错乱的人；我们，是对耕作毫无兴趣的西班牙人后裔，是对自然风光完全麻木不仁的人；我们不是与印第安人朝夕相处的异教徒，而是冷眼旁观的基督徒；因此，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印第安人热爱土地的那种程度。特别应该学习克丘亚族，对于土地的热爱，使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农业大师。

既然丧失了给人安慰与滋养的谷神的土地，这些人便失去了原来具有的美德，在对待部族、做人、以及作为一个活着的上帝的普通的造物方面的美德。他们失去了耕作的乐趣，抛弃了从农业村社中产生的对于部族的忠诚，忘却了对家庭的爱——正像正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对家庭

的爱是土地散发出一股气；一旦耕作者、族长、祭司以及信徒在他们心中死去了，他们就又会重新进入野蛮状态。——我是“正在进入”，因为他们不是作为掠夺者向我描绘的那种纯粹的野蛮状态。——完成了掠夺之后，我们就开始用漂白剂来洗刷我们的罪行，直至把它洗刷得清清白白。掠夺野蛮人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似乎有着白人的意志……

考廷省的记忆

我们的特木科女子学校的附属建筑毗邻一所法庭：那所脏兮兮的房子的大部分主顾是星期日打架的人；当然是周围村落的印第安人。

我每天都从这些被告和原告的印第安人面前走过；他们在便道上排队等候，以便与先期来到这里的打听丈夫和儿子命运的妇女交谈。

他们那男人的脸令我非常讨厌；这或许是埃尔西利亚的歌谣所留下的余味，也或许是出自一种女人的感情，因为女人永远也不想看见男人脸上有如此毫无尊严的表情。不过，有一件事总是使我满怀期待、心情激动地驻足校门口；那就是那些女人们所说的那种语言，那是一种雌斑鸠在麦场上所发出的唧唧咕咕的语言，是她们抱怨自己男人的安提戈涅式的滔滔话语；而当只剩下她们自己时，则是一种令人同情的抱怨的民歌了，也许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古老的祈祷。这时，在法庭里面，执法严厉的白人法官，在根本不懂原告语言的情况下，就宣布了判决。

告别了那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城市，那种阿劳科人音

调十五年间再也没有在我耳边响起。直到这个 1932 年，我的那几张唱片把先前的那座城市带到了欧洲，让我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情绪。

我毫不掩饰地说“内疚”。我终老不变地认为，像对其它的罪过一样，我们也对这些共同的罪过负有责任。天主教的教规说，好人的美德保护着我们。这也像孩子们拉手围圈做游戏的节奏一样，从我们第一个人一直传到最后一个人；我确信，乡村的那些暴徒在离我们那冷漠的法庭和我们那默许的教会一公里的地方，抢占毫无防备能力的印第安妇女的田产，鞭打男人，强奸妇女；这些罪行让我们蒙受耻辱，也使我心情沉重。

歌 谣

这儿，在我的意大利的家里，正鸣响着阿劳科歌手关于战争和日常生活的歌曲。我那饥渴的耳朵总也听不厌，歌曲多少次地重复自己的悲叹；歌曲对我诉说了他们那奇特的人间故事，但讲的确实不像是人，而是一些生灵，他们说话、唱歌的声音非常奇特，如果不把声音发准、发清，我们就不会认为那声音属于我们的同类而是属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更加不幸的星球上的生物。他们还处在我们早已经历过的童年时期（原始阶段）。

歌唱的声音岂止是悲伤，也不能说是撕心裂胆，因为撕裂终究是一种自炫；也不能说是令人痛苦，因为痛苦本身带有一点强烈的仇恨。即使是受伤的野兽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呻唤，因为，据说在野兽的最后呻唤的录音里，也没有完全失去它在欢乐的冒险中以及在美好夏天撒欢时所发

出的那种声音。在我的唱片上呻唤的野兽，大概是没有享受过肥美草场，也没尝过血腥味的野兽；它们不曾像敏捷的马鹿和凶猛的美洲狮那样，为了炎热的夏天或爱情而欢快地奔跑过。

人们说，歌谣比表情、比进行曲、比文字更能向我们表达心声。的确，鸣响在那简单而又丑陋的唱机上的声音，在我听来，像是一段自白，又像是一种劝慰，像是我那迷失了的心的碎片，几乎辨认不出，但我不能否认是我的心。

然而，因为新奇得令人惊讶，这四支歌曲的美是一种深刻的美。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听到过这种土风歌曲；它不是来自克亚人忧怨的笛子，也不是源于玛雅人的木琴；它没有一点拉美本土的色彩。在近四个世纪的两种血统的撞击与厮杀所造成的印第安人音乐的毁灭中，它保持了自己的纯洁；它像阿劳科人执拗的性格一样，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纯洁；它让那些来自周围的安达露西亚歌声或阿拉贡歌声，在莱布或特拉金的空气中滑动，就像路上行人相互让行一样。我感谢这些歌手的歌喉，如此宝贵地忠实于自己。印第安人在这方面的长处超过了那些白人模仿者。对白人模仿者来说，如今什么东西都成了赝品了。

围绕着古老的阿劳科人，土生白人卖了许多唱片，做了许多研究，也唱了许多歌曲。阿劳科女歌手和她的祖母，在她们充满忧郁与迟迟疑疑的渴望的时刻，耳朵就拒绝接受土生白人那种柔和的歌曲，那不足以表现她们那不满的忧怨。

说 与 唱

善良的马拉加尔以其专业上的天真与自负认为，歌谣先于语言表达；因为它对人的抒情性格可能更为自然。我很高兴地认为马拉加尔确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是许多人认为，歌唱不是一种忧虑，也不是一种欢悦；所以，我不相信马拉加尔的这种看法。但是，阿劳科人的音乐却让我想到一种近于梦幻的真实。

阿劳科的女歌唱手在不知不觉中从诉说过渡到演唱，又完全自然地回到诉说，再从诉说回到演唱。在听着这些歌曲的同时，我就想到了，人的真正语言或许就是如我所听到的吧；在故事不是大喜大悲的段落，用说；一旦到了重要时刻、变得感情强烈需要抒情时，就会上升为唱。

这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所遵循的原则；因为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方面，他们比我们更加全神贯注，也更坦率。如果我们能恢复那些被丢弃的东西，即我们的第二和第三种表现方式——歌唱与绘画，那末，这也会重新成为我们的准则。

战争歌曲来自令人难以置信的穷兵黩武；歌曲中没有我们所要求的马队的节奏，也听不见行军中的隆隆鼓声，也没有阿劳科战士在冲锋和断后时所发出的疯狂而充满血性的“吼叫”。一种阴郁的宁静，一种送葬队伍的滞缓，全然失去了好战的色彩，使之变成了一种令人忧伤的喘息。这是埃尔西利亚式的战争歌曲呢，还是黑暗的失败时期的“后来”的歌谣呢？除非这个已经没有欢乐和争强好胜心理的民族，像是去参加一场没有欢乐的宗教仪式一样，也去

进行过屠杀和劫掠；否则，他就与那些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完全相反。

歌谣与劳动

日常的歌谣，因其悦耳的低沉和忧伤的单调，我们觉得有点贴近他们现实生活的韵味。原始民族总是一边劳动，一边歌唱；令人赞叹的克丘亚人在所有的农业劳作中都唱歌；制陶工人、石雕工人、玛雅人的凸绣工人都唱，这也是别一种“原始的”的风俗。我们文明人真应该恢复这些风俗，以便使那既繁重又难以忍受的劳作变得愉快起来，同时也可以使劳动变得既轻松又有节奏，与那看不见的并能助人一臂之力的标准节奏协调起来。

我蓦地想起了这样两首歌谣，也许是为纺织伴奏的音乐，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节奏最温柔的一种，它的歌词我不懂。这就是阿劳科人绣挂毯时所唱的那种悦耳的合唱。这个可怜民族的跳动的一群人，保持着身材健壮与体型优美，就是女人；她们不像男人，因酗酒而变得粗野；她们因其热情的母性而显得高贵。我看见她们坐在那里，圆圆的脸庞，略嫌胖一点，脸色相当苍白，不像热带女人那样脸色发黄；双腿紧紧地包裹到脚踝，小脚像中国女人；虽然经常走路，却依然很小，看上去，比土生白人小姐的脚还要小。

蒙古式的单调

歌曲像别的一些亚洲民族的歌曲一样单调，也有点像波利尼西亚的舞曲。听惯了丰富变幻的尤其是巴洛克式乐

曲的听觉，永远不会理解这种节奏舒缓乐曲低回的庄严美。因为这种节奏来自于古老民族那为了与自己的痛苦与欢乐相伴而创造的。听觉对连祷仪式式的节奏的适应，如同视觉对荒漠之类的适应一样吃力。H·D·劳伦斯曾非常不快地写到过兹特克人的鼓手那种重复的节奏，对于一个爱尔兰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他有不懂的权利。我们这些血管里流着神秘的亚洲人血液的人那来自东方的美丽的眼泪，无论是大还是小，在我们的情感里依然能够而且总是能够比伊比利亚人的眼泪更令我们感动。我很容易进入这种抓住人心的神奇境界，也很容易进入这使身心都为之震动的单调而温柔的愉快境界；我们确实能够一小时或几小时地听这种可能像是“毕达哥拉斯表盘节奏”的“令人厌倦”的重复。总之，一种基本的和谐，也许比巴罗克式的和谐……一种著名的名星式的和谐要好一些。只有一根弦，名叫“比林巴奥”的乐器，发出了一种仿佛来自地下的声音，那声音不像欧波双簧管，也不像萨尔特里欧古琴，也不像笛子。我们从来不曾见过的这种乐器，引起了几位法国乐师的好奇，他们只熟悉已知的金属乐器、丝弦乐器与金属和丝弦相配而制成的乐器。“比林巴奥”与女歌唱手嗓音的相似，真是令人惊叹。竟然会让人产生误认为是同一声调的错觉。阿劳科印第安人是在哪里寻找到这种材料并制作成与自己音调如此相近的乐器呢？这种乐器不是为歌声伴奏，而是伴随着歌声，更像是附着在歌声上的一种装饰，而不是与之相伴、合作的演员，使二者达到了完美的和谐。那末，他们又是怎样形成这种完美的和谐的呢？

但愿某个曾经见过并演奏过“比林巴奥”的好心人，给我描述描述，也让我用眼睛和耳朵了解它——了解它是很好的，也是为了懂得一点那种美妙的手艺，就是这种手艺创造出了那种深沉的、从未有过的、我和我们许多人都陌生的声音；这种乐器，我们曾经有过的只是不太熟悉；而只有熟知，才是享受。

科金博——一个不幸的省

死亡的土地

沿着那条可怕的北方铁路离开圣地亚哥，长久地陶醉在阿空加瓜省——西班牙人把那里的绿色大地称为“幸福谷地”。黄昏渐渐逝去；入夜，景色仿佛沉浸在一片巨大深厚的地衣里，我们关了车窗。第二天，因失眠而肿胀的可怜的眼睛，便看见了科金博那已经死亡的一半土地；再过一会儿，它那驰名的富庶景象就要变作天方夜谭。它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的第一次旅行中，我觉得像是一副饱含期待和可怜神色的庞大的面孔。这片光秃秃的红色土地，在仿佛一动不动的烈日下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正在来临的悲剧，这悲剧就是饥饿，饥饿首先使孔巴尔巴拉地区赖以生存的羊群变得稀稀拉拉，随之使它们成群成群地死亡，现在又使乡村居民穷困潦倒。

土地与文化

在土地因荆棘丛生、巉岩遍地而满目荒蛮的地方，人也是粗野的，尽管他有炫耀财富的学校、广场和门厅。没完没了地闪过车窗，并在中午时分以其变成强光的荒芜景

象刺灼双眼的这些土地，就是粗野荒蛮的。

人们对土地最无能为力事情就是合理地分配水源，用精心建造的渠网把这奇妙的东西引向各方。一切文化都从土地开始；而在我们中间，文化却想从中学必修课程开始……在任何一个农业园，农民都是第一位的人；说他占第一位，因为他数量众多，因为他心地纯洁，因为他那平民的劳作性质高尚——养活着一群一群的人；而且说他占第一位，主要因为他像制革工人征服皮革一样征服了土地，并且在一百年以后，仍以一种似乎幸福甜蜜的心情经营着土地。

在智利，农民厌倦了一两个比索的工薪，厌倦了没有医生、教师太差、又没有像样住房的乡村，纷纷移居城市；在科金博省，农民之所以移居城市，还因为干旱。

我们农村的蛮荒景象是触目惊心的（我是泛指整个智利农村）。工人运动阶段过得不错；工人说话已经有人听了；现在应该看看农村，把农村的耻辱放在眼里了。

伊利亚佩尔和孔巴尔巴拉

在伊利亚佩尔和孔巴尔巴拉，我们听说过那三个月的贫穷景象，那时我们就像一个人在读一份来自中国“饥饿流行病”的海底电报。这些消息使我们离开了或许可以称之为“贫瘠土地的大陆”的美洲，置身于正东方，置身于预言家的时代，那时土地像骆驼皮一样连年干旱，寸草不生，只一味地散发热量，烤得人们身心烦躁。

“唉！”伊利亚佩尔教区的牧师，一位文质彬彬的西班牙教士对我说，“这副景象早就应该看到了！这属于只有在人家揭我们短时才看到的那种事情。我看见过来到伊利亚

佩尔的那些饥饿者吃第一顿饭的情景，而且现在还甩不掉那种惊奇心情。吃的是猪狗食，这些可怜人，甚至让人忘了他们是基督徒。我一边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一边想着他们曾熬过的日子：为了让淡而无味的口水有点味道，他们煮过马肚带，嚼过野草根，甚至把饿死的，还有些是毒死的牲畜也吃了。那顿饥饿者的饭是一场正午的恶梦。一个人伸出手臂时，那干瘦的筋骨更好地说明那两个月中没有肉、没有米也没有面的艰难。”

东方……只是那里有六亿人，半年里就把收的粮食吃光了；在智利，我们是四百万人，假若有一个“常设食品供应大会”，那么即使是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情况下，从塔克纳到麦哲伦海峡也会人人有饭吃。

虽然全省可能也很穷，但不是没有慈善之心，尤其是在那痛苦的时刻。一方面，是省长和拉塞雷纳城的阔佬们；另一方面，是首都的科金博人，发起了捐赠活动，得到了数量可观的钱粮；但是，无论是这个省，还是整个智利，都没有日常的协作，即在其他国家大量储备、以度荒年的那种非羊角疯式的同甘共苦的行动。我们有的那些农业协会接收的都是农村贵族，而把农民排除在大门之外。这种门阀观念主宰了一切，甚至主宰了最美好的事业，还美其名曰推助共有精神。民主制的实现在习惯和政治法则中是多么缓慢！而对炮制自由派、激进派或者保守派的演说词来说，又是多么便捷！……

大 庄 园

某些人用诸如这样的理由维护大庄园说：“如果要专横

地建立小土地所有制，那末，没有大土地所有者之时，也就是不能建造大规模农业工程、灌溉水渠和昂贵的拖拉机之日。微不足道的农民地里收什么吃什么就行了，没有资金给他们。”

这样一来，伊利亚佩尔和孔巴尔巴拉就是清一色的大庄园，它们在一百年里为土地干了些什么，我们早已一清二楚了。发生干旱时，农民们一没有合作社，二没有积蓄的钱，因为靠那点不公平的工资是不可能攒下钱的。在别的一些国家里，农民协会总掌握着一笔资金，至少可以应付一个荒年。没有农民组织是野蛮的又一证明。

救助委员会

伊利亚佩尔教区的牧师热情称赞地对我谈起了去他们村的官方救助委员会，并请我照录于此。圣地亚哥的办事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被遗忘的省生活，现在总算半心半意地到那里去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人们不太相信政府官员的公文和电报；不过，客观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去伊利亚佩尔的那些社会救助会人员跑遍了饥饿地区，亲自分发食品，这同样也是好事，因为分发食品的筐几乎总是被抢破……

灌溉和小规模农业信贷

政府已许诺在埃尔基水塘里蓄水，耗费巨资引向孔巴尔巴拉。一共是八百万比索，这里人们怀疑是否被认可。除此之外，每年还将向这个省组织一次紧急的、耗资巨大的慈善救助，因为这个省是贫困的代表，忍耐的典型。唯一

例外的，一方面是这些工程；另一方面，是刚刚在智利设立的小规模农业信贷能否增加。但愿农业信贷不要变成储蓄所的一个小零头。要成为拥有稳定资金的一个大户头。这将是迈向专门农业银行的第一步；这类银行应该遍及全国，并成为朝气蓬勃的受到人民热情支持的机构。

对我们的人民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是让他们习惯于慈善救助，用每年的施舍使他们堕落：这个民族还是有尊严的，不应这样对待他们。

今年的雨

首都发布了关于这个省雨情的乐观消息。其实只下了一点点雨。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颇像七月的一天夜里刚开始下雨时，我在拉塞雷纳城街上听到的欢呼声。人们大声欢呼，就像是当地的土皇帝驾临村中广场一样……一场毫不猛烈的雨，下了还不到三个小时。听到女人的欢呼，我思绪难平。老天爷很不情愿地掉了几滴眼泪，我们就跑出家门口大声欢呼，看我们落到了多么可怜的地步！

采矿癖

一个民族所能继承的最糟糕的传说，就是关于矿藏丰富的传说。在这个省，每个人的枕头上都有无数个当百万富翁的梦。每一个科金博的孩子从奶妈那儿听到的故事都是“神奇的矿山”，都是孔多里亚科和拉伊格拉。^①银矿和铜矿股份，可这一代人没有见过。这不是贪婪梦，简直是懒

^① 都是科金博省地名。——译注

人梦。这儿所有的男人都是天生的矿主，没有提灯，也不用气喘吁吁地干，甚至连女人都在数自己的“股份”。每当我听人们数“股”时，我总感到一贫如洗，因为我是很晚时才分到一点的……

我想起了在阿格罗斯村度过的青年时期的几个月时光。那时，中午非常热；但只要刚一刮凉风，三三两两的男男女女，那些“找矿者”们，便从村庄所在的谷地向上攀登，像梦游患者一样，沿着光秃秃的山峦一直走到夜幕降临。我记得一个人那张真正着了魔的面孔，瞪着两只急不可待的眼睛，那是一个被狂热俘虏了的“找矿者”。

“到哪儿去呀？”我问。因为我不曾想到，许多年来，那些人一直像鬼使神差似的，每天下午都沿着那寸草不生的险山恶岭这样爬行。

“还能到哪儿去呢？”人们对我说。“没有马的人就这样上路，用双脚去‘找矿’，走到天亮时为止。至少，常常能在滚落的石头里给自己找到一块含金属的石头。”

现在，我明白了，一半人口在“找矿”，另一半人也在“找矿”，尽管也许是从家里出发，也就是说，用一个流浪汉替代那死守着的人。

前几天，一个小老头来到我的家，他面带饥色，属于那种身材干瘦、衣着整洁、少言寡语的西班牙人。他告诉我，他连当年必须交的四百比索的矿井营业执照费也凑不齐。那矿井他没有开（用什么去开！），也没有卖（又去卖给谁！），只是设法保住它；他不吃饭；早餐喝杯苦马黛茶，晚餐喝碗汤，但他拥有半壁荒山……

这种营业执照在这里普遍都有，很难找到没有这种负

担的人。

埃尔托福^①仍然像一面闪光的镜子，照得那些拥有满是顽石的坑洞的可怜矿主们产生了幻觉。如果我们没有“埃尔托福”，或许不会月复一月地等待“美国使团”了，我那为交付营业执照费而节食的老人和三千个矿主就会着手建一个小小的果菜园，瑞士的那种小菜园，它能比颓败中的塔玛亚镇更好地养活万把人。可是“埃尔托福”就在眼前，这样他们的梦想和懒惰就有了理由。

我终于仇恨矿山了，就像一个仇恨自家仇敌的人，就像憎恶那吞食活人的列尔纳七头蛇的人，恨得咬牙切齿……每当在街上碰见对我说出这种话的流浪汉或可怜人时，我就蹙起眉头。他们说：

“我们过得很糟糕，不过，好日子就在眼前了，像埃尔托福城里的‘外国佬’一样的外国佬就要来了。等着瞧吧……”

在等着这个英国救世主到来的日子里，他们拥有的那一公顷土地干脆就不种。“地里长的太少”……的确：这非常贫瘠的土地，长出的东西不能供人胡吃海塞，不能买汽车，更不能玩女人，但能让雇工和东家有饭吃，并迫使他们克勤克俭。农村产生了一种自然的经济法则，而且农民做事审慎，讲究美德。

给我们水吧，给我们农业信贷吧，这并不困难，但不是从前给的那种贷款，那只有提供抵押的人才能得到的贷款。

^① 埃尔托福，智利城市，盛产铜矿。——译注

这个省必须变成农业省，像阿空加瓜那样，像它的艾尔基谷地那样，那儿就没有人挨饿，因为那儿有水，人不懒，土地也已分配下去了。收获之后赶牲口拉脚，收获之前种果菜和葡萄，这样的埃尔基人是省里最好不过的人了。

倘若有一项法律，对荒芜的土地课以最重的税，从而迫使大庄园要么耕种，要么把田产分成小片土地出售，那我们将受益匪浅。

智利素描

——在西班牙马拉加所作的讲演

形状与大小

为了特别强调自己民族的军人特征，评论家曾把智利的形状比作一把战刀。这种比喻曾适用于英雄的时代。智利，像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是在一种战斗精神下逐步形成的。智利在安托法加斯塔较宽，向南愈来愈窄，说它的形状像一只桨槽也许更适合些。在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度里，我们都是航海家。

智利的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不过，这片面积被安第斯山大大缩小了；而在南方，因为那些散落的群岛，国土的面积也打了一半的折扣。与欧洲的地理划分相比，智利是一个大国；而在美洲许多大国当中，它又是个小国。我们的一位作家佩德罗·普拉多说，测量国土时，把安第斯山脉的皱折展开来，这样就可把垂直部分变成水平部分。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的，在国土的某些地方对于经济很有价值。矿山使我们那含铜和含银的山脉成为一种价值十倍的面积；在飞机上拍出数米的地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褶皱也许是数英里呢。

但是，我们看这个国家像其他人那样。有地理的尺度，也有经济尺度，还有精神尺度。我在这里说伦理，指的是公民的精神。这同样也能形成一种圆周线或一种计量单位，从而扩展或缩小祖国的面积。力量和种族意识辐射力很小的祖国，几乎没有动力的祖国，即使国土很大，也是很小的。大范围扩展影响的狭窄的或很小的祖国却始终是很大的，甚至会变得无限大。没有人能探测它们有多深，也没有人能知道它们有多广，因为，它们的能力就是个人精神所能具有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不可计量的。

祖 国

我喜欢《智利历史》这本书，我喜欢它，倒像儿子喜欢母亲的脸庞那样出于纯粹的母子之情。即使我出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读到它时我也会同样喜欢。它给我的欣喜类似于一项顺利开始、进行很好并圆满结束的工作的欣喜。它如同一种最终完成于上好锻炉的锻件，使我双眼为之一亮；它如同兴致极高的男人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和强烈的阳光下，举行一次赛船节，加快了我那期待的脉搏。它以它那艰苦取得的成功使我心平气爽，如同在看到铜矿砂在井口升降机上隆隆上升时一样；因为与长途爬陡坡相适应的成功在天平上证实了诚实的程度，并使真正热爱公正的人笑逐颜开。因此，我喜欢《智利历史》，就像喜欢由一群男子汉成功完成的创建祖国的使命一样；而这群男子汉的资本仅仅是他们健康的体魄以及身体所包含着的最优秀的东西。其它几部优秀的本国历史著作也令我高兴和兴奋异常。大自然的风光令人陶醉，但它们不会比人们成就

的伟大业绩更加令人陶醉；这些至高无上的作品，即作品包含着温柔的或坎坷不平的大地，包含着要消耗殆尽的人的力量，包含着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帮助，包含着像浪潮时高时低一样的沮丧和热情。

我们的历史可以这样概括：美洲的西南端诞生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国家，因为它远离殖民中心并且难以统治，它的发现者唐迭戈·德阿尔马格罗几乎没瞥一眼就把她抛弃了。

第二个发现者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唐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把创建国家的意志带到了那里，在那艰难的事业中死去。那片土地上的公民是一个印第安民族，它像按照世上的人之常情那样看待自己的国土：如同我们的第一个血肉之躯一样，这第二个躯体只要没有完全丧失，就不能让予他人。这个民族未被完全统治，但允许创建一个新的民族，它应该把自己对前途的冷漠和自己反对极糟状况的意图融入这个民族。

这个民族诞生时带有贫穷的标记，所以她知道，为了节省财力和稀少的人力，应该俭朴，特别勤劳，作为公民应该安分。那位俭朴的巴斯克人教给了他们这些美德；或许他本人就是南方的美洲人步入工业化时代之前，把国家建成工业化国家的人。但是，在一个尚未完全形成的民族中培养了一种智利民族精神的，把一个北部和东部各有一个总管辖区的可怜的管辖区变成一个国家的，是在你们的书籍中，在埃尔西利亚的诗歌中，得到的一种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对于一个狭长的、在一次瓜分土地中很容易解体的国家来说，是很有益的。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系列谚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巴西，——富足的牛角，阿根廷，——和睦共处，智利，——生存的意志。”

这种顽强的意志有时也曾表现为暴力，某些人觉得这对于 500 万人来说太过分了，不过，丝毫也没有尼采思想的我，经常想到这种意志，为它彻夜不眠，警惕地搅动它的炭灰，因为南美大陆将来也许会需要它，在美洲大陆上，在整个大陆休戚相关的时刻，一件助人的和救亡的非常手段，有这样的储备：它是秘密的，但能救人。

与秘鲁媾和

现在我们借助绚丽的地理描绘，顺便去看看智利的土地、大海和环境。这种描绘定会令我备感激动。因为，自从威达尔·德拉布拉切创立《人文地理》以来，我们作教员的可以在颇为热情的图片的明晰划分上，讲述地球是人的家了。

与秘鲁的和平条约，让我们以一种美好的公平态度归还了肥硕的塔克纳省。塔克纳历来是秘鲁的；后来在我们的制度下管制了 30 年，却有礼貌地保持着异国风俗。为换取秘鲁的友谊，我们归还了塔克纳，我并不后悔。秘鲁与智利又重新进入了社会与商贸的合作与协助的年代，已经出现的道义上的轻松和正在大规模进行的经济往来，正在为我们有效地弥补了损失。阿里卡留给了我们，这座城市本来是我们建造的。那业已成为其光荣和财富的楼房、港口、灌溉工程以及通向拉巴斯的铁路，这一切都是靠智利人的血汗和金钱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智利曾多次申明，它必须在沙漠以北拥有一个后勤基地，以便在干旱时或是在战争时向沙漠地区供应蔬菜和饮用水。基于这点和前面的那些理由，阿里卡终于成了我们国家的一部分。

盐 碱 沙 漠

阿里卡以南是沙漠，它起于拉帕卡。穿过安托法加卡斯塔延续到阿塔卡马北部，那是一大片布满可怕的盐壳的地区，若说创建村庄，可能是最无法居住的地方。智利人占领之前，那里是一片不毛之地，仅在海边能养活人。在那里也只有几处破落的小渔港。那个流浪而冒险的智利人，但属于积极进取地闯荡的人，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的优秀儿子，来到了这片荒凉之地。熟练的矿工之手，抓起一把土，发现了海鸟粪和盐这两种重要的资源，尽管气候恶劣，尽管它为外国人所有，尽管有人做出定论说，那几乎有一个省大的地方是一片无法生存的地区，他还是在那里居住了下来。财富逐渐地创造出来，那地方逐渐有了人烟。后来便是一场如同许多战争一样，争夺所有权的战争。在一次与其说是战争冲动不如说是生命冲动而爆发的战争中，我们赢得了战争。

智利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唐迭戈·德阿尔马哥罗蔑视的那块殖民地转而成为一个南方的强国。

这几场战争给我们带上好战的面孔。其实我们只是在冲突的紧急关头才好战的。如果在我们不平静的美洲，对暴力算一算账，对在武装冲突中被利用的或被消耗的血画一张图，也许我们这个国家使用武力的规模是最小的，至

少是很小的。和平时期是长远、美好的；战争时期是短暂的并且一去不复返了。的确，爱国主义已变成了这个民族的自然宗教的持久的脉搏。今天我们热爱和平的智利人尽情地并以一种类似愉悦的舒适的心情呼吸着。没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因邻近国家的反感而引起的不愉快；不用担心因一时的需要或情况所迫让我们重新投入那种始终是棘手又非常可憎的事务，那就是为了生存或为了维护尊严而战斗。旧账业已了结，智利、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已经可以手拉手地劳动了，因为仇恨的根子已经拔除并且焚毁了。胜利的战争并没有成为我们的惯常手段，也没有成为我们借以逞强的炫耀。

智利人——他的意义，他所能发挥出的力量，蕴含和释放能量的智利人，必须在硝石产地或在巴塔哥尼亚的南极地区才能了解到。他来自气候宜人的地方，又落入那中午气温高达45℃、夜晚在0℃以下的沙漠。这是一种可怕的生存考验，他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中午如火的阳光在盐滩上燃烧，夜晚寒霜盖地，慢慢地创造出了正常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这个沙漠让我们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我们也依照最苛刻的法则为它做出了牺牲。我们从那令人难以相信的遥远的地方引来了饮用水；温柔土地上的小溪流水和宜人的绿野，我们永远也不会拥有。

在那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居民点。伊基克和安多法斯卡是这块大陆上争相传说的两座城市。在大规模开发的年代，在化学硝盐开始与我们的产品进行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竞争以前，它们那沙漠中临时定居点的模样突然变了，变成了热闹繁荣的商贸中心。这些城市逐渐实现了工业化，以

后它们将不再受盐业行情的左右。它们已在沙漠上立住了脚根；它们经受了最残酷的生存斗争。

阿利加和安多法卡思达向玻利维亚提供了直接的天然的出海口。很好的贸易协定和按照玻利维亚的说法，从未完全断绝的真诚的关系，保证了硝盐荒原上这两个大城市的正常生活。

开发硝石矿非常艰苦，比战争消耗的生命还要多得多。资金，保护劳工的新的立法，大大减轻劳动强度的发明创造，这些东西把可以致人死命的工作条件一点点地变成了一种人道的可以忍受的劳动。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所说的“人的屠宰场”业已消失了。荒原将始终是荒原，但是它已被征服了，并欢迎智利人到那里生活。

有人说战争是智利的强心剂；我认为应当说开发硝石才是智利的强心剂。我们在这件事上创造了我们最壮丽的事业，而不是在短暂的战争中，因为那些战争在历史上只是突发事件而不是每日的劳作，或者如欧亨尼奥·德奥斯^①所说，是“小事体，非大事也”。

地方主义感情

过了阿塔卡马省，便是所谓的“过渡地区”；这个地区包括科金博、瓦尔帕莱索和阿空加瓜。

人们所以这样称呼这一地区，是因为在那里，荒漠让位给尽管很小却已相当肥沃的谷地，如瓦斯科谷地、艾尔基谷地和阿空加瓜谷地。把他称作“横向谷地的地区”。安

^① 欧亨尼奥·德奥斯（1882—1954）西班牙散文作家。

第斯山脉向海边伸出山鼻子，土地呈现为既有山又有平地，上面布满了非常易于耕耘的多烂泥的土壤。这就是我的故乡，说到它时怀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因为我像你们一样，在观察和理解事务时也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一个钟情于那服务和托起一个大祖国的“小祖国”。在地理学上，像在爱情上一样，那种不是一点一点地、一部分一部分地爱得非常细致的人，那种常常是虚荣的人，只看整体上的几千里，而不熟悉、不品味细节的，相信他既不会看，也不会理解，更不会爱了。

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把地区当成祖国的一节脊椎，或者一个肢体的这种孩子气的意象。为了给这种观点打一个比喻，我与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称为“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说法不谋而合。地区包融着整个祖国，而不是她的三角肌，她的尾部或她的腰部。国家的问题，尽管好像与地区无关，也会在那儿引起反响。最大中心的工业和文化活动——且不说政治活动，总是或早或迟或好或坏地影响地区。那种以带形划分国家的观点，那种说带子虽然被剪断但依然是整体的观点，我不能苟同。

不过，我也不理解没有地方感情的爱国主义。对于那些不曾一里一里地走遍祖国的人来说，作为整体的祖国差不多成了一种内心演算，一种大体成形的推测，但没有成为他们经历的现实（上层人物除外）。因此，大多数人的祖国，除了能知和能有的一块地区以外，不会是别的东西；当人们亲切地想到其余地方时，除了像爱我们踏着和拥有的这小小的一隅一样爱它以外，没有别的作为。一般人不具备宏观的意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应该认可他们所能演算出

的那种感情。

地区的渺小、贫穷，甚至苦难，这一切他们都会不在乎。他们是情人和崇拜者，可以把那一切都遮掩起来或转化成其它的东西，或隐匿起来，或变了模样。

我童年故乡的渺小，我觉得就像是那以又窄又白的光晕晃动着并令信徒目眩的圣饼。我们认为，一切都留在故乡里，正像存在于圣饼上一样；我们为这一小块地方尽力，并称之为万宝箱；这一年一度的一小块面饼，可能令他人耻笑或不屑一顾，却让我们下跪捧接。

我走过许多地方，并且像为数不少的人那样喜欢过陌生的村庄。但是，无论写作还是生活，我的那些新奇的想象总是萌生在童年的土地上；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幻想，我继续使用童年的声音、幻觉甚至气味，我不可救药地是本地人，并确信，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

我们艾尔基地区的人，既是采矿人又是种田人。在我们的谷地里，男人们在山谷里采矿，因为山峦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没有办法对它们放手不管；女人们则在谷地里耕耘。在议会上提出女权主义并进行法律改革之前，也就是在五十多年前，在那儿，在安第斯山的山谷里，我们便有了妇女的劳动并且养成了风俗。我从小就看见过，夜半时分，妇女们在我们那明亮的月光下浇灌葡萄和果园；我看见过整个葡萄季节都由她们来采摘。在用机器剪枝之前，我曾和她们一起干过活；我曾做过葡萄汁、葡萄罐头和数不清种类的蜜饯，这都是从西班牙人的手工技艺传来的。

谷地几乎是山的一道豁口，在那里，男人、女人和儿

童，要么所有的人都挨饿，要么所有的人都会干活。没有人抛弃土地：这些如同长了疥疮的荒芜的土地。只要没有干得呼啸的生石头的地方，只要可以获得一线水流的地方，便开辟了桃园、梨园和石榴园；更为常见的是种上了卷曲的拉丁人的葡萄树，秧苗是经过挑选的罗马和西班牙的葡萄树。这些勤劳的人们没有挨过饿，他们整日剪枝、嫁接或浇灌；他们是酒神优秀的儿女，更像是白种人，而不像是印欧混血人，毫无土生白人的懒惰，深知命运给予自己的那一块土地，生产的东西并不多，最多能够吃饱穿暖；他们节衣缩食，因习惯使然，而不是因政治思想而崇尚民主，庄园与庄园乡村与乡村互相帮助。他们是健康的民族，因为生活环境优美，树木繁多，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的水果、粮食、油和葡萄酒，还有那常来常往的驮队给我们运来的上好的汴多萨肉。我们不过是一般的节省，人们都说我们艾尔基人吝啬；我们有地方观念，人们都说我们自私……由于这个地方迫使我们更多地是用体力去劳动，不是用脑子去劳动，人们都说我们不聪明。不过，我们这些走出家乡的人，在异国他乡都清楚地知道，在我们那荒蛮的山野，我们都有过多么充满激情的美好呀！在那些村庄里，我们的眼睛看见过多么好的阳光和山野，耳朵又怎样聆听风声水声！人们耕耘着眷恋着土地，惬意地休憩在美景之中；那种惬意不是因买卖交换而变得冷酷无情的城市所能体会到的。

这个地区有四个重要的城市：北边有科比亚波，古老的矿业中心；拉塞雷纳，为纪念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巴尔迪维亚，建立时就有了这个名字；瓦尔帕莱索，是继旧金山

之后的太平洋的第一大港，城市刚建不久，就毁于一次地震；还有圣费利佩，在横穿安第斯山的铁路线上，坐落于迷人的谷地。

中央平原

此刻，我们走进了这个国家历史和农业的真正主体，走进中央平原；中央平原位于雄浑的安第斯山脉和我们称之为沿海山脉的低矮而绵亘不断的山峦之间，从圣地亚哥伸展到蒙托港。这个中央平原是我们地理躯体的胸部，也是全国农业最发达、财富最稳固的地区。当硝岩变得稀少的时候，中央平原就结束了北方那特有的采掘活动；一旦整个国家的采矿业进入衰退时期，中央平原就会单独供养我们的人民。

这片大平原属于一系列相同类型的盆地，这些盆地很容易地养活了这里的人民，并以一种舒适的生活向人们提供了创建伟大文明的机遇与宁静。像尼罗河平原，莱茵河平原，罗达诺河平原；而在我们拉丁美洲，拉普拉塔、卡无卡和马达格莱娜平原，都养育了伟大的拉丁文明，也就是说，和谐的文明，而智利的中央平原也履行了同样的历史使命。

一种温柔的土地，它被人称之为“一种地球的仁慈”；荡漾着滚滚麦浪的丘陵；位于东部的高大的火山群，这一切使这片包括 16 个省的狭长的地带特别适于农业生产；不止一处，到处都有几条可资利用的水量充沛的河流，如马乌莱河、比奥比奥河和考廷河。

地中海的植被覆盖着大平原，并一直延伸到康塞普西

翁；往南便是出产上好木材的森林，为了开辟麦田与马铃薯地，森林经过砍伐和焚烧，已有一半被征服。曾在科金博出现的葡萄，在这个地区已覆盖了更大的面积，它所提供的优质产品，使智利成为美洲首屈一指的葡萄产地。美国的禁酒法曾一度影响了酒类市场的繁荣；取消此法后，智利这一古老工业再现生机，现在，它与硝和铜各占我国经济的三分之一。

此外，国家的整个这个地区还有正在发展的工业：在仅仅二十年的时间里，智利发展了种类齐全的工业生产，使它成为太平洋沿岸一个相当强大的物资供应国。工业化时代几乎在热带美洲还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早已进入了；我们得到过它的好处，也尝到了它的苦头。恰恰因为工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智利和美洲的其它国家。狭窄的土地，丰富的矿产，以及在风俗习惯上相当欧洲化的特点，必然是在智利不是在其它太平洋沿岸国家，实行了工业化和相当规模的国际贸易。纺织业、制糖业、木材加工业、水果罐头业、农业机械工业及其它工业，集中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城市。几年前，说“智利工业”与说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名字是一回事。而现在，智利人的公司双倍于外国公司保证了本国公司对民族财富的拥有；这是一个国家尊严的问题。甚至我们曾被美国完全垄断的硝石产地，也被亚历山德里总统的政府大胆地收回，如同让我们享有对土地的完全主权的那些伟大的执政者的时代一样，我们曾英勇征服过的这片荒原，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中。

在工业兴起的同时，这个地区也迅速走向了农业现代

化。走过热带美洲的许多地方，盛赞众水之父与阳光所繁育的本地植被那壮丽的景观的旅行家，会为终于在这里看到类似法国和意大利的农田而兴奋；农田被人们精心管理、合理布局和悉心照料着。葡萄完全实行现代化栽培；那些水果可与加利福尼亚比美，并且在美国自己的市场上与它们竞争；小麦保证了近 500 万居民所需的最低收成，而蒙塔尔沃所说的穷人吃的马铃薯，在它自己古老的原生故乡里，已有了欧洲市场还没有见过的上好的品种。

很大一批德国移民占去了我们将近两个半省：位于南部的巴尔蒂维亚和奇洛埃；那里因雨水太多气候也不太温和，并不吸引智利人。我们所有的国民都会承认，这股移民在征服森林和定居时做出了无可否认的好事，我们也许更喜欢优等的拉丁移民；不过也有一些人（我是其中之一）也许更偏爱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移民，这种移民不会给已经包括两个已经相当对立的血统的民族再带来一个造成分化的因素。不过，智利的拉丁化政策，不管是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的拉丁化政策刚刚开始；应该把它列入未来的精神和物质建设中。它不是小事情，在文化方面，我认为，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事情。说西班牙语的民族，除了采用古典文化的政策外，不会适应其他的文化政策；在过去选择错了的那些人们中，也许会浪子回头，这也是忠诚于自身的解放。尽管我们可能是印第安人，我们终归是拉丁人；罗马教皇是穿着西班牙人的外衣来到这里的。尽管有两个城市掺杂了德国风情，这个地区的城市是全国最好的和最纯正的。

圣地亚哥，巴尔蒂维亚之城

首都圣地亚哥，以你们使徒的名字为名，以便给她标上西班牙命运的标记。她君临于广阔绿色平原上的制高点，背倚峰峦起伏的壮丽的山脉。正像危地马拉和波哥大一样，征服者在选择战略要地时，同样也选择美丽的风光；并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建立起来了，也为后代留下了风光旖丽的极其珍贵的礼物。在成为公众散步的最好场所，新近才被圣克利斯托瓦尔山超过的圣路西亚山上，城市的装饰者所做的比较成功的事情是，把对征服者彼德罗·德·巴尔蒂维亚和对被打败的酋长奥·托基，我们的考波利坎—埃尔西利亚《阿劳科人》中的最主要的民族英雄的敬仰置于同样高度。智利民族的西班牙血统多于土著人血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这位杰出的印第安人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对失败的满怀仇恨的旧梦重温，而是一堂保卫领土主权的一课，它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民族尊严。《阿劳科人》，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罗马人和印第安人这两种人造就的半人半马式的英雄业绩，但对于我们智利人来说，它已成为一种父母双方的证明，证明两种血统的力量最终在我们身上平息并合二为一。

向你们描述我们的首都也许要占很长的篇幅，南美洲出类拔萃的首都，在教堂、公共建筑、街道以及在各式各样的科学与人文机构方面，所有的东西，她应有尽有。她的居民约六七十万，在欧洲人的眼里觉得比较反感的是，从阿拉梅达宫一下子跳到东郊的旧城，中产阶级和无产者大体上同样舒适地生活在那里。

建筑风格完全是现代特色。我们没有殖民地的墨西哥和利马的好运气，那种留给我们的屹立于岩石之上壮观的城市和足以让人回忆起西班牙人往昔的好运气。对于智利的殖民是征服事业的延伸，是南美最不舒服的殖民，因为阿劳科人从来就不曾被真正征服过也不曾让统治者安宁下来，去建立一个美丽而和谐的城市。圣地亚哥称作百年城；而瓦尔帕莱索则是昨天的港口。

我们已建成一个完美的港口，继加利福尼亚之后，毋庸置疑是太平洋的第二大港。我们归因于敬畏的保护神安第斯山的一次大地震，把它完全摧毁了。坐落在波涛汹涌的海湾里，拥有现代化码头和优美环境的漂亮港口，归功于我们这一代，是我们民族生气成就的最得意的一个作品。

夜晚，走进它的港湾，是旅行者所能欣赏到的最壮丽的图景之一。位于群山之上、万点灯火闪烁的伟大城市，向海面投射出一片广阔的辉煌，成为大海庆典中的一种神奇的景观。

南部的大城市叫孔塞普西翁，是南方农业资源的中心，近郊有塔卡尔瓦诺大型造船厂。这是一座不声不响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情趣最高的旅行者——寻求宁静但也并非死气沉沉的宁静的知识分子，可以在区大学里发现启人心智的文化火种和以一条河流为主的风景区，那条河流有一个诱人的名字比奥比奥河，是我国众多河流中的第一条大河。康塞普西翁，只有八万人口，却有一种大城市的气派，有一种彬彬有礼的喜人气氛，还有一所创造高尚氛围的大学。这所大学是以一种地方主义最为有效的果敢精神，由地方创办的。

寒冷的热带

再往南方，巴尔蒂维亚与康塞普西翁争夺南方生产中心的显要地位。它也拥有适于和便于航行的美丽的河流。于儿子一代已变成智利人的日耳曼开拓者，给这座城市赋予了欧洲城市生活的特征。旅游业的兴起使它成了远足的景点，因为这里是一座湖泊、森林和地理学家称之为寒冷的热带南方群岛组成的神奇迷宫。我们智利人是个喜爱周游各地和航海的民族；但我们出游是渴望进行珍贵的人类交往而不只是想着美丽而温柔的土地。一块宽厚而仁慈的土地所能提供的东西，我前面所说的中央平原都能提供。而这个寒冷的热带。像印度斯坦和巴西随便一个什么地方一样，奉献出植物的和河流的史诗——沃丁神的使女无与伦比的原始森林。这种原始森林，语言难以表述，画家那巨大的画笔也难以描绘。埃尔西利亚对这片森林只字未提，我曾经几次认为他对看到的那片风景的奇怪沉默可能是儿子对大人表示崇敬的一种方式。那里的山峦、河流和环境都是奇妙得令人目瞪口呆。那只把热带建造得令人们放眼一望不禁恼火的手，把我们的智利南方建造得不太耀眼，也没有那么多热烈奔突的动物，但像赤道一样神奇与难以描绘。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继续讲述智利

智利的人文地理

也许可以说，智利有三种类型的地貌：一种是神话类型，见于盐碱荒漠，因为它完全像神话；一种是浪漫类型，见于布满横向谷地的杂乱和扭结的地区与南方群岛地区；而在中心地带，是中央平原的古典类型。或者只要一想，我们的国土就像一个敞口耳罐，被两个既殷勤又荒唐的提手保护着；盐碱荒漠和南方群岛：一个燃烧的提手，一个冰冻的提手。

硝 原

智利的头位于硝石荒原。一场邻国之间的战争，一场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未曾摆脱的战争，像兄弟吵架一样的短暂的战争，把这块从面积上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盐的王国让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硝石荒原的神话故事，适于编成小学课文，也就是说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也许可以这样写：世界的某个地方，像是命中注定一样接受了一层地表硬壳，既没有飞跃悦目的植物，也没有赏心的

河流。这个地区比它邻近的山脉都更加光秃秃的，构成两片肥沃地区之间的一片罕见的休止符和空白。没有阳光反射时，它的颜色是一种发白的暗灰色。它的空气非常干燥，能把硝岩或岩石裂成碎块。摸到它就像是摸到一头病兽，是一蓬未烧尽的荆棘。整个荒原就像是一个发烧的蚀刻画家的拙劣作品。只有抬眼仰望，才能看到这片干旱地带的馈赠——那一抹干燥而纯净的蔚蓝色的天空，像对这种苦刑的一种慰藉；在这片高原的上空，有一种强身机制，逼迫肌体为之付出自己的一切；通过考验，最终使身体强健起来。我们的荒原居民在颂扬自己那严酷的盐碱荒漠时说：“在这儿，连死人都不会腐烂。”的确如此：盐和干燥空气保存的尸体，如同真主的僧侣保存法老的尸体一样完好。在硝石荒原这片绝对纯净的范围里活着的人有更多的理由不去接触和呼吸腐烂的东西。盐是一种保护神，它保护着自己的子民不致于衰败与退化；这种民间传说中的硝原的本质真值得写出最美的神话。

丑陋灰色的盐块蕴藏着丰富的奥秘或宝藏，并把它奉献给这块贫瘠的缺乏营养和古老的土地。那伸展于世界一端的荒原，终于在埃及孕育了小麦最好的收成，在意大利的葡萄园里结出了双倍的果实，要么在随便哪个欧洲人的庄园里，恢复了那贫血土地的地力。硝原如同忏悔的圣徒，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他不曾见过的人们的收获，诗人可以把荒原称之为“祖国那赤裸的救世主”。

硝原尽情地燃烧着，就像是精力过剩一样。它不曾得到过宽广河流的慈悲，阳光把粘土烧焦了，河流便会慈悲地将它抚慰平静；它最多能得到一点姗姗来迟的一种既不

浓重又不常有的湿气。善有恶报。如果像中世纪的人所渴望或如罗斯金^①在《土地的道德论》中想象的那样，在地理学上存在着一种意识和一种道德感，那末，这个地区最终会处在那一无所有的悔罪者之列。

初期硝石矿里的生活，硝石矿开采的初期以及智利雇工在这片炎热干旱地区上的牺牲，令我多次回想起罗多的那篇叫《花岗岩原野》的作品的主题。

你们还记得吧，意志之神把三个孩子带到了一片石头荒野，让他们收集一点儿土、风和水。一个孩子在石头上抓了几下，答道，什么也没有。意志之神命令他，用自己的舌头从风中收集尘土。第二个孩子哭了，于是，得到了一小片湿润的土地。可是还没有播种的种子。第三个孩子等待从风中吹来的种子。荒野的第一片绿叶就是这样生出和萌芽的；考验使那几个诚实的人付出了过早衰老的代价；他们的头发苍白了，身体也变得干瘦了。

罗多的这一象征对于讲述第一批露营地的历史，尤其是对讲述我们建在硝原上的第一批城市的历史，是有价值的。大地、空气和太阳，仿佛都在向那个可怜的“勘探者”高唱着“不”的三重唱，并且再一次地对那个扎下简陋营地的人喊叫着“不”；这两个固执的人，反而从这声“不”中受到激励，用他们的牛角号和灵魂高声回答道“行”。

于是，伊基克和安多法加思达便诞生了，并且由于这种考验而生存下来了。只是这个民族没有因冒险而衰老，反

^①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文艺评论家、社会学家、作家。

而从中得救。

几乎不了解我们的欧洲，和连我们的面孔也没有见过的亚洲，只是凭着各种神秘的硝酸盐，认识了我们；对于世界而言，智利被称作“硝石的国度”。和我们接壤的拉丁美洲，习惯把我们看作另一种盐，这种盐，尝一口就会产生苦涩的味道和令人讨厌的感觉，不单单是它有“意志力”——智利人坚强的意志，巴斯克—阿劳科人的顽强意志这个好名声。

中 央 平 原

欧洲人，尽管有自己专门的文化，但在观看不是欧洲的几个大陆时，却只有小学生的水平。他在来到智利时，总以为在智利国内，将只会看到一座极讨厌的山的迷宫。如果他沿着横穿安第斯山的道路来到这里，那末，在乌斯帕亚塔山口，他将一下子感受到完整的安第斯山的史诗，并且把视觉与呼吸的奇遇一直延伸到那个名字恰好叫着“安第斯山”的城市。那些山峰时而将他提起时而将他放下，时而窃走他的天空，时而又归还给他；忽而黑幕蔽天，忽而又以雪的强烈反光让他头晕目眩。不过，这个旅行者在经过六小时之后离开山区，随后进入了阿康卡瓜省，从那儿到达马约尔谷地。这个旅行者最终会明白，智利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他所想象的一整片石头的原始森林。他必然要从圣地亚哥去蒙托港，这段旅行会让他看到一个真实的智利中央大平原，智利民族真正的栖息地。

一经接触这个大平原，一面是山一面是海的想象便自行消失与淡化了。坐在盘旋于这块土地的飞机上，这个地

区是看得最清楚的地方；也是我们地图册上唯独一个不画纵横交错山带的地区。从地理和行政上来说，智利就是中央平原。说到地球上温柔而平坦的地区，这些地区激起我们步行或以墨丘利的方式飞过的欲望，梅尔库里奥也许是个全能的步行者，因为尽管脚踝始终带着羽翼，他也保持着能行善走者的脚。我们广阔的平原就属于如同运动场或机场跑道一样的适于行走的土地，与之不同的只是它地面跑道的长度与宽度。

这个中央平原在十个省的土地上延伸，几乎覆盖了国家一半的土地；它气候适宜，是季节适中的欧洲地中海型的气候；它是国家的水果产地，葡萄园、桃园、水果以及阿劳科人小麦的故乡。这里一点没有与那阻断耕地的岩石的矿山之争，也毫无与狭窄的洼地的抗争。智利北方人的那种喘息在圣地亚哥省再也听不到了，可以舒心地尽情地呼吸。很有可能的是，倘没有把我们国家连在一起的中央平原这个脊椎，没有我们地理学上的统一意志，也许我们要付出许多代价才能达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央平原既是山志学的创始人，又是精神的创造者。

中部十个省的居民都是天然的园丁，由于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和肥沃的土地上，种植着地中海的作物。这些省盛产葡萄和水果，如同阿根廷平原盛产饲草和斯堪的纳维亚松柏一样。多年来，我们智利人把小菜园看成单纯供应自家餐桌的园地；小菜园曾是家庭一个颇有情趣的成员。不过，四十多年前，致力于著名的葡萄贸易和葡萄酒开发的农民，突然发现他们所处的美洲热带的有利条件，这

是一个应有尽有如花似锦的地方。于是农民便开始了出口，幸运的尝试遍及太平洋沿岸，随后，又向美国和欧洲尝试了运气，并取得了更出色的成功。

这时，中央平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菜园遍及了一个又一个省，我要说，土地与居民都很喜悦；菜园的劳动变得那么可爱，不只是男人，连女人也都很快地参与了这种劳动。

水果出口使国家摆脱了硝盐危机的影响，并且保证了经济可以对付盐业的萧条前景，我们的盐业是被假盐糟糕地败坏了的。

我画着一幅智利中世纪的地图，以这种风格再现各个地区，把它们想象成一头耕畜或一种农作物。在这幅天真的地图上，中央平原是一条正在开花的长长的玫瑰色的菜园，它在阿玛索那山脚为我作出了标记；它是奔走在迈波河与比奥比奥河之间的一条红白相间的林荫道；这便是那幅明快的水彩画给我描绘的特拉格恩那真正的春天；在特拉格恩，我正赶上樱桃的花期，它的美可与日本的春天相比。

像任何一块土地的子孙一样，我们希望自己的这片平原，它不仅是供给者，而且应该是美丽的；当我在领事馆的办公室里阅读那些水果贸易的统计数字时，那一串数字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大片果园，它一里一里地延伸着仿佛是花神的披风。于是，我那石头的祖国变得光芒四射了；国家那幅采矿业粗砺的外表变成了一个在阳光下等待包装的水果晾晒场。

当我说到这个平原是古典型的时候，不仅仅是想到它

外表主色调的质朴，同样也想到其风俗习惯上某种拉丁人的温柔。这个地区的农民在许多节日里，如打谷节、摘葡萄节以及斗牛节等一系列本地人的节日里保持着一种传统的方式。在这个地区，乔阿比诺阿劳科班伯这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在印第安人的织布机上依然生产着。

在这片大平原上，阿劳科人的顽强反抗，把大森林保存住了；到了五十多年前，我们把一群日尔曼移民安置到了大森林的尽头。于是，在两三个省内，都是智利人与德国人和睦相处。德国人与荒蛮的原始森林进行抗争；他们为森林带来了木材加工厂，砍伐，焚烧，抢占智利杉、落叶松和本地百合木的王国，为了建设向人们提供小麦、大麦和马铃薯的美好王国。

就是我像田园诗一样向你们赞美的这片中央平原，也是造成最新悲剧的地区；可以说，它伤害了我们国土的神经中枢。这个非常温柔的阿卡迪亚地区，突然有一天，发生了地球毁灭性的地震，我们奥希金斯的故乡，奇连老城已经被破坏了；孔塞普西翁已像殉道者的尸体一样伤痕累累，它是我们的南方首府，最文明的精神生活中心。无论是熔岩激流，还是火山灰雨，都不曾落到这片平原。不过，毫无疑问，火山是灾难的制造者。那些花岗岩和铜矿山，还有那冷漠的白雪，使我们忘记了安第斯山那灾难性的破坏，忘记了那防御之岩与进攻之火之间冲突的地质现状。

在那火山经常喷发的安第斯山下，中央平原透迤着。它那连绵不断的串饰般的村庄在圣地亚哥收束了，随后又稍稍松开了一点儿，却没有中断。阿劳科人称作“切鲁帆

思”的我们这些高大的山峰如此之美，甚至在它狂怒地摧毁我们二十个村落时刻，我们对它们也恨不起来。

我们的眼睛看惯了那些山峰，就像看惯了我们民族的模样；智利的风光首先是安第斯山脉的脊背或是那一座座孤零零的火山峰顶，火山多变的侧影比其它的山峰更美。

奇连火山是最粗砺的火山中的一座。我们在九个著名的温泉中，领略到了它所蕴藏的热量。比利亚里卡火山的形状如此完美，令人赏心悦目；所有的旅游者都把它与富士山相提并论。再往南边，还有奥索尔诺火山，以其休歇中的查理大帝的形象成为火山中的又一种典型。不是用火，而总是用雪崩来倾塌的特洛纳多尔火山像是火与雪的凝聚体。名副其实的特查多火山，则宛如一个精巧的泥瓦匠设计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屋顶。

智利人像日本人一样，在各式各样的火山下与命运抗争，不知道谁使谁不得安宁。尽管在火山喷发里会有印第安人神话中的大地移动，但是智利人特别具有积极奋斗的天性，每一次地震之后，都会以令人惊异的自信以及对土地背叛的极大轻蔑，重建了城市并恢复了耕种。因为智利人知道，在两次地震之间，要有许多年的时光呢。

在我们智利人中，有一种不是冰冷的而是燃烧着的坚强意志，有一种占有并享用自己土地的决心，地球的狂怒只能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抢走一个短暂的时刻。在我讲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重新恢复的土地上播种、劳作。

人们清楚，这种罕见的生命力与热情无畏是地球上那些地区特有的；最少想到死亡的，恰恰是这些地区的人们，因为火山使他们变得更加振奋，更加英勇。现在智利人没

有时间去重说那些毁灭，虽然说痛苦，却不会被打垮；智利民族正在用健康的手臂劳动着，并把一个崭新的世界建设在废墟上；因为他们不想看到那上面的血也不想哭泣。

巴塔哥尼亚

在雷隆卡维海湾，大陆的尽头，中央平原也随之不见了。在这些地方，进行着一种大海与陆地、水与火的搏斗，这两种自然力之间的搏斗非常壮观。我们南方群岛从那儿开始了，那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们用反话称之为太平洋——对陆地的巨大侵蚀所造成的。似乎是热带与温带命运的南美洲，因为惧怕冰拒绝走进南极圈；希望就在这个地方停留，并且想在坚冰大厦的前厅俯首认输。

在南纬 41 度到 45 度之间，我们拥有多少岛屿呢？我曾问过一位在这个海域自由来往的丹麦捕鲸者。他告诉我，在来往于自己故乡海域的时日里，他曾数过的；说：“小姐，在这千余里的海域里，你会遇到的岛屿太多了，再有兴致的人也会因太厌烦而失去耐性的。”

还有一位巴塔哥尼亚人，想得到一块牧主所拥有的广阔土地，他曾对我说过：“应该把从这儿到延基韦的土地缝在一起；这简直就像一块快要烂掉的布。”我笑着对他说，以我的意愿，我宁可放弃所有的联成一片的土地。我像奇洛埃人一样喜欢群岛；奇洛埃人的财富鱼类；是大海潮汐留给他们的鱼类，在那被大海无数次噬咬出的海岛周围的鱼类。

稍大的岛屿和那些比较显著的岛屿，有的以探险者的名字为名，有的是以我们那并没有去过的英雄的名字命名；

也有些个别的，是按巴西人的作法，给它们留下了那美丽而又名副其实的土著人的名字。

这里是鲸、水獭和海狼的家园，此外，还是大群水鸟的栖息地。正像我们的佩德罗·普拉多在一首精彩的诗篇中所歌唱的那样，群鸟迁徙，遮天蔽日。

我们的土地曾似乎重新挺起自己那俯视一切的坚强的身躯，但是巴塔哥尼亚山脉在这片群岛的后面，七零八落的群岛是和安第斯山余脉联在一起的。

我们的绿色岛屿，正像有人说的，很像地质学上的美人鱼，露出半个身子；沿着被这些岛屿弄得遍体鳞伤的大海，做过神奇的航行之后，便来到了一片罕见的安详、平静的土地。它是牧羊人的家园；也是一块同样的土地，把阿根廷人和智利人变成孪生兄弟的地区；一小部分地区生长着白叶岩蔷薇，其余的则是广阔而平坦的大牧场；在这儿，我们的视线第一次不会被遮住地平线的群山挡住。只有在北方的盐碱荒漠还有这平坦的巴塔哥尼亚高原，智利人的眼睛才会拥有这种轻松，那种仰望无限天空的愉悦与轻松。

在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一种悲剧性的自然力会让居住者想到自己处在可怕的南方：狂风，它统领着暴风雪。像一位北欧的神灵，掠过开阔的地域，抽打着南方残存的原始森林，摇撼着位于麦哲伦海峡中部的麦哲伦城，像几天几周才能通过的马队一样呼啸不止。我曾在那里看见过，但丁那被毁坏的花园里，树木不是被摧残得整排整排地弯下腰身，就是垂下脑袋；在风的巨人经过的地方，以一种神的惩罚阻止我们前行；风在它的巴塔

哥尼亚王国，只容许草原无尽无休地点头弯腰；在天空中它对一切所发动的战争，都是无往而不胜；只有对麦哲伦城和隐蔽在海峡深处的渔村才稍感无力；村庄隐蔽在这样的地方，狂风来到这里时，已经疲惫了，像是一架散了架的风琴。

不过，这个低矮草场的家园是我们最容易到手的财富：整个羊群只需要几伙牧人就够了；在剪掉羊毛和宰杀后，成为冷冻品，这个欧洲人眼里的贫穷地区，常常使我们拥有比硝石更大的财富。

旅游业已开始注意到这个叫做巴塔哥尼亚的世界之角的独特风光。夏天，这里没有夜晚，它以其难以描绘的晚霞一直延续 24 小时；南极光出现时，天空殷红如血，蔚为壮观。风暴则是另一种美妙至极的景观，欧洲的许多伟大的地理学家都曾在华美的篇章中描述过。

结 尾

在西班牙，有一个以名副其实的名字贬称的地区：它叫埃斯特雷马杜拉，是一块长着白叶岩蔷薇的地方，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弃置不管。有时，我也曾想过，就美洲而言，那些发现者本可以把这样一个名字赋予智利。“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意思是，遥远与粗野，艰苦与偏僻。发现人给智利取的名字，源于印第安人的语汇，意思是“雪”；或者是一个模仿小鸟颤叫的拟声词。

像澳大利亚和阿拉斯加一样，偏远的地理位置注定要我们阴郁地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山谷深处，对那在平原上和广阔谷地里自得其乐的大陆，不抱任何一点希望。我们

也许应该成为狭隘民族性、甚至属于地方性的，也许应该放弃这种自豪感，一种在共同种族生活中发挥精神影响的自豪感。

即使在国内，我们也不接受这种地理学上的命运：通过铁路和沿海航运，我们已强行改变了地区之间的差异，甚至把那些地区协调一致，趋于统一。在国际上，我们用矿井矿业的稳固而有步骤的发展，把自己偏僻的地理位置改变成拉丁美洲的中心之一，把坚硬的山脉变成既能支撑又能托起我们的基石，变成冲击安第斯山高墙对我们的囚禁的反抗行动。

智利民族是一个精神清醒的伟大民族，始终关注着种族的共同血统，是以一种整个美洲种族的渴望关注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共同血统。这个被人们称作“世界最偏僻角落”的国家，开辟着一种大陆交流的渠道，在智利的教育学和美洲书籍的出版发行上，找到两种传播方式。发现者没有按照我们所处的不幸纬度为我们命名。这样做是对的。智利的历史，表现了我们的良知，是我们对地理上的专制统治的反抗。

伊比利亚美洲，像一艘未来的船，似乎有三个船头：巴西的船头，位于美洲中部；阿根廷—智利的南部船头；加勒比海还有一个船头，也许位于墨西哥的躯体上抑或位于古巴的肩峰上。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美洲精神的顶点。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又不是相互对立的船头，更不是驶向不同的航线；似乎可以严肃认真地说，它们不是面向大海，而是朝向美洲大陆的心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冒险事业，此刻是非常适时的事业，那就是使一个共同的拉丁美洲民族

成为现实。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有点像那个弓箭手，人们问年轻的弓箭手：“你在瞅哪儿呢？你用拉开的弓在天空寻找什么呢？鸟群已经飞过去了呀。”青年答道：“我知道。我做着看天空的样子，实际上，我是在瞄准自己的心脏。瞄准心脏，也不是为了射杀，而是保持清醒，并警惕地保卫她。”

好像很快就不会有许多群欧洲白鹳了，密切注视，以便让我们拉丁美洲人觉察到它们的世界性飞行了；因为，欧洲好像已不再喜欢世界了。我们的道义将是和平精神，我们的社会公正将是基督教的社会公正，这就足可以使我们幸福、高尚并且伟大。

比第一次现实得多的伊比利亚美洲的第二次解放，业已露出了地平线，不但由于欧洲的著名的经济危机。像弓箭手一样警惕着！我们要警惕欧洲白鹳向西飞行的方向；其实，它们不适宜向西飞行，因为，也许在它们还没来得及筑巢的时候，就在这儿死去了。

解放伟业和秘鲁与智利友谊的 象征——奥希金斯

秘鲁的大学生们，我以智利青年的名义对你们讲话，希望你们，在我的谈话里，感受到智利青年在注视着你们。为了我们彼此了解，必须下到海里去；流动在我们之间的数海里海水，如同童年玩具中的橡皮筋一样缩小着，缩成原来的一半，因为海水变成了陆地，还因为大海有益于人的和睦相处，而无意于争斗。

每当你们想到旅行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智利；而我们则把横渡到利马这个黄金装饰钉般的城市当作第一个愿望。

当你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以物易物的游戏时，那玩法很像泊在我们港口的商船，用甘蔗交换苹果，用棉花交换工具，用皮货交换葡萄酒。

秘鲁的青年们，了解一下你们身边的智利吧，了解你们那张开海洋双臂的智利吧！我们老人、青年和儿童，也会来拜访这个秘鲁——南美洲的宝石，采石场和制陶工艺，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起源，就像是翻阅我们的命运一样。

在南方，大海的可爱之处使我们在热爱人类方面臻于完美，在这种爱上，我们已经成熟，随时准备献出和接受；我们的态度就像海边的灯塔在亲切地召唤。

安第斯山脉曾以其漫长而又令人气喘的安第斯小道困扰着这个传播文明的克丘亚人。此刻，大海是我们广阔兄弟情谊的仆人。

你们，秘鲁内地的青年，安第斯山脉里的一群人，走下山坡吧，到海边来吧，大海已向我们伸出了双手，在这儿可以减轻我们那在陆地奔波的喘息。

瓦尔帕莱索的青年对库斯科的青年说，下来一点吧，我们会上去一点的。麦哲伦海峡的青年们说，来见识一下美洲大陆南端的划船人吧；赤道的火带，我们同样也要去看看。

青年们，美洲的阳光是如此的明亮，像钻石和玻璃箱一样闪闪发光，连相距最遥远的人也能在那里互相看到；我们生活在这光的海域，视线可以穷极远方的地平线上的狭谷，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爱这种阳光。

尽管美洲很大，却不会发出那令我们互相听不懂的声音：单一的种族已把我们变成了一个镜子般的大陆，抑或是一个奇妙的玻璃罩，由于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只要轻声细语，只要呼出一口气，就能互相听懂。

在这个世界上，美洲是一个精神与肉体谐振的大陆；因为在南纬北纬各个纬度之间，它都会没有语言的隔阂，也没有出现过那种给人、国家、面包和水果起不同名字的不幸。

把西班牙语这种交流途径馈赠给我们，这是上帝的旨

意。我们可以用这种共同的语言预告所有遇险的船队；孩子们的友谊，青年的协议，各种行业的合作以及产品的交换。

秘鲁的大学生们，我要对你们说一声感谢，我们智利人应该感谢你们的先辈，我们世世代代都应该记住这一点。

1823年，一个智利人，我们智利民族的第一个伟人，贝尔纳多·奥希金斯，以一个落难英雄的身份来到了你们的海滨地区，并且毕生都与你们留在一起。秘鲁人民，你们把你们土地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送给了他，这个地方叫蒙塔尔沃——一个在智利人心中闪闪发光的名字。奥希金斯在卡涅省，在你们那因摇动着棉花嫩枝而呈现天使般的空气中，在这种把整个种族联合起来的阳光下，奥希金斯生活了二十年，梦萦着智利，也魂牵着秘鲁。

奥希金斯同那些和他交谈的秘鲁老人回忆解放远征；奥希金斯以自己那双黑色的眼睛注视着美洲的未来，与他们在一起戏耍的孩子也是秘鲁人；他们的后代也同样是秘鲁人。告慰永恒死者的那些风俗形式（不说流放者，因为在美洲这个大陆根本就没有流放地），也是你们的风俗画。秘鲁的蔗糖甜润了他喝的水，山区的驼绒羊毛为他的双脚遮风御寒，而秘鲁女人的爱情，则减轻了这个光荣而忧郁的英雄身上那铅块般沉重的回忆。

秘鲁人民给了他以生活的甜蜜，他是智利人中第一个值得你们这样做的人。我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在向秘鲁述说这种崇高行为，但是在我们的睦相处的时候，在小学课本里这个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正像留在那不勒斯圣杯里的圣·赫纳罗的血一样，一下子溶解了，并且像圣·赫纳

罗的血一样，在我们重又握在一起的双手中沸腾起来。

于是，秘鲁人民和智利人民终将联手维护属于我们各有一半的奥希金斯血统。

我们奥希金斯的母亲、姐妹及儿子的骨灰，同样安睡在你们的守护下，安睡在利马这块温柔的土地上，这些骨灰也是我们的精华，我们的精髓；当我们在这儿居住时，当我们穿过秘鲁大地时，它让我们充分感受到秘鲁人的爱。

秘鲁的大学生们，我是出自一颗忠诚的心对你们讲述这一切，我以一种未曾相识也爱的人的试探一直在寻找你们，现在，我认识了你们，我想在那四处奔走的智利人的生命中——在不是被迫离开美洲的女儿的生命中，以某种方式为你们尽一点力。

谢谢，我的朋友们——古老秘鲁风华正茂的一代。

一篇地震报道： 守夜人吉列尔莫·迪亚斯

地震之夜，15岁的男孩子吉列尔莫·迪亚斯正在奇连电厂当警卫。地震来时，他和其他人一起逃向大广场——宽阔的殖民地时期的广场，全城人的避难所。可他一到广场，这个孩子就想起了警卫的责任，想起了电灯开关；在他那迅速闪过的念头里，他看到了奇连城在燃烧。他周围的大地，像残忍的酒神女祭司一样狂舞；顷刻之间，那些街道也不再成其为街道了。只有大广场仿佛是救生的小港湾。可是，这个土生白人的孩子，没有看到自己的死亡——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看成唯一的一次死亡；他没有觉察到血液的轰响——此刻，为了生存，血液敲击得更快了。在挤满人群的天空中，他仅仅看见了他的配电盘和总开关的把手：地震里的大火。

吉列尔莫·迪亚斯跳过瓦砾奔跑。不停地飞跑，眼睛看不见却头脑清醒；他赶到奇连电厂，爬上楼梯，摸到了墙壁，转动了总开关。

他的胳膊还没有放下来，楼房就像一条受伤的鲸鱼，整个地向他坍塌下来，压住了守夜人的身体。

很久以后，救援的人们才赶到这里，清除瓦砾，在尘土中翻动，找到了殉难者的尸体。孩子的手臂还紧贴着开关，停留在那死去的姿势上，没有放下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4日夜晚的情景，那一连串的黑红色地震画面，因在自己的不理智的行为中烧毁，而终将逐渐消失；为了让那些事情不折磨他们，那些幸存者将在记忆中将它们抹去。但是，这朵英雄主义的鲜花，这朵朴素的“萨罗”玫瑰花，将留在他们心中，留在记忆的心中，这唯一的一朵花，将闪烁着永恒生命的光彩。

令人惊异的奇连男孩，夜间值勤的身躯，晚上操劳的孩子。也许，晚上打工，白天去上学；奇连孩子们走过的那个五月的早晨，在我的目光下列队而过；那群孩子走过时回头望了我一眼，他也许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也凝视了他一瞬，就像是看我带在身上东西一样……我不清楚他那土生白人的眼睛的颜色，也不清楚他皮肤的颜色，大概是印欧混血人的肤色，有色人的色彩，智利恶劣气候造成的色彩。

不过，即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此刻于我已不再重要了；在我讲述他的事情时，他就活生生地站在我的身边。民族的天使，一半沾满血迹，一半沾满灰尘；他没有被压倒，而是依然挺立着，生时死时，都是巍然屹立的桅杆。

在异国的天空下，在别人的土地上，他和我在一起，并且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在智利所有的角落里看到他；他在安第斯山的狭谷里，挨近他的死神把他抛下的火山；这个秋天，人们会在安格尔的苹果园里看到他；人们会在特莱

金的樱桃园里和安库德人的渔村里谈论他……吉列尔莫·迪亚斯出现在每一群孩子里，出现在或玩耍或劳作的所有的智利少年中；他们在讲述着他，为他抽泣。

等到奇连战胜了对它的考验的时候，等到它的那些教堂、市政大厅重新潇洒地矗立起来之后，街道重新成为城市的方形棋盘；今天，这种压迫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的危难一旦过去时，所有的人都会想到用安第斯山的青铜或火山岩竖起这个土生白人的孩子的、城市守夜人的燃烧着火的麝香石竹花。为了让他继续成为奇连市的中心，成为有一双不眠的雕鹄之眼的看护人，人们会用青铜塑造雕像，竖在城市中心，竖在他曾经踌躇并决断的广场。

人们将会以英雄行为激起的温柔的颤抖去听吉列尔莫·迪亚斯的名字；少年们将把这位守夜人当作自己的镜子，每个妇女在去教堂或去商店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都会感到自己是他的母亲。

他只用一划，只用一跳，就像突然升天一样成为不朽，他比我们做得好，因为还不太知道怎样生活，更不知道怎样死。那种达到古人所说的“参透一切者，智人也”的境界的人，知道怎样去死，像他那样，纯粹的英雄……

安第斯山地震的石头，在我拿起要好好看看你时，你让我的手感到一阵滚烫；智利的普通石头，昨天如此黯淡，今天却这般明亮。

带着一百个夜明之梦的工人，彻夜不眠、严格守卫的孩子，纯粹的人，疲惫的身子，现在你安睡吧，安睡吧。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作为：尽职尽责；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姿态：手臂在火焰上与火搏斗，那只突然死去的手。

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 拉·克鲁斯剪影

(一篇习作的片断)

在两座火山之间出生

她生于内潘特拉，两座火山描绘着她熟悉的景色；两座火山溢出了她的晨光，也延长了她的黄昏。不过，在她的气质上产生影响的，是那轮廓完美的伊斯特拉希瓦特尔火山，而不是直到峰顶还依然雄浑广阔的波波卡特佩特尔火山。

内尔沃说，这个村庄的环境十分明净。她畅饮着高地那纯净的风，这风使血液流畅，使日光清澈，让呼吸变成一种轻松的陶醉。这轻柔的风像柔和的雪水一样美好。

“她妩媚迷人”

高原的阳光让她那双大而细长的眼睛，可以把广阔的地平线尽收眼底。为了适应这空气稀薄的环境，上帝赋予她一个苗条的身材；一走起路来，她的身影只像一道细细的折光。

她的村落没有那朦朦胧胧飘忽不定的雾；同样，在她

的那些肖像中，眼睛里也没有梦幻般朦胧。没有朦胧的梦幻，也没沉浸着激情。这双眼睛可以让她在明亮的高原上看清人和万物，——他们那清晰的轮廓特别突出。在这双眼睛后面，她的思想也会有十分明晰的思路。

鼻子很好看，却了无性感。嘴巴，既不忧伤也不快乐；可以信赖的；激情既不表现在嘴角上，也不表现在嘴唇上。

椭圆形的脸，像一颗剥开的巴旦杏仁，白皙，下巴尖尖的，很美；在她那张白皙的脸上，黑色的瞳孔与头发会显得更美。

脖子很细，像长长的素馨花一样美；一种粘稠的血液不会从这儿流上来；她那经过这里的呼吸也让人觉得非常纤细。

肩膀，也很秀气；手既质朴又神奇。也许能从手上留下的只有这种印象：通过手，我们可以熟悉她的身体和她那像诗一样的贡哥拉式的心灵。……放在黑色的桃花心木桌上的手是非常美的。她研究的那些知识渊博的大厚书，对放在它上面的那些老学究的发黄的皱纹纵横的右手业已习惯了，对她这只水灵灵的手会感到非常惊讶。

看她走路是一种享受。她很高，甚至像是太高了，于是人们便会想起马尔基纳的诗句：

……阳光久久地栖息在她的身上。

渴求知识

首先，一个男孩对她慷慨施予，让她在几周内偷偷地学会了阅读；后来，这个对自己的聪明才智茫然失措的姑

娘，作为她自身的智慧，也惊呆了那些与总督芒塞拉同桌共餐的高贵的客人。可怜的胡安娜！她不得不忍受成为那些博学者令人讨厌的炫耀学问的美丽的消遣物。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对她的美貌比对她的那些观点更感兴趣；但是，胡安娜却在那儿应对他们那些居心不良的献殷勤。沙龙里的谈话不过是殖民地时期杂七杂八宴会上的一盘外加的菜：宗教法庭。虔诚的宗教戏剧和机智的献殷勤。胡安娜必须让那些咬文嚼字的老家伙感到愉快，用诗句回答他们那愚蠢透顶的信件，在总督的招待会上，她必须从朗读一首灵巧的短诗转为跳舞。

再后来，她成了博学的修女，在那个单纯而又有点天真的修女的世界，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她的禅房也很特殊，书把墙遮住了，桌子上摆满了地球仪和测量天体的仪器……

在这位伟大的贡戈拉式的修女身上，灵感如一阵感情冲过的风，这并不真实；人们不可以这样谈论缪斯，在她的太阳穴上吹着自己的热气。她的缪斯是这种准确，一种几乎令人惶惑的精确；她的缪斯只是一种智慧，而没有激情。激情，或曰过分，在她的生命中仅以一种形式出现：对知识的渴求。她希望通过知识走向上帝。面对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她不惊讶，也不逃避，而是享受色彩与色彩以及轮廓与轮廓的愉快。对闪耀的星星，她想了解。她的奇特之处在于，科学并没有把她引向唯理主义。

此外，她还具备自己种族的特性：批判意识，充满真诚，有时却不留情面催人猛醒。

头巾下面的蜚刺

她多于其同类人的另一个特点是：讽刺。她的讽刺很机智，也很美，犹如一团小小的火焰，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她用讽刺进行戏弄。

不必为讽刺与修女的粗呢长袍的这种联姻而感到特别奇怪：圣特雷莎也用过讽刺；这是她那看不见的盾牌，用来对付活动在她周围的如此稠密的人群；迟钝的修女们，她们常常怀疑这位博学的人，看到从那巨大的书架上的书堆里露出了魔鬼的犄角。她们忘记另外一些著名的禅房：两个名叫路易斯的西班牙人的禅房。不过，在小小的金黄色的蜜蜂身上，蜚针被美化了，因为，蜚人的同一个器官也酿造蜜。

修女胡安娜如此洋溢着讽刺精神，从谈话、通信到诗歌，她都带着讽刺。玫瑰花却不是这样。妩媚的花与尖刺是分开的；而这位修女却把尖刺放在玫瑰花的花蕊上……

独处的姿态

她为什么进了修道院？

据一些人说，是因为一次爱情的惨痛经历；据另外一些人说，是为了永葆美妙的青春。也许不是上面的原因，而只是一种举动，作为她摆脱一群纠缠不清的人，因为稠密与粗俗，摆脱这个世界的一种举动，并且把自己的双脚踏在修道院那洁白而纯净的石头上。于是，无论是平民的还是宫廷的，他们那贪婪的手臂再也够不着她了。因为过于敏感，她躲开了。她的姿态表现得比神秘主义的态度还美。

这后一点，修女胡安娜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不过，在严格的道德意义上，她的整个思想都浸透着基督教精神。神秘主义几乎总是一半热情一半惶惑；就像是一个人进入了一个灼热的云层，带着冲动的热情。她从来不曾到某些人称作疯狂的国度里旅行过，像斯维登堡和诺瓦利斯的王国。神秘主义者认为，直觉是通向真理唯一一个敞开的窗口，他垂下眼睑，蔑视分析，因为，众多形态的世界是表象的世界。对渴求精神知识的修女胡安娜而言，目光紧紧环视物体的轮廓是适宜的。

修女胡安娜，真正的修女

最后的一个时期来到了。一天，耗尽精力徒然寻找星座的天文学搞得她精疲力尽了；生物学，也是她精心追寻过的又令她失望的生命科学；还有神学，她自己的学科呀！有时又与唯理主义相似。由于对科学的失望，她应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撤掉所有靠着禅房的墙倚立的书籍众多的书架。

她想跪倒在禅房中央，和她唯一的伙伴——忧伤的肯匹斯一起，带着对一切知识爱的火焰。

于是，她像圣·弗朗西斯科一样，热切地渴望着那些低声下气的事情，希望去做修道院里那些卑微的工作，这些工作也许是多少年间她曾拒绝过的，像洗刷禅房的地板，用她那双绝妙的手去医治肮脏的疾病，也许基督正在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做的这一切。她还想做更多的事情：寻找苦行带，体察在备受折磨的腰上的那血的清凉。对我来说，这是她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没有这一时刻，我也许不会爱

她。

逝 世

她患上令人讨厌的传染病，到了疼痛的地步。从前，她不曾体验过，因此，她对世界的认识是残缺不全的。鲜血即生命，泪水意味着痛苦，血的味道与眼泪的味道一样，都是咸的。现在好了，智慧的修女使知识的范围完美了。

仿佛上帝在期待着这一完美的时刻，好像在等候这不幸的结局，于是，就把她打倒在大地上。上帝不想在节奏起伏的十四行诗的阶段呼唤她，在这个阶段，她嘴里充满完美的诗句；当这个聪明的修女，跪拜在自己的床上，在她那临死的嘴唇里只有简单的一句可怜的天主经的时候，上帝来了。

由于她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超越得如此大，令人惊讶；她在自己的时代所经历的事情，今天，许多男人和某些妇女正在经历着：年轻时代对文化的狂热，然后嘴里尝到萎谢的科学之果的滋味，而最后，悔罪的追寻一杯普普通通的净水。

她曾是在火山脚下那内潘特拉菜园里玩耍的奇异的女孩，是总督府的机智得近乎神话的少女，是令人尊敬的博学的修女，不过这位修女的最伟大之处在于，摆脱了知识分子的虚荣，忘却了名望和短诗，面对瘟疫病人的脸，她遭到了死神的一击，她逝世了，回到了她的基督身边，就好像回到最美的地方，回到令人平静的真理。

萨米恩托在阿空加瓜

一个被忘却的遗迹

只有几百个居民的小村落波库洛，位于优雅的阿空加瓜谷地，距安第斯山的圣罗莎两公里的地方。地理教科书极少注意标明它。那些到圣罗莎这座城市富有神奇迷宫的山区游览的观光者，也不去波库洛，因为没有人对他们说起它。就是圣罗莎城里的人对于山谷中的这个角落也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毕竟有许许多多同样生动而美丽的山谷。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小的村落顶着历史的光环，因而是值得观光，也值得朝圣的。至于在阳光明媚果实肥美的这片山谷中生活了七年的我本人，则是在三年以后才知道，首先是小学教师们，其次是任何一个地方的美洲人都把它看作是圣地亚哥的德坎斯波斯拉人的一种东西。

在萨米恩托初次逃亡智利时，他不得不在安第斯山抡起镐头当小工；至于他是不是像所有的移民一样，为了不引起怀疑地穿山而入，还是因为囊中羞涩，我就不得而知了。来到第一座城市，安第斯山的圣罗莎时，他想留在那儿一段时间，寻求生存的手段，观察一下智利的形势，下一步再考虑去圣地亚哥。他想的不是学校又是什么呢？学

校比《法昆多》^①更顽强地横亘在他的思想中。自己的面包的形象与小学课桌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浑然一体了。小学校经常在他心灵里闪跳，如同猎人袖口上的鹰。于是，他要求办一所小学；他是外国人，又是个被流放者；在那个划归圣罗莎市管辖的小山村，人们对他知之甚少或全然无知；他穿得可能很破旧，带着一张安第斯山小工那种因风吹日晒而粗糙的脸，四处奔走。当局对这位求告者只瞥了一眼，审阅了一下教学图表，就把手头上的地方给了他：贫穷的波库洛，那座小山村，如果全加起来，他恐怕连三十个上学的孩子，都凑不起来。

萨米恩托，已经吃过矿工班里那种干硬的麸皮面包，承受过像公牛一样凶猛的日晒。从这个时候起，他终于像个从不拒绝日常小事的大力神赫丘利，像个真正的米切莱特大力神，因为他勤劳，随时准备做一切事情，因为他毫不矫揉造作，一副大丈夫气概。

我不知道萨米恩托在那儿呆了多少年：有人对我说一年，有人对我说两年。尽管这段时间不长，竟使他那耕耘土地巨人般的足迹在阿空加瓜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时光毕竟不算短，不应在诸多的传记中对这一阶段只字不提。

每有可能的时候，我都在波库洛人中打听那次“路过”的情况，但所得极少；所知道的，也互相矛盾。我曾三次徒步从安第斯山去看望萨米恩托老师的房子，那破败的屋舍与周围的景色所告诉我的，要比居住在附近的人告诉我的还要多。

^① 《法昆多》是萨米恩托所著的小说。

农民：乡俗

在塞戈维亚乡村，在抵达那座豪华俗气的陵墓之前，我也费了很大劲在农民中打听，才找到圣·胡安·德·克鲁斯修道院。问到圣女·特雷莎，是的，人们都知道；至于亚洲人胡安，人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圣女的声名竟然完全取代了他的声名，这是这位伙伴的女崇拜者始料未及的。

当城里的先生们坐着汽车成群结队突然而至，发表农民也听不懂的讲演，并且在那儿埋上一块阻碍通行的石头，就是用这种妨碍通行的办法强迫他们记住什么事的时候，农民们才会记住他们精神的遗迹。农民——说起来我很痛心，因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是造物主的这么一种造物，他们只听命于对日子和收成有利有弊的季节。

——因为，农民确实是他们土地上的又一粒土，这一点既使他们高尚，又使他们卑贱——只有太阳和雨及其随之而来的后果才使他们动心；在他们心目中，最优秀的教师的价值，也不能与这样一个外乡人相比拟，这个外乡人教给他们怎样消灭嚼食葡萄叶、毁了葡萄藤的虫豸。这种事在阿空加瓜就像在法国维尼翁一样，在那儿，人们竟然大骂法布尔^①，因为他寻找形态毫无优美可言的大蚂蚁和蛇。

基于这种理由，波库洛的农民依然不知道，许多年前，一个有两个名字的库约人曾在他们的土路上大步流星地奔走。在那间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教给他们愚钝的父亲那相当于第一批乳牙的最初几个字母；在美洲人的目光里。大

^①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

名鼎鼎的人，一个对美洲来说犹如安第斯山本身一样可以炫耀的人。

那间房子很难看，而且不可能建得再好一点：这就是当年的小学校，像沙丘一样扁平与沉重；门窗很少，因为整天都在外面度过；房子是用土坯垒的，多少有点雨水就会冲走；屋顶，我想是用颜色不协调的香蒲草搭成的，夏天一晒就很热，里面生满了虫子；还有一个孩子们踏实的光秃秃的院子，那里只有一根供拴马用的古木桩。上课的教室，只有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是给单身教师的。

在这片与其说是令人羞愧，不如说是潮湿和阴暗营造的寒酸景象里；在智利这个令人伤心的角落，既看不到报纸，也找不到就阿根廷形势交换看法的人。在这样一排房子里，姑且抬高它，把它称作村庄吧，曾有一位充满活力的老师居住过一段时间。他喜爱殿堂般的校舍，他喜爱那向着丑恶和愚昧冲锋陷阵的集会，喜爱人声沸扬的都市。

风 景

风景史诗般庄严，环境明净耀眼，草木像女人般温柔；还有那沐浴着阳光的峰恋夹峙的闪光的河谷，下面呈紫色，上面泛着耀眼的白光。这一切可能在萨米恩托于孤独中度过的漫长的贫穷岁月里给了他以安慰；孤独是最难熬的贫穷。

在那个地方，谷地在形成折刀般的狭长地带之前，画出一个扇面形，似乎是为了让人看见山脉，也为了让人在到达安第斯山的圣罗莎之前看见，山脉是一个个孤零零的山峰，或得是像来自圣地亚哥的一头长满白发的高耸的巨

兽。但在所说的扇面里，山脉已经在近处慷慨而充分地展现了它的形状。

当人们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清晨离去突然看到它时，它以其最明丽的阳光照耀下的传世彩陶般的古朴的光华而令人惊叹：当人们沿着狭谷去追寻它，希望从这儿了解她，或者从那儿观察她时，她就对我们变得亲切了，但那是天神般的亲切，总会令人屏声静息，微垂双目。她那清秀的山峰是美丽的，那荒蛮的坡地更为壮美；而她那似乎是为了一种永不休止的秘密行动而拥叠在一起时形成的交接点，更显得无比神奇。每一段都是令人惊奇的。不过，在她所赐给我们的所有东西中，最可爱的还是她的那种阳光和空气。这两种东西我在失却四个年头之后，又在阿纳瓦克高原重新得到了。在生活中没了它们的时候，我才开始懂得了，那种阳光不仅装点着谷地，而且滋养着生灵；那种浓烈干燥的空气对于迟缓者和敏捷者都有激励作用，使他们发出一股奇迹般的震颤。

大气层的玻璃穹窿——永久流传下去而得到保护——在她那里，万物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清晰可见。拉近了山的距离，以距离的远近耍起了魔术师的游戏。奇观就在身边，在一天行程的地方，你甚至以为已经触到山腰上的回纹图饰和披着长发山头的裂隙了。但，不是那么回事，从下面看到的那些疤痕与褶皱，是一些要几个月才能走完的山地和比我们的谷地更大的山谷。那向你袒露出所有起伏不平的山势，并以巨大的光辉显现着山脉全貌的坚定不移的阳光，使我们谷地上的人觉得，我们生活在它的胸脯之间，永远生活在它们的脚上，或者它们的脚下。因为山脉

曳着圣女的长袍，山的脚像圣母的脚一样，非常严密地隐在长袍里。

安第斯山谷地的空气，虽然很高，非常刺脸，过于稀薄不适于人的胸脯来呼吸，但却比阳光更富于人情味。它饱含着并吹拂着许多菜园的气味和潘克乌埃那边兴致勃勃采摘葡萄的气息。再向上一点，它便散发出多种香草和加芬相思树的刺鼻香味，那香味像在荒芜刚刚开始的土地上一样浓烈。

这片山上充满力量、谷地里充满温馨的大自然，可能让萨米恩托觉得他那双重流放是尚可忍受的！流放的一方面是指他离开了阿根廷，另一方面是指他离开了自己更热爱的都市生活。如果说，那只有一条街道、留有粉笔记忆的波库洛未免有点迟钝，竟然没有察觉到村中的那位著名人物，也没有设法帮助他。它也许会对我们说，它更多地伤害了他，同时也激励了他，使他后来到了圣地亚哥时，与奉承贝略的人，或与无害的多明戈、戈多伊一伙进行了一场战斗……

兄 弟 州

凡是肯定知道萨米恩托到过阿空加瓜，并且是从那些见过他的人得知此事的人都说，他像是一个阿空加瓜本地人，一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一点也不像矫揉造作的城里人，从不卖弄学识。当人们用庸人之见刺激他时，他也相当粗暴；但却与法昆多那类人相反，因为，大草原浓浓的乳汁已经把这类人变成了粗暴的好人。他们不知道怎样与人为善，只会是一片善心的举动里与人顶撞。当时有人说，

他像个阿空加瓜人，而且比他们见过的人还要好，这话一点不错。在还没有横穿安第斯山的道路时，驮货的马帮更为常见。驮队慢慢地走进智利的科金博、阿空加瓜以及门多萨和圣·胡安的那个时代，人们有着相同的风俗，几乎哼唱同样的小调；眼前闪动的是同一幅乡村图画：宽大的帽子，尖利的马刺声，和小羊驼毛斗篷，炫耀同样的一片银白色和上好的毛线。

小时候，我曾在埃尔基谷地过过夜，同时听着门多萨人和库约人一边交换着酷似的马黛茶，一边互相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关于安第斯山的神话故事；如今，他们的模样在我的记忆里混而为一。他们都有角豆树浆果一样的肤色，都有着通红的、闪着嘲弄神色的眼睛，都有一副因成年累月的马背生涯而胖不起来的瘦身架。

那些州从前是美洲土地上一片非常封闭、颇有情趣的皮毛市场，还没有一点异国情调；马丁·菲耶罗^①可以从我们这边找到上好的吉他琴，找到像他的国家那边一样的倾听者，他们同样喜爱那像山间曲径一样的时高时低的小调。

如今，情况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我忽然想到，在我们接收移民的同时，我们之间正在逐步互相分离了；而阻断了这一点风俗，把我们变成陌生人的，就是外来人以及他们带来的各种东西。门多萨人与圣费佩利人已没有了共同的东西：虽然睡在同一张景色的床上，但我们已被搞得

① 《马丁·菲耶罗》，阿根廷诗人埃尔南德斯的长篇叙事诗。是拉丁美洲文学名著。

没有共同之处了。除了共同守望的葡萄园景色和半人半马的神山：我们这一代人倡导的西班牙美洲主义，想要容纳已遭破坏的东西，并为我们创造一种新的秩序。不过，我认为，那已经失去了的东西，亦即安第斯山谷地相同的风俗习惯，才是兄弟情谊的体现。

保护遗迹。唐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他是庄园主和大学教授，是萨米恩托在波库洛那块土地的主人，有一次，他跟我说起这一美洲遗迹，说我们不曾以或大或小的荣誉为它增色生辉；甚至连完好地保护几年的一根树杈都不曾得到。我们谈到，要在那儿建一所“萨米恩托农庄学校”，——那在充满乡村气息的地区一定是件极好的事。倘我们不能胜任这一工程，就把这件相当急迫的义务提交给政府。

我的朋友牢记自己的许诺；我相信，他最近写的新书《土地问题》，就是要为这个目的积攒一笔相当多的钱，要用出版此书的所得，来建一所我们俩都将全力投入的农民学校。

传说，一个假冒的或真正的袄教僧侣阿波罗尼奥·德·特亚娜，曾走遍地中海地区，寻找那因地貌罕见自认为是神奇的方，目的是把他建造的几件法宝隐藏在那里的地下。他想用藏在护身符下的发动机作为手段，使某个地方充满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想使这些地方的大地震动起来——那比痛苦更深重的大地。这种法宝会发射出能量，并将刺激恰好路经此地的一位先知，也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的圣贤，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鼓励诸位圣贤把他们变成理想的导师。这位可怜的爱波罗尼奥·德·特亚娜，从

埃及一路赶来，到达法国的莱里西岛，在那些对他表示同意的田野停下来，把那著名的法宝插在那儿，既不要露得太多，被水冲走，也不要太深，免得它的光环不能跃出地面，迎迓某个幸运的旅者。

尽管我们的历史像浆过的衣服一样显得刻板，但，我们整个美洲也有许多历史胜地。它们可以让我们进行一场富有魅力的工作，诚如阿波罗尼奥那激动人的法宝一样。这些胜地有：博利瓦休息和战斗的地方，圣马丁^①和奥希金斯^②在门多萨交谈的那间房子，莫雷洛斯^③的住所，何塞·马蒂逗留过的地方，以及萨米恩托教过书的那些小学校；等等。这些与历史有着莫大关系的地方，可以激发我们创造的电光，而这种电光往往就把握在我们手中，却不曾利用；可以使我们从头到脚感受到圣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所经受的那种鞭策；可以用有益于健康的肉体的地震甩掉我们依然忍受着的如土坯房般的重负，尽管我们觉得自己的四肢非常灵活，无拘无束。

对学校的贫困的不满——这表现在教学上知识太少和校舍的寒酸上；对美洲人惰性的愤怒——这种惰性是因愚昧和追求声色而造成的；对地方上的发号施令者的极度轻蔑——这些人自己不会干，又不让别人干；以及穷乡僻壤对图书馆的强烈渴望——在这些乡村，夜更漫长，应该听人讲故事，感觉更加纯净，易于接受和理解新事物；以及把文化从都市推广到绿色穷乡僻壤的精神，所有这一切，归

① 圣马丁（1778—1850）阿根廷民族英雄，南美洲独立战争领导者。

② 奥希金斯（1893—1949）智利独立运动领袖。

③ 莫雷洛斯（1765—1815）墨西哥独立战争领袖。

结起来，就是人们所说的“萨米恩托的大丈夫气概”。当他在阿空加瓜那孤独的环境中，面对一张脱皮的破课桌，面对着与他们阿根廷人有着亲缘关系的我们智利人的迟钝反应时，难道没有体验和经受到这一切吗？

南极圈和麦哲伦海峡的人

巴塔哥尼亚的两年

南极这个题目，对于许多美洲人来说，是世界版图上国际象棋的一个意外的赠品；而对于别的洲的人来说，则是好大惊小怪的记者的事情，这件直至昨天还是黑白混血儿的而今天则上升为世界性事件的事情，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作为一种记忆存留在我心中了。

应教育部长（未来的总统阿吉列·塞尔塔）的请求，我曾是麦哲伦学校被提名的校长，并航行到了智利那灰濛濛的最南方。

我那尊敬的朋友给予我的责任是双重的：改建一所“与其本身相对分散的”小学，和有助于外国人过多的地方实现智利民族化。

阿吉列先生曾有过熟悉那块偏远土地问题的最好的联系人，因为他的弟弟——路易斯·阿列斯老师住在布恩达阿列纳斯。因此，在他那单纯的头脑里，麦哲伦海峡不再是一片南方雾濛濛的海，也不再是称作“曼切斯特·瓜尔蒂安”的成群的企鹅；在他的交谈中，他以一种地理图册的精确给我讲述巴塔哥尼亚。

第一个责任很快就完成了；而第二项责任对于女人来说则要复杂得多。不过，一群有文化的男人帮助我看清并理解了南极麦哲伦海峡的那些“症结”，生存环境的艰苦，然而对智利人来说却是迷人的题目。

我所负有的教师职务正好可能成为使徒式的，因为注定要在这长夜漫漫的国度里居住很长一段时间。多亏我们的学校为女工开办了一所免费夜校——在普通群众中文盲是很多的。我的女伴去教那我记得的非常好学的学生。少于欧洲极地的冰的保护的那些善良的人们——妇女甚至女孩子们——拍打着雪花来到了门口，带着一团团呵气走进了大厅，把一张被寒冷冻得红而僵硬的脸——一种类似小红鱼的皮的肤色——送到我们的眼前。

一小时识字课之后，我又讲别的“会话”。像今天一样怀疑“纯粹的儿童教育学”，以及瘦弱老师们的办法，我尽可能对她们谈她们自己的生活，谈她们在冰与风的恶劣条件下生活为之带来的许多危险，讲由于这乌云密布的海峡和群岛疯狂的混乱，逼迫她们团结起来“对付狂风与海浪”。

若干经历

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大厅，亲切地坐在了大厅深处。我和他交谈了地区性的地理；面对着那个变动与恒久所造成的，由海水与陆地构成的悲剧性地区，面对着海岬角与一串群岛的人间地狱，让我改变了那些看法。

临离去时，一群陌生人围拢过来迎住了我。两个乌斯华哥监狱的政治犯已经知道了如此不正规的夜校的教程，

他们想来看看我，他们又增加了我的眼前所未曾见过的一些智利人。

七八个人又重新坐下来，对我讲述了这些无畏者的逃亡，大草原的遭遇与半是冰水的泅渡，在隐蔽的荆棘丛生中探索路径，直至赶到蓬达阿列纳斯城。

我以一种妇女读者对冒险小说的爱好，看着、听着这些逃亡者；不过，偏爱赫河——我的母亲，胜过一切，偏爱她那些“闪闪发光的神秘”。我的目光滞留在那两张我从未见过的脸上：脸上有着稍稍可以辨出的民族的特质，半旧的衣装，不过，比我们贫穷的火地岛人穿得更好。……：他们是从未相识的土著人，对于一个始终是土著主义者的我来说，是最好的相遇了。

稍后，我的客人们又来了，并且带来了更多的人，总是估摸着夜校学生离去的时候，以便交谈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这些一旦没了恐惧就会敞开说话的而且回来就是为了不中断这故事的沉默的客人们，为了“讲述更多更多事情”。

事实与权利

我接触麦哲伦村庄和巴塔哥尼亚人就是在那儿。或许生活了十年也不曾同他接触过：在那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划分是巨大而不灵活的。这种目光的新奇很可能是重新看到一些奇异的面孔和对从未见过的职业行话的聆听。这也许是令人记住这一神奇地区的東西。

因为，他们在三维空间上熟知这一奇异的地区，此外还熟悉南极的宝瓶星座，这个星座在很少的书籍里和平常

的画册里还刚刚被提到过。

他们对我讲述了在世界终点周围惊恐跳动的那些岛屿，以及位于这些岛屿之后的“火地岛”，直至“仍然不是终点”的岛屿。这很可能是极地并称作“世界之盔”。他们告诉我的一切，激荡着南极那不幸的冒险，跟踪“两种毛色的狼”和野兽，那我几乎看过的但在三十多年后却不知道是否被杀死了的野兽……。

一旦南极像美人鱼一样露出它的身体，便被世界猛然发现了，像威尔士“先行者”们那样；我记得那些谈话，这些谈话是非常神奇的，也是我所感兴趣的风与冰的王国最好的“真实”。

那是一个几乎被小学地理漠然漏掉的世界，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块保有童贞的世界；拥有源于我们拥有的合法性，童贞则源于亚安吉胡埃以来的智利人对它的遗忘……我不是说“奇洛埃人”，因为那些海边的奇洛埃人同样在追踪南极之夜和“南极曙光”中奔波，尽管这种南极之光不如北极之光，但对于我这双无数次感到愉悦的双眼来说已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了。

是的，智利始终是那样不易亲近的、今天依然在环抱着南极。但人们业已触摸并搜寻它了，已不再是神秘的了，也不再是观察和停留在登上又离去的发现阶段了，而是在熟知的路线上，在经常的小规模的开发中，在许多孔拉德斯或斯威尔海丁斯的关于海的书籍的那种共同生活中。

麦哲伦海峡的资产者仅仅停留在没有北极的“传说”中。其所感兴趣的只是草地和牧羊，几乎没有接触过别一

种智利——那用小艇和船舶，驶过自伟大的葡萄牙人时期就狂躁得非常糟糕的大海通向波利尼亚的、狭长如剑鱼般的智利。智利人与阿根廷人曾经是、现在依然是那么一种人，其皮肤——盐水泡过的皮肤甚至与鲛鱼皮相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又重新成为正直的并保持着征服阿达卡玛荒原和安第斯山艰险的那种人类冒险精神的南美人，他们都是燃烧着碘火的勇敢的人。他们有着一双在糟糕的海雾中能看清一切的锐利的眼睛，讲起来很难接近的人，是这样的，为了“不撒开宝物”，那有关偷偷猎获的“宝物”。

他们完全并以我们那个夜间小组的那些理由拥有：从发现到现代，以大量的金钱和破冰船，那种带有外国船长可以抵达沉寂既久的国度的并将冰块像草屑一样铲除的破冰船，或者在他们那重要的开发时能很好地一捆就把南极的幕布卷起来的破冰船。他们过去现在都是伟大的自由人，人们把他们称作冒险家或是英格兰人比任何人都更熟悉的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汉。大海创造了他们的财富和习俗；大海赋予他们韧性的钢铁脊梁以深海潜水，把他们的胸脯变成了防波堤。由于那半生海藻和裸露人鱼的脸色，他们的飞跃酷似大海深处那些别的掠夺者一样。邻近极地使他们与斯堪的纳维亚的鲸鱼有了不解之缘，因为两个形容词“北极的”和“南极的”几乎是说了同一个意思：叉鱼人和冰上计谋及苦涩的海水，在鲨鱼与海藻间；那种在两个既相反又相似的极地边缘的业绩也同样鲜为人知。直至一个多世纪以来，打开极地冰封的工程已掌握在这些自由的弄船人手中，他们与那些高级海军上将无关，没有洁白的帽子，也没有潜水服和汽船。多么不幸啊！由于他们的勇气

和技术装备的匮乏，他们既伟大又贫穷，但是，这并不能减低他们的荣誉和权利。

旅客与定居者

我的夜间小团体是那跑遍智利—阿根廷最南边雪原的“海之狼”的无名而又广阔的事业的自由的一环。他们所有的人构成了智利民族或阿根廷民族的一部分，而此刻，人们也把他们当作“大海的先行者”，尽管最终会将他们遗忘抑或把他们留在那些竭尽全力宣扬 1947 年的南极著名运动员的报纸文章的边白处。

英格兰的等级制度永远结束了对那些“海洋”流浪汉向更高地位的升迁；先是把他们从平民地位升至为“开拓者”，而后升至为“先生”……这种对那些无畏者的如此划分，不计较他们全部狡诈与邪恶，与那些真正发现新大陆的“勇敢者”相提并论。

恰恰是这样一些被称作“无法无天”的而事实上听从于他那种自然力的残酷规律的流浪汉，在智利的南极为我们所有的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什么样的生存条件呀！这是一种追踪毛发讨人喜欢而皮肤却难以靠近的野兽的苦难的生存条件，也是追踪那分泌成吨脂肪和油脂的鲸鱼的苦难的生存条件，更何況别的了！放牧人和所有的人，他们居住过这个地方，去去来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域久留。

来自平民的黑白混血儿的单词“习惯”一旦占据了词典，便成了血统高贵人的语汇。“习惯”意味着定居，可也意味着常来常往，意味着事实上对一个地区的占有。这

是一种被多次验证的认识，也是一种业已十分清楚的承继无主句和任何人不曾采用过的用法。尽管英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丹麦人都懂得这一点……

这始终是海与冰的习惯，我那南方大海守夜的讲述者，虚幻的海水的讲述者，定居者的恐惧和他们的选择，他们那神奇生活的家庭小院的事情。

惊讶与呼喊

我想象着他们将要感受到的惊讶，三十年后，刚从电台的某则消息或一张报纸上得知，没有一个智利的南极，或有，却很小，这一类让孩子们得以安静的欺骗时，他们那分散而又坚实的集体将要感受到的惊讶。

我思索用这种举措所给予的东西，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事情，德·彼德罗·阿吉列，这位我们南极权利的大声疾呼者，熟知这一神奇的地域，并适时地发出了高瞻远瞩的告诫：某些愚蠢的事情让他感到可笑。这个从社会的和教育的到我们那不言而喻的——也非常清楚的——拥有南极，揭露了大量问题的杰出人物。

我同样也在思索那种作为规律存在于这两种现实之间巨大的荒谬；亦即自古至今被这些土著人对一个地区的“发现”和对同一地区的真正拥有。

有时，一艘英国的，或者荷兰的，意大利的大船，也许是纯属偶然，也许是在研究的旅途中，穿过这片在地图册上尚不准确的地区。这些船经过这儿，有一些短暂的登陆和软弱无力的考察，作为一种片刻逗留或百年之遇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从这种佚事中产生了“拥有的话题”，多谢

那插在海岸上的小旗，从这儿而提出一种“权利”和一种民族主义未来的理由。多么新奇呀！难以形容的“殖民主义者”！那些南极的居民和商人们以一种苦涩的玩笑对这一切付之一笑，他们在这儿航行，捕鱼，或者伐木、采集兽皮。

这种以从船舷边一跳而赢得的虚伪的占有与在土地和冰面上劳作的建立，早已开始了他们的时代并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思想相符。这种东西正在走向衰亡，必须加以改变，至少必须修正了。因为，那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也许是有色人种的，也许是白种人的，有着或正直或偏斜的观点，他们都将以自己那法律学家的语言说话，并将互相听到。

他们的声音叫作“自然的法则”，这也是我们的政府全面地以从相近或毗邻而提出的基本理由在南极搜集并发出的声音。一个国家，如同任何一个别有生命的存在一样，保卫邻近的海洋与岛屿，照看着外来的贪婪的魔掌下的自己的躯体。我们已从老牌欧洲学会了这一课，非常警惕那来自世界贪欲的一切危险。

智利总统还不曾去过最南方，为了在那儿，在一群海象前照下“电影镜头的检阅”——这种玩笑多余而且刺激：他曾强调过民族所有权并向那些遗忘者同样也向那聪明的富有者大声疾呼过……那在智利民族最上层所发出的声明，也正是整个民族男男女女所希望的。

致墨西哥妇女

墨西哥妇女：用她们的肉体哺育着孩子，以她们的精神去证明我们的种族。

你的血液，明显地染着太阳的色彩，是丰沛的；你那优美的线条凝聚着力量，并让人误认为你比较脆弱。在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为了献出你的民族所需要的最勇敢无畏的胜利者，你曾成为组织者、工人和农民。

你正坐在自家的门廊下，显得那么质朴，这样宁静，这样沉默，有如倦怠；可实际上，在你那平静的双膝上，却有着比一支军队更大的力量，因为，你也许正在摇晃着你们民族的一个英雄。

墨西哥妇女，当有人对你说到另外一些女人，她们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时，你的眼睛就燃烧起来，因为对于你来说，母性依然使你深感骄傲。

当有人鼓励你，对你谈到那些母亲，她们不像你那样守在摇篮边熬夜，也不再用哺育的奶汁倾注自己的心血，这时，你轻蔑地听着这种请求。你从不拒绝在发烧的孩子身边度过千百个痛苦的夜晚，也不容许你孩子的嘴去吸吮保姆的乳汁。你哺乳孩子，摇动孩子。为了追寻伟大的榜样，

你从不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纪那些疯狂的女人，她们在广场和沙龙里跳舞和扭动，几乎不认识自己孕育的孩子。而是把你们的目光转向古老而永恒的榜样；希伯来人的母亲和罗马人的母亲。

让你的孩子快乐吧，快乐会使血液变红，会缓解肌肉的疲劳。你和孩子一起唱着你们国家那些最甜美的歌谣；在公园的沙滩上，在你游泳的颤动的海里，你在孩子身边戏耍；在你那高原的明媚阳光下，把孩子带到野外去吧。

人们都说过，你的崇高是一种宗教的美德。同样也是一种世俗的美德：你的腹腔养育了一个民族，众多的公民从你的怀中静静地诞生，连同你那祖国源源不断的泉流。英雄犹如鲜红的果实，而你便是支撑果实的绿枝。

墨西哥母亲；你生长在坚实而美丽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并且覆盖着最柔软的令人愉悦的雪一样的棉花。你和大地有约在先，你必须用双手去收获水果，采摘棉花。你与大地合作，因此，大地用每个黎明的霞光无偿地为你沐浴。

墨西哥母亲，为了孩子，你大声疾呼，生存的权利属于那不希望出生而出生了的孩子。为了孩子，你有权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他要求一所充满阳光而清洁干净的学校；要求一些令人高兴的公园；要求在书本上和在教育影片里，充满令人愉快的生动形象；要求在法律上得到合作，但是，当涉及到那些玷污你并且贬低你生命价值的事情时，你可以诉诸法律，为那非婚子的洗雪耻辱，非婚子生来就被社会

遗弃，像贱民一样在其余的孩子中间生活，而法律使你们的劳动和那些孩子的工作得到保障，这些孩子在工厂那繁重的劳动中累得筋疲力尽。

为此，在依然质朴的情况下，你可以充满激情；你们的谈话不再粗俗不堪；甚至带有圣洁的意味。

墨西哥母亲，人们迟早会听到你的声音；人数依然众多的正义的人们将把视线转向你，因为你的尊严胜利了，胜过其余的那些尊严。当人们看到你走过时，就会想起瓦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我告诉你们，没有什么东西会比人的母亲更伟大！”

墨西哥母亲，我母亲的姐妹，我爱你。你绣出精美的图案，织就蜜色的草席；你画出彩色的小瓷杯，你像修女一样，穿着蓝色的衣服，穿过田野，为浇灌玉米的儿子或丈夫送饭。

我们的种族将在你的儿子身上经受考验；在他们身上，我们得救或者毁灭。上帝为他安排了艰难的命运，北方的波涛拍打着他们的胸膛。因此，当你的儿子们战斗和歌唱时，南方兄弟的脸便会转向这里，既充满希望，又感到不安。

墨西哥妇女；你的双膝上摇晃的是整个民族，此时此刻，你的使命最伟大，最崇高。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妩媚迷人。常常是很美丽，却又与我们看惯了的那种美不同。她们的肌肤，了无玳瑁壳的玫瑰红，像太阳晒得焦黄的谷穗。眼睛温柔热情；面颊显得很秀气，额头像女人应有的额头那样普通常见；嘴唇，既不薄得冷漠无情也不厚；口音柔和，带着一种苦涩的语调，仿佛在她的喉咙深处总含着一大滴泪水。印第安妇女很少是肥胖的，身材苗条而轻盈，头上顶着或腋下夹着一个水罐，或者，在背上背着一个像水罐一样小的孩子。像她的丈夫一样，她的身体里有着山冈上巨人柱般的纯洁。

修女般朴素的身条披着披巾。狭长的披巾，有许多大褶皱，却不会使她的体态变得臃肿，披巾像一股宁静的水流沿着后背和双膝流下。流到尽头的水花变成了她披巾上的流苏，很美：为了展示它的美丽，流苏很长，而且编织得很精致。

披巾几乎总是蓝色的，饰以白色的花纹；就像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彩蛋一样。又重新绘上色彩鲜艳的小花纹。

披巾紧紧地裹着她；就像是宽大的香蕉树的新叶，在还没伸展开的时候紧紧地裹着那粗壮的树干一样。有时，披

巾从头上披下来。它不是那种多角的薄纱披巾，在女人那金色的头发上扎成一个深色的蝴蝶结；它也不是像热带大地绚丽的地毯那样的绣花披巾。披巾朴素地披在头上。

印第安妇女用披巾毫无痛感地把自己的儿子裹起来，温柔地背在背上。她是还没有从孩子身上得到解放的旧式妇女。她用披巾裹着孩子，就像把他裹在腹腔内一样，这是用她的血脉织就的又薄又结实的布袋。她带着孩子来到星期天的集市。在她大声叫卖的时候，孩子便玩弄那些水果和闪闪发光的廉价商品。她背着孩子，度过那些漫长的日子：她希望永远肩负着这幸福的责任。她还不曾学会自由自在……

一般来说，裙子是深色的，只有在某些地区，在热带地区，裙子才像加拉巴木果那样具有斑斓的色彩。当她提着裙子走路时，这时，裙子像一把彩扇飘散开来……

女人的两种身姿是花的两种形态：穿着大褶裙子和凸花绣衫的肥大的身影，就像盛开的玫瑰花；穿着筒裙和朴素上衣的身影，犹如素馨花，在素馨花的形态中，长柄花为主，印第安妇女的身姿差不多总是这样完美。

走啊，走啊，从普埃夫拉山区，从乌鲁瓦潘的田园，来到了都市；她赤着脚走路，那双小脚并不因走路而变形（对阿斯特卡人来说，大脚是野蛮民族的标志）。

她走呀，下雨时，把头蒙起来；而在晴朗的日子里，水灵灵的黑辫子在阳光下闪烁，高高地盘着。有时，则用彩色的毛线绳扎成绚丽的鸚鵡羽冠的模样。

她停留在田野上，我注视着她。她的身姿不像双耳细颈瓶；她的臀部的曲线很圆韵，像酒杯，一只瓜达拉哈拉

的金杯；她的脸颊像是被炉火舔过，炉火就是墨西哥的太阳。

经常走在她身边的是她的印第安男人；宽大草帽的影子落在女人的肩膀上，她那飘拂的白色裙裾，就像原野上空的闪电。他们默默地走在那充满收获的景色中；偶尔交谈几句话，尽管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却听得出那份甜蜜。

他们也许曾经是一个快乐的种族；上帝像安排人类的第一对夫妇那样，把他安顿在一个花园里。但是，四百余年的奴役使他们的太阳和水果的独特光辉都黯然失色了，也使他们道路上的粘土变得坚硬起来，先前，这种粘土不仅松软，而且像洒落的果酱一样……

诗人们不曾颂扬过的这种印第安妇女，以其亚洲女人的身姿，像摩雅人路得一样，由于常在庄稼堆上午睡，脸被晒得黝黑……

走了一位牧师

乌尔塔多是一种天生的方济各会修士。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方济各会那温柔的火焰周围守过夜，但他的天性就是实实在在的、忙碌的方济各会精神，而这种忙碌可以称为是“为穷孩子而奔波”。

他也有阿西斯城^①的圣人那种幽默的谈吐，有他那种既文雅又谦和的表情。他的这种优雅的谈吐，加上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的人的好感，使他在为他的穷人和他的孩子求乞时大受裨益。

当我在那不勒斯的这座房子里（感谢上帝，这所房子有个小花园）注视着两三只小鸟飞来飞去，在花丛中尽情地掠夺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牧师乌尔塔多那类人”，即不是在绽开的花丛中，而是在人类利己主义的密林中寻求富人的一点残茶剩饭——衣服、器物 and 金钱的那些人。

他就是用小鸟的这种天赋奔走在圣地亚哥，为了脆弱的生命做着这种艰苦的工作。他用天赋乞讨，用人的天赋，还有另一种天赋。

^① 意大利佩鲁贾省城市。方济各会创始人方济各出生地。——译注

现在，他已停止了在我们首都的那种穿街走巷，已不再为他的孩子们奔忙了；但必将有别的人重操他的旧业。但愿他的“新手”在品德上像他，在绝妙的讨要者那种罕见的平易态度和迷人的谈话方式上也像他。他那奔忙的双脚已经休息了，他那在每次交谈，每句笑话或每个词句中显出既有浓重的土生白人味道、又非常文雅的舌头也休息了，不过，他的手也许还在伸向自己的工作，正如俗话说，“泥瓦匠和木匠的活计还没有干完”。因为他那每日每时甚至每息都表现出的热情勤奋精神，或许还让他的右手向外伸着，讨要别人的面包。

他的榜样将永远在我们这些熟悉他的人的头上滑翔，我们将会经常感到，这位行色匆匆者的推动会把我们从我们的麻木中拯救出来。

过去有他是一种骄傲和幸福；如今在方济各会教派的行列和智利民族的队伍里，再也看不见他是一种悲哀。

是的，让我们继续施舍吧，因为他的手或许像从前那样还在那里向下伸着，我们应该为他尽点义务，让他那只手歇息一会儿。

我们经常听见死者说话；每当在我们的尘世劳碌中出现宁静时，就会清楚而明白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听乌尔塔多牧师说话要求必须做出回答。而应该给予他那专注的灵魂和他那只是半醒半睡的身体的唯一回答，就是帮助他躬行善事，就是提供像从前一样的救助；因为那像斜眼的灰姑娘似的贫穷依然在郊区奔跑，给智利明亮的阳光涂上了污点，并用它那黑魇魇的指甲印给大城市的骄傲和乡村的尊严抹上了道道黑印。

让劳累过度的那个人安睡吧。我们不要睡，不要像对于包围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和几乎像一声大吼一样催促着我们的事情不屑一顾、只知逃避的负债累累的人那样睡觉。是的，让他——伸着右手四处奔波的人甜蜜地睡去吧。在我们变得又聋又瞎的时候，让他用那右手敲击我们的心脏，把我们从麻木中拯救出来吧。

智利人民是个沉默而又耐心的老债主，只要我们没有还清欠他的债，这个睡去的人或许还在操劳，还在伤心。愿那只虔诚的手替我在他的坟墓上献上几束金合欢或人称“西里西亚^①羽毛”的那种花草吧。愿我们让乌尔塔多牧师没有惊恐地安睡吧，让他没有痛苦地回忆起那身为他的儿女，并且依然是他的渴望的智利民族吧。

① 西里西亚：今波兰、捷克。——译注

当你母亲逝世时……

“是的，我的朋友，我美丽的母亲已离我而去；在这令人眩晕的分离时，虽然她几乎已没有了知觉之光，尽管如此，对于我她依然是一个活着的真正的勇气和一个深深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安慰。她是我的一种地下宝藏，从那儿我汲取力量，我并不懂得什么是母亲所具有的这种崇高，在人们中间，这种崇高表现在那些难以察觉的却是真实存在的事情里。一旦被狭小的活动范围阻截了自由来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水灵灵的幼苗；我觉得自己没有了给予如此大庇护的尊严，成了一种流浪的女孩，在这个贫穷的世界里，再也没有更多的空气和阳光。不言而喻，我的朋友。从北至南，然后从东到西，我和我的母亲共同生活了极短的时光……不过，尽管远离她，同样，凭着想象不完全地了解她，她依然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将我粉成碎屑并无数次令我相信谎言的世界，这种只要抓住就不会感到失去自制的谎言的石头呀！实际上，很久以前她就离我而去了；不过，却给我留下了她那瘦小身影的这种幻觉，一种她依然与尘世相联并因此与我相伴的幻觉；一个她自己的神话，对于我也是过分宽容的。

“我曾相信会重新见到她；我的亲人活着的很多，她属于在种族延续上很顽强的巴斯克人的族系。为了学习语言，也因为欧洲所实行的民主制度的幸福，同样还有点为了回避智利的那最终也没弄明白的模糊不清的时期，我曾耽于欧洲两年多时间。在这生命到处都无拘无束，与它不包含任何决断的美好年华里，我们从来不应有过计划，以及凝固不变的什么东西。我没有回去看望过她，幸运的我，不是有一种，而是有许许多多多种互相矛盾的幻觉，不知道她是不是到了某个地方，亦即，宗教引导她那天国的身影。

“您曾诵读过几次经文。关于她，我的朋友，尽管你从来不曾见过她。她是个文质彬彬的人，充满同情心及西班牙特点和风度。她的基督教属于那些幸福的和不流血的教义，她信教的方式便是一次欢会。此刻，她需要我和我的亲人的帮助，在她那茫然的同时又是苦难的最初的脚步里，在这我们以单纯的天真称作的另一次生命里。我祈求您把这作为我的最美好的怀念和您所能给予我的最漂亮的礼物。”

母亲的回忆

母亲：在你的腹腔深处，我的眼睛、嘴和双手无声无息地成长。你自己那丰富的血液滋润我，像溪流浇灌风信子那藏在地下的根。我的感官都是你的，并且凭借着这种从你的肌体上借来的东西在世界上流浪。大地所有的光辉——照射在我身上和交织在我心中的——都会把你赞颂。

母亲：在你的双膝上，我就像浓密枝头上的一颗果实，业已长大。你的双膝依然保留着我的体态；另一个儿子的到来，也没有让你将她抹去。你多么习惯摇晃我呀！当我在那数不清的道路上奔走时，你留在那儿，留在家的门廊里，似乎为感觉不到我的重量而忧伤。在《首席乐师》流传的近百首歌曲中，没有一种旋律会比你的摇椅的旋律更柔和的呀，母亲，我心中那些愉快的事情总是与你的手臂和双膝联在一起。

而你一边摇晃着一边唱歌，那些歌词不过是一些俏皮话，一种为了表示你的溺爱的语言。

在这些歌谣里，你为我唱到大地上的那些事物的名称：

山，果实，村庄，田野上的动物，仿佛是为了让你的女儿在世界上定居，仿佛是向她列数家庭里的那些东西，多么奇特的家庭呀！在这个家族里，人们已经接纳了她。

就这样，我渐渐熟悉了你那既严峻又温柔的世界：那些（造物主的）创造物的意味深长的名字，没有一个不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在你把那些美丽的名字教给我之后，老师们只有使用的份儿了。

母亲，你渐渐走近我，可以去采摘那些善意的东西而不致于伤害我；菜园里的一株薄荷，一块彩色的石子；而我就是在这些东西身上感受了（造物主的）那些创造物的情谊。你有时给我做、有时给我买一些玩具：一个眼睛像我一样大的洋娃娃，一个很容易拆掉的小房子……不过那些没有生命的玩具，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不会忘记：对于我来说，最完美的东西是你的身体。

我嬉弄你的头发，就像是嬉弄光滑的水丝，抚弄你那圆圆的下巴、你的手指，我把你的手指辫起又拆开。对于你的女儿来说，你俯下的面孔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风景。我好奇地注视你那频频眨动的眼睛和你那绿色瞳孔里闪烁着的变幻的目光；母亲，在你不高兴的时候，经常出现在你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怪！

的确，我的整个世界就是你的脸庞；你的双颊，宛似蜜一样颜色的山岗，痛苦在你嘴角刻下的纹路，就像两道温柔的小山谷。注视着你的头，我便记住了那许多形态：在

你的睫毛上，看到小草在颤抖；在你的脖子上，看到植物的根茎；当你向我弯下脖子时，便会皱出一道充满柔情的褶皱。

而当我学会牵着你的手走路时，紧贴着你，就像是你裙子上的一条摆动的褶皱；这时我去熟悉我们的谷地。

父亲总是非常希望带我们去走路或爬山。

我们更是你的儿女；我们继续厮缠着你，就像苦巴杏仁被密实的杏核包裹着一样。我们最喜欢的天空，不是闪烁着亮晶晶寒星的天空，而是另一个闪烁着你的眼睛的天空；它离得那么近，近得可以亲吻它的泪珠。

父亲陷入了生命那冒险的狂热；我们对他的白天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只看见，傍晚，他回来了，经常在桌子上放下一堆水果；看见他交给你放在家里的衣柜里的那些麻布和法兰绒；你用这些布为我们做衣服。然而，剥开果皮喂到孩子的嘴里并在那炎热的中午榨出果汁的，都是你呀，母亲。画出一个个小图案，再根据这些图案把麻布和法兰绒裁开，做成孩子那怕冷的身体穿上正合身的、松软的衣服，也是你呀，温情的母亲，最亲爱的母亲。

孩子已学会了走路，同样也会说那像彩色玻璃球一样的多种多样的话了。在交谈中间，你对他加上一句轻轻的祈祷，从此便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身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句祈祷像百合中的宽叶香蒲一样质朴；当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温柔而透明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用如此简单的祈祷乞求：乞求每天的面包，说，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也赞美上帝那顽强的意志。

她以这种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充满形态和色彩的油画般的大地，同样也让我们认识了隐匿起来的上帝。

母亲，我是一个忧郁的女孩，又是一个孤僻的女孩，就像是那些白天藏起来的蟋蟀，又像是酷爱阳光的绿蜥蜴。你为你的女儿不能像别的女孩一样玩耍而难受，当你在家里的葡萄架下找到她，看到她正在与卷曲的葡萄藤和一棵像一个漂亮的男孩子一样挺拔而清秀的苦巴杏树交谈时，你常常说，她发烧了。

此时此刻，我又对你这样说话，你并没有回答她；倘使你在她的身边，就会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像那时一样对她说：“孩子，你发烧了。”

母亲，在你之后的所有的人，在教你所教给她的东西时，他们却要用许多话才能说明你用极少的话就能说明白的东西；他们让我听得厌倦，也让我们对听“讲故事”索然无味。你在她身上进行的教育，像亲昵的蜡烛的光辉一样；你不用强迫的态度去讲，也不是那样匆忙，而是需要对自己的女儿倾诉。你从不要求自己的女儿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坐在硬板凳上。她一边听你说话一边玩你的薄纱衫或者衣袖上的珠贝壳扣。母亲，这是我所熟悉的唯一的令人愉快的学习方式。

后来，我成了一个大姑娘，再后来，我成了一个女人。我独自行走，不再倚傍你的身体，并且知道，这种所谓的自由并不美。我的身影投射在原野上，身边没有你那小巧

的身影，该是多么难看而忧伤。我说话也同样不需要你的帮助了；我还是渴望着，在我说的每一句话里，都有你的帮助，让我说出的话，成为我们两个人的一个花环。

此刻，我闭着眼睛对你诉说，忘却了自己身在何方；也勿须知道自己是在如此遥远的地方；闭紧双眼，以便看不到，横亘在你我中间的那片如此辽阔的海洋。我和你交谈，就像是摸到了你的衣衫；我微微张开双手，我觉得你的手被我握住了。

这一点，我已对你说过：我带着你身体的赐与，用你造就的双唇说话，用你的双眼去注视神奇的大地。你同样能用我的这双眼睛看见热带的水果——散发着甜味的菠萝和光闪闪的橙子。你用我的眼睛欣赏这异国的山峦的景色，它们与我们那光秃秃的山峦是多么不同呀！在那座山脚下，你养育了我。你通过我的耳朵听到这些人的谈话，你会理解他们，爱他们；当对家乡的思念像一块烧伤，双眼睁开，除了墨西哥的景色，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你也会同样感到痛苦。

今天，直至永远，我都会感谢你赐予我的采撷大地之美的能力；像用双唇吸吮一滴露珠；也同样感激你给予我的那种痛苦的财富，这种痛苦在我的心灵深处可以承受，而不至于死去。

为了相信你在听我说话，我就垂下眼睑，把这儿的早晨从我的身边赶走，想象着，在你那儿，正是黄昏。而为了对您说一些其它不能用这些语言表达的东西，我渐渐地陷入了沉默……

母亲之歌

智 慧

此刻，我明白了，在二十个春秋里，阳光为什么始终照耀着我并让我在田野上采撷鲜花。为什么呢？在那些非常美好的日子里，我扪心自问，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花草，这美妙的礼物为什么要送给我？

为了赢得我献出的甜蜜，阳光像一束蓝色的光束穿透了我。这种在我的心底正在一滴滴酿造我的血脉的东西，是我的酒和我的甜蜜。

为此，为了以上帝的名义把我的泥土转送给他去塑造自身，我祈祷。而当我以颤抖的脉跳去读一行诗的时候，为了他，美像一簇炭火一样燃烧着我。他从我的肉体上获得了自己那永不熄灭的光芒。

温 柔

为了我怀着的那熟睡的婴儿，我的脚步已变得轻盈。自从这一秘密来到我的心中，我的整个心都变得隐秘了。

我的声音轻柔，仿佛在悄悄诉说爱情，那是我怕把他

惊醒。

现在，我用双眼从那些表情上寻觅悔恨，以便让别人看到并理解我面颊苍白的缘由。

我在草丛里小心翼翼地寻找那鹤鹑筑巢的地方。我蹑手蹑脚，静悄悄地走在田野上。此刻，我确信，树木和万物都有沉睡的孩子，并且在俯身守护着他们。

永恒的痛苦

如果他在我体内不舒服，我便面色苍白；我为他那深处的压迫而感到疼痛，并且，只要那个我没有看见的孩子一动，我也许就会死去。

但是，你不要认为，只有我怀他在体内时，他才会令我疼痛并在我的体内扭动。当他自由自在地走路时，尽管离我很远，猛烈吹打他的狂风也会撕扯我的肉体，并且他的呼叫也会从我的喉管里发出。我的孩子！我的泪水与微笑，始终从你的表情上开始。

大地的象征

从前，我不曾发现过大地那名副其实的象征。大地拥有怀抱自己孩子的妇女的姿态，以自己那宽阔的臂膀拥抱着她的造物（物体与果实）。

我渐渐明白一切事物的母性含义。凝视着我的山峦也是母亲，傍晚，雾霭犹如一个孩子，在它的肩膀和膝头嬉耍……

此刻，我忆起了山谷中的一条沟壑。在它的深深的河床上，一条小溪在歌唱，丛生的荆棘将它隐去。而我就像

那条沟壑：觉得这条小溪在我的心底歌唱，并且我把自己的肉体献给小溪，让它沿着荆棘丛生的地方，一直向着阳光攀登。

歌 声

一个女人在谷地里歌唱。夜之降临模糊了她的身影；但是，她的歌声却让她挺立于原野之上。

她的心破碎了，如同今天黄昏她在小溪的卵石上摔破的杯子。她还在唱；因为那隐秘的痛苦，歌声变成细细的一缕在飘荡，变得更纤细，更有力了。在悠扬的旋律中，嗓音像是染了血似的。

在田野上，随着每一个白天的结束，其它的声音业已沉寂，连最后一只小鸟的啼啭瞬间也止歇了。而她的心不会死去，因痛苦而活着的心，在她的声音里汇集了田野上那些沉寂的声音，此刻，声音变得尖利了，却始终是甜美的。

她是为丈夫而歌唱？暮色里，丈夫正默默地注视着她；或者，她是为孩子而歌唱？她那歌声的魅力会让孩子变得轻松愉快。或者，她恰是为自己的心而歌唱？她的心比夜色中孤独的孩子更无依无靠。

通过这曲与她的际遇相似的歌谣，正在降临的夜晚变得慈爱了；星星带着人类的柔情闪烁着；星光闪闪的天空变得仁慈了，并且理解大地的痛苦。

田野纯净得如同月光下的海，洗刷着平原，涤净那在不高尚的白天人们互相仇恨的氛围。女人还在歌唱，歌声从她的喉咙飞出，并且在这个变得高尚的日子里飞向群星。

时光的流逝

奉献出你的劳动成果吧：你的布，你的砖，你的陶罐或你的诗。

今天，除了正在流逝的一刻，你已没有更多的时光。此刻，你只能拥有你的心脏的这几下跳动，拥有你的嘴巴发出的这次呼吸，拥有你的眼睛此刻的光亮。也许，死神已把你的双脚粘进了它那天鹅绒般柔软的珠网，向上爬……向上爬……

但愿挺立于你头上的死神正在窥探你的这种意识，没有让你束手待毙，而是让你心情激动。人们把你当成一件易碎的器皿，而你的奇迹却正是这种脆弱。某些树木比你的生命长五倍，但给予你的却只有几天美好的时光。

你觉得，此刻你的意识是那么敏锐而冷静；从躯体流向四肢的血液的波动是那样的欢快，一直抵达你那因渴望而颤抖的手指。拿起你的手帕或你的脸盆。

赶快留下一幅你的生命在劳动中的画像吧。除了不知不觉地在编织坚固的麻布，在紧紧握住就要砍断的砖块，没有比你的这幅画像更真实的了。画出你那勇敢的表情，你那意志的侧影，画出你的赞美和你的狂热吧。

此刻，别让阳光白白地照着你的脊背；回报你在垄沟前吸吮的那一口充满丰收气息的风吧。回报这一切吧。这是人对万物最好的回赠。它们给予你的暖洋洋的午休和香甜的果实，你让它们在谷地里竖起崭新的形象。我清楚，要做永远的回报，就是从不欺骗生活，用一只手索取，用另一只手奉献。古代的骑士就是这样的人；《圣经》里的坚强的妇女也是这样的人。她们回报，总是回报！

今天，你从自己的心底说出这句话，你燃烧着热望和宝贵的焦灼。

要做一把你母亲坐的椅子，此刻，你若是木匠。为了让小妹妹睡得安详，你把她的枕头里塞满毛线，许许多多的夜晚，你是个女仆。在你的教室里，为了让你教材的知识注入学生的躯体，此刻，你是个老师。逝去的时光。你看！是不是非常美好！

这是一条你的正在滑落的血脉，无论你消耗过还是不曾消耗过，给你留下的已经很小很弱。因为自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时间就是一个不易察觉的背叛的伤口，如同那暗藏着细微裂缝的杯子，一滴滴地滴出我们胸中的血。你所要做的一切正在急促地敲击着你的胸口，而你却觉察不到了。

一扇殖民地时期的大门

我在这所教堂的门前停留了许久。这座大教堂的门高约8米到10米，宽5米；造了它，是为了让人自由通过。落叶松大门涂了一层阴暗的油彩，与那些昏暗的石碑，与整个大教堂的那些朴素而宽大的石块，与那些冰冷的教堂中殿，与祭坛上那些可怜的圣像，形神俱肖，毫无二致。整扇门自上而下都经过匠师的手，把它做得光洁精美，使人忘记了是木材，而让人想到是最容易加工的材料，是塑料制品和丝罗织物。上面交织着无数图画：有花卉和人的图案，相连的枝叶，天使的面孔——那些面孔既不生硬呆板，也不是恬淡地迷人，因为生硬呆板不是天主教神秘主义的事情，而温柔迷人则总是性感的。

望着如同我们先辈制作的所有物品一样，为流传后世而制作的这件巨大的作品，我想到，那是用了多少时间才造就的呀！

愿意想象那是一个人做的，因为一个人的劳动比三五个人的劳动，比一大群人的劳动更使作品增色。

这位非常卓越的匠师做的进度该有多么缓慢呀！也许，他是在墨西哥这种明媚甚至闪光的春天的一个日子，开始

做这个门；也许，人们给他的木材还带着浸透热带地区植物的芳香。

春去秋来，秋天的柔情经常在工匠的手上露出倦怠；冬天来临，工程还在进行。如同和这项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一种强烈的爱继续创造着那件作品——这是一种艺术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他在肉体上与一种神秘主义的献身精神融为一体。

这位艺术家大概是太年轻，因为青年人干活总是急于求成，不适于这种高雅而缓慢的工程。我更爱把他想象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在许多类似的工作中得以平静的人。

他的那只手，有点柔软却不乏力量，他像是在超过自己一生所创造的美，这也是积存在那些精湛作品上的全部精神之所在。

我在想象他那张闪着热情目光的脸，想象他那制作殖民时期大门的弯曲的身躯。

他如同世界上的所有建设者一样，面对他自己的那同样神秘地不知名的作品像一个影子一样一闪而过，门上并没有一块空地，刻上这位艺术家的名字。他的名字不如图案上颂扬的茛苕花和油橄榄的叶子那般辉煌。

我痴情地抚摸着这扇门，一个伟大民族数百万死者曾从它的下面走过。那是我的种族，它因在静静的教堂中殿逐渐抚慰了痛苦而显得高尚。我在一朵雕刻的花上亲吻他这位没世的工匠，他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传世之作，在这件作品上，百年时光不过是上色工艺中的轻轻一抹。

乌鲁瓦潘^①的加拉巴木果壳碗

加拉巴木果壳碗依然像是绘制出最初图案的唐巴斯科基罗加的女儿。它的花纹依然那么多，制作手法依然那么简单。这是工人用双手造出来的器具。它很轻，漆也牢固；用这种很难拿得出手的材料，却做出了如此雅致并出神入化的东西。

凹痕里沾满泥土的加拉巴木果，首先要由印第安人把它擦光。当果壳表面露出它的本色时，工人就用颜料为它着色，颜色是从一种昆虫里提取的（至于这种昆虫产颜料的秘密，只有它自己知道）。涂上底色后，便开始镂刻并镶嵌花纹；刻花纹时的目光准确无比，刻出的花纹也非常牢固。人们可以把加拉巴木果壳碗打碎，涂上的花纹却像情人一样永远附着在它身上，不会脱落。

印第安人给加拉巴木果壳碗涂上的颜色非常鲜艳。他们用热烈的色彩涂染自己的作品，也用这种色彩描绘自己那炎热的土地。这色彩如同他们自己的衣服和“萨拉佩”披风……他们都是热带人，穿着近乎光彩夺目的衣服，衣服

^① 乌鲁瓦潘，墨西哥西部城镇。

上的色彩犹如歌唱。

在加拉巴木果壳碗上，底色以黑色或绿色为主，在这两种底色上突出装饰图案；图案一般用红色，二者对比强烈，就像一只老虎赫然出现在绿色草原上。毫无疑问，最漂亮的底色当属黑色。在这种底色上面，玫瑰花仿佛更加殷红，绿叶织成的花环显得青翠欲滴。

印第安人艺术家在自己那朴素的加拉巴木果壳碗上，不知不觉地遵循着一种宗教的原则，而某些艺术家创作只是在口头上遵循这些原则。沥青般的黑底色上，镂刻着但丁《地狱篇》中的那些红色图像，也刻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那些红色身影。

于是，在最复杂与最普通的艺术品之间，便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相互关系；于是，在弓身制作自己漆器的匠人和那口头艺术家的那种神圣之间，便通过这种关系达到了统一。加拉巴木果壳空心，总是涂上红色。这是一种神奇的成功巧合；放在里面的面包和水果，仿佛也羞愧地被染红了。

加拉巴木果壳的形态有很多差异：从可以做成一种带手臂的精美托盘，到非常罕见的浑圆的葫芦状的，应有尽有。一旦发现浑圆的，就把它制成最美丽的加拉巴木果壳碗。不过，印第安人经常趁着潮湿的时候用力挤压果壳，矫正它那并不完美的造型，并且成功了；大自然在创造完美上总是有点吝啬，他们却有办法弥补这个缺憾。

从一般的空心盘开始，到现在印第安人的技艺已大有进步，现在，已经可以做成堪称完美的装眼镜盒的小匣子、方表盒和其它一些美丽的独特的东西。

这项手工业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原料简单，并且印第安人可以就地取材。随便哪块土地都能向他们提供这种果实，他们只需要掏出变黑的果心和干燥的果肉，就行了；再从那在树上爬上爬下的昆虫身上榨出颜料；用刀轻轻地刻出图案，再用手掌用力磨出光泽。

这种手工业也不需要笨重而丑陋的机器，这种机器全是制动器和零部件，因过于笨重，累得人筋疲力尽。因此，迄今，它只是一种妇女的劳动。她们坐在自家的门廊里或香蕉树下，怀里抱着加拉巴木果，就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时地唱着歌谣，随手就把活儿干了，仿佛这种劳动也是一种母性的义务，而她们甚至还不知道，它是如此地美妙。

因为，它可以长久地使用和保存，所以，它是很名贵的。酷烈的阳光晒不裂它；潮气也不能使它腐烂，只能使它变得稍许柔软。铁器也不能使它变形。这种女人用手做成的加拉巴木果壳碗的内心是多么温柔呀！

许多年前，绘画失之于卖弄，因过分追求准确与细节的琐碎，并以这种细节进行卖弄；于是就对印第安人画在加拉巴木果壳碗上的那些叶、花和鹿等质朴的画，大抵是不屑一顾；然而，绘画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业已转向了朴拙的、令人愉快的原始风格，对加拉巴木果壳碗表面的装饰艺术，现在已成了一种完美的工艺品，可以登上世界的大市场了。

说到希腊人，人们说，他们把自己的手工业局限在很少的几种物品上。如杯子、棉布和乐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用瓜达拉哈拉的双耳细颈小底瓶给

人们的桌子上增色不少；用托卢卡和普埃布拉的棉布，让妇女穿上了鲜艳的服装；用帕茨夸罗的吉他给人们提供了灵敏的适合演奏优美音乐的乐器。

卡卡瓦米尔帕岩洞

这座岩洞很深；一本地方志上介绍说，有 1500 米深。在触及到洞底的地方，寂静得令人目瞪口呆，我们仿佛触到了大地的根。刚一走进去，我们就领略到了，听觉的痛苦比视觉的痛苦更不幸。除了我们迈动的脚步和水珠的滴落，再也没有别的声响了。水珠的滴落声便是岩洞那低沉的脉搏。

在我们的意识中，世界完全颠倒了：洞外，天空是一片摸不到的蔚蓝色的混沌，它轻轻地包裹着大地；而在洞内，笼罩我们的天空是有形的、坚硬的。不过，那是如云彩般时时都在不断变化装饰物的穹窿。注视我们的是一片什么样的天空呀！我们的头上悬挂着水滴形成的无数个千姿百态的艺术品。它们是花冠，是巨大的雌蕊或倒置的塔楼。

在漫长的时光里，流动的石灰岩在空洞的岩洞里安了家，最后形成了这座光怪陆离的迷宫。那要经历多少个世纪呀！

岩洞的地面与它的穹窿相似（诚如斯文登伯格所说，“上下相肖”）。在某些地方，那些垂下的钟乳石与向上矗立

的相互亲吻并融为一体。于是，信徒与上帝相聚在一起祈祷——我颤抖着凝视着这神圣的一幕。

岩洞是一座神奇的大教堂；而且这座大教堂的祭坛不只是建在墙壁上，还散布在各个中殿；此外，大教堂里还有人群。在向上生长的石笋里，有许许多多人的身影：那是一些躬身跪拜的人群，他们的脊背遮住了地面；不时，还会有狂热的人群，伸着热情的双臂，激情洋溢。它是一个可怕末日降临于斯的村庄。它如同一个海峡，一阵阵狂风涌叠起时起时伏的波浪。

我想起了约瑟法山谷，也想到了《圣经》，《圣经》里的故事已经发生了，而且是如此逼真。此刻，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在走动。他神色庄重，像一位神一样；他可能是摩西，密密麻麻的人群尾随在他的身后。绕过一个拐角，一束痛苦的目光正俯视着我；那可能是俄狄浦斯或李尔王的目光；风雪梳理着鬓发，口中发出一声呼喊，又像是欲呼又止；整个五官因用力而移位变形。迎面的一张脸，只有目光，唯一露出来的是那一双眼；其余的部分只有从眼睛周围去想象了。

我们继续前行……

此刻，岩洞如同一幅绝妙的狩猎图，就是福楼拜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的那幅狩猎图；一头水牛挺着身躯就要奔跳，一群马鹿从它面前飞驰而过；穿梭往返的长角马鹿抵在一起，一个扭结着另一个；还有蹲伏在地上的金钱豹，盘缠在我们脚下的蟒蛇……简直是一幅非洲热带雨林腹地的

线条浅淡的浮雕！

因其形态万千而令我眼花缭乱的这组群像，也可能是亚当于天国获罪后被野兽缠绕的画面。愤怒的造物主在惩罚他；那些野兽躁动起来，盯着他，缠着他。

不过，那些尖削、完美的造型渐渐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岩洞不再是一群暴躁的动物，而是一片美丽的植物：颤动的欧洲蕨，安详、静谧的松树与柏树，松柏的下面，则是大片的绿草和荆棘。像是下了许多小时的雪一样，所有的一切都被覆盖了，那些枝叶也变得厚实起来。置身在这恬静的风景里，我领受到了大雪覆盖下的森林那特有的感觉：焦灼地渴望着狂风扯掉森林的白色外衣，把我从白色和寂静造成的幻觉中解救出来……

在这儿，空气也像是在热带雨林的深处，是沉闷的。

我们继续前进，仿佛走在一个奇幻的梦境里。

此刻，这些挺立在岩洞地面上的石笋就像是千万只捧着供品的手臂：那是献给一位不动声色的神的美好的祭品——有为人赐福的杯子、圣油罐和葡叶杖，神无动于衷，像是对那些不愿望祈祷的城市的一种惩戒……人们感到了那些细长手臂的无谓的辛劳，并期待着一只累断的手臂垂下来……

尽管是绝对的静谧，但是哪怕是一瞬，岩洞也不是死亡的景象；每个形体都注满了血液，只不过与我们的血液不同罢了。《金色神话》说到的七个睡觉的青年，说，一座大山如同一个温暖的襁褓，覆盖着他们，于他们毫无伤害。

数百年后后辈一次开山，七个青年又重见阳光：七个白皙的身体，未受伤害，依然睡在神话般的梦中。一丝难以察觉的呼吸，他们的胸脯在轻轻地动；没有死人的那种僵硬，在阳光的亲吻下他们渐渐地静静柔柔地醒来了。所以，钟乳石的这种宁静，像是一股被压抑的力量；可以感受到在他们的躯体里有一股憋压着的强有力的呼吸。每每告别一个岩洞，我们都不再回头张望；我觉得，只要我们一离开，那些造物就都活了；那些胸脯、脊背、嘴巴，此刻都在发出喘息的声音，而且也都在轻轻地晃动……

但是，倘我作为唯一的一个纯粹的人，独自走进岩洞；那末，我就不会这样急匆匆地穿过岩洞；并且，岩洞也会为我那崇敬的目光鲜活起来。我也许会在一个钟乳石围就的圈子里，默默地与它们相对几个时日，直至打破它们那固执的沉默；那些树木花草，也许会在我那热情的目光的鼓励下，突然摇动起来；那些动物也许会继续跳完那中断了的跳跃。那些嘴巴也许会像吐出丰盈的大水珠一样，吐出压在心底的话语。那些人也许会从雅各的梯子上走下来，并且像月球上的人一样在我的身边走动。我尤其想独自一人呆在岩洞深处，以便听到那岩洞特有的完美的静谧，那是一种水珠滴落也不会打破的静谧（水珠的滴落声反倒会衬托出这种出奇的静谧）。它会洗去我那嘈杂尘世留在我耳中的邪念。那种静谧如一条条绷带紧紧地裹在我的头上；更为完美的是：一个鲜活的身体，却拥有了一个死者才有的宁静。即使死一般的静谧压在我身上，如同大海压在一个潜入水中的潜水员身上一样，也只能让岩洞充满乐曲。这个布满各种形态的世界会变成一曲交响乐：那些尖塔似的

石笋奏出冷峭而尖利的声音；这个圆顶形的钟乳石演奏出庄重而浑厚的乐曲；那组花草般的钟乳石奏出一种韵律多变的和声。即使我在许多年里业已适应并陶醉于这种静谧，我也会去创造一片充满和声的森林……

我继续欣赏着那一组组姿态各异的钟乳石雕像。先前我们曾见过的，哪些业已忘却？一个也没有！富于创造力的水，如同莎士比亚那丰富的想象力一样创造出了这千姿百态的形象。除了大自然的造物外，还制作出了人工的东西：这是一把古代的双人椅；那边，有一片高耸的建筑物的影子。人们所说的“大自然的想象力”，就在这座岩洞里，我慢慢地悟到了。像弥尔顿一样失明的这座岩洞，幻想着外面的世界，并以自己的愿望再现了各种各样的造物；这就是水流在岩洞中的创造。我想象，在这些死去的身体中，是不会缺少任何一个人的；甚至会在他们中找到我那死去的亲人。如果我在这儿呆上几个小时，我的母亲就会从那个昏暗的角落向我走来；我抓住那凝固着她那宽大脸庞的岩壁，就会发现我自己的面孔。是的。这已成为岩洞中的一个狂热的梦想，并且还在继续创造着。细小的水珠在滴落，在继续创造着它的形象；这种低沉而滞缓的搏动伴随着我们，仿佛在追赶着我们，在嘲笑我们……

灯光强烈地照射着钟乳石和石笋。如果月光也可以照亮岩洞，那还有什么必要用那银蓝色、银黄色或银白色的彩灯去装饰它们呀！

白光把这地下的景观照得一片素洁。白色与灰色：仿

佛我们完全走在另一个星球的景色里。我们说话是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以免惊奇得不能自控。

也许有一天，会在岩洞附近建起城市、教堂以及其他的建筑，月光还会照亮那冰清玉洁的岩洞，那些“满心惶惑的人”还会从这里体悟到死者的启示。他们的祈祷也许是向上帝表示忏悔的最好的祈祷。人类伟大的赞美诗也许会在这钟乳石的祭坛上变成每一个人的话语。也只有这种与星夜相类的令人昏厥的深渊，才令我感受到什么是完美。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常常问母亲，地球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她告诉我：“里面光秃秃的，可怕极了。”母亲，我已看到了地球的内部：那里充满各式各样的形象，就像一朵巨大花朵的凸状花蕊，我走在这美妙绝伦的景色中，连气也不敢喘。

走出岩洞，正午时分蔚蓝的天空，照得我们的双眼很不舒服，像是一个正在康复者的双眼，什么也看不见，马上垂下头来……

关于巴勃罗·聂鲁达的短简

巴勃罗·聂鲁达，在智利的官方名录上我们称其为里卡多·雷耶斯，于1904年，出生于中央平原的腹地巴拉尔的土地上，我们总是把这一年当作真正的圣诞节的。德穆哥市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并引证了曾给了他童年的权利，即在诗人的孩提时期“使之具有了诗人的气质”。他曾于我们的圣地亚哥拜达高希哥学院学习语言，而在智利人中普通的教育使命并不能让他满足。某个无疑是做了件大好事的部长，当他二十三岁时，便派他去了东方的领事馆，在他那美好的青年时代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他生活在印度洋上荷属印度和奥依兰之间这一非常独特的热带地区；在那儿，他度过了五年青春时光，他的感觉却像工作了二十年。给予他素质以巨大影响的，很可能是这片海洋与高温的土地和英国文化；他熟知英文并能以杰出的才能进行翻译。

离开智利之前，他的诗作《曙光》已使他成为同代人的领袖。在他从外省初来京都时，他遇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朝着诗的解放，为了诗的革新，对诗的广泛成果的革新，对创造派鼻祖维森特·胡依多勃罗的诗的革新。

聂鲁达此后一些年的著作，刚刚被西班牙戈鲁斯·

Y·拉雅出版社以一种宝贵的精心态度编辑成很相应的两册，书名为《大地上的寓所》。从封面，这个青年领袖的诗作就显示出篇名尖锐并非小气的风格。

《大地上的寓所》激起了那些学者的全部兴趣，并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相关的系统资料，在这儿，他那惊人的诗歌一环接一环地相继展开。他以一种忠诚于自己与全部奉献于他人的态度，在一种令人怀疑的秩序中，奉献出，从第二种表现手法的那些诗句——不定形的和最初的——到成熟之作，即这些诗题：“木柴”，“酒”和“芹菜”。沿着缓慢的界标，他达到了物质三重奏的精湛的三段乐章。一种完美的酬谢：上面所提及的诗篇不单单是一种个人的著作，同时也可能成为整个青年一代的诗章。

一种特别强烈的独创精神开辟了他的道路，寻找着这种我们称之为“表现”的东西，获得自己的诗的语言。他排斥那些相继而来的诗歌，也就是说，那些民族的诗歌：这部诗作中的巴勃罗·聂鲁达与智利的抒情诗毫无关系。他同样排斥大部分外国人的交往：某些与勃朗克、惠特曼和米罗思兹的联系，意味着气质上与之相通。

聂鲁达语言的独创性，他对逼真而强烈的语言的运用，首先是与因其丰富多彩才是那洋溢而赤裸的大自然相符；其次，也符合行业的真实，一种反浮夸风格的真实。聂鲁达经常肯定，他们智利青年代因为他才从长时间的新贡戈拉主义那儿解放出来。我不知道，对这种蔓延的保护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所有场合，我们都为曾保护自己的聂鲁达的杰出活力而高兴。

我想，聂鲁达的诗歌语言应该令那些诗作者和以“女

士理发师”方式进行诗评的人感到惊讶。

聂鲁达那固执的表现力是智利个性的一种标志。我们的人民还在疏远自己的伟大诗篇，但是，人民也同样拒绝自己的那与陈腐的和时髦的语言有关的艺术。必须记住那令人讨厌的语言杂货店，即，“鸟”、“绒毛”、“玫瑰花”，在这种杂货店里，将使我们陷入亚现代主义，以便理解聂鲁达用以廓清天空并希图从总体上使它明朗起来的这股咸涩的海风。

巴勃罗·聂鲁达另一个独特的侧面是主题的独特。他已摒弃了我们那些令人厌腻的诗歌领域：黎明，车站，凉台上和公园里的情话，等等。这同样也是不可救药的习惯中的一个阻截，也就是说，在死气沉沉中，他的创造特质一遇到木柴和纸球就燃烧起来。他的那些主题应该像是令那些普通小道上的善跑者反感；是那些在奇形怪状的造物的假面中的现代都市；是日常生活——在他们那惶惑事物的或是平常事情的怪诞的，爱望弥撒的，抑或是亲切的日常生活；是一些挽歌，在这些挽歌里，死亡神奇得像是从未体验过的现实；是这样一些题目，有关从中提出并公之于众的前所未有的感觉的题目，是那有生命的东西或无生命的东西由于腐烂而终结；在聂鲁达的作品里，死亡是一种固执得几乎像着了魔一样的联系，他向我们揭示并提供了那些出人意料的毁灭的、垂死的、堕落的形态。

聂鲁达的作品显现出极少西班牙风格，但是，在作品中却有着着魔式的死亡的病态的卡斯蒂利亚灵感。一个冒失的读者把聂鲁达称作反神秘主义的西班牙。我们慎重运用神秘主义语言，这种我们肆意蹂躏并经常把我们引向根

本理性的语言。聂鲁达可能是物质的神秘论者。尽管他是一个更加实体的诗人，可以给他以这种称号（不无原因，他是智利人），一步步地追随着他，就会从他那儿发现这种令圣胡安·德·拉·戈鲁斯欣喜的新奇；他自觉地沉迷其中的物质，旋即引起他的抵触，一种接近反感的抵触。聂鲁达在本质上不是物质的谄媚者；尽管他在其中厮磨；他立刻向它挥拳，像是为了更加仇视它，野兽般将它肢解……在这儿，赤裸着一个卡斯蒂利亚永恒的胚芽。

他对待物质的态度，我认为是一个完美的奇迹。印度僧人，M·拜尔哥拙也一样，都希望，因为把我们真正置于物体的内部，以便我们看得更清楚些。聂鲁达，一个难以形容的富有诗意的行动着的男子汉，在讴歌物质中，在这非人类的与隐秘的领域里，已经获得这种引人注目的奇迹。

诗人长时间地生活在与幽灵作伴的环境，应该称作是浓雾沉沉的同时又布满沼泽的环境。诗人，永恒的早产的天才，寻找激情以补充自己的先天素质。同样，他具有一些深处的天使的精神品格，正如人们所说的，一些岩洞里的或海洋深处的天使，因为聂鲁达所处的地位好像是在大气层的最底层，尽管有诗人海洋般的激情。

处处充满活力和可能是他的使命的手法的自由，在聂鲁达那儿，值得崇仰和尊敬的事实便是他的这种独特性。聂鲁达是美洲的一个崭新的人物，一种用以开创美洲另一种抒情诗篇的感觉。他的极高的品位源于他的精确的鉴别。

当我读罢他的诗，以便在心中沉淀并静静地获得一种几近和谐的存在时，聂鲁达的诗句便为我树起了一些形象。这就是诸多形象之一种：一株被绳索和苔藓困扰的树，在

它那附着着生命的表皮里，静静的同时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他的一些诗给了我一种纷沓的轰鸣和一种涅槃的惊愕——以一种独特的支撑服务于热情的涅槃的惊愕。

在美洲人种中，两种幡然不同的能力和绝然相反的举止常常解析成因为血统的混杂；在这儿，也像在任何事情中一样，存在着一个血统的现实。聂鲁达以纯粹的白种人自重，同样也尊重普通混血儿，因为他的欧洲文化修养，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忘却了自己的双重血源，聂鲁达的西班牙朋友为他那自由的信仰感到亲密地欣慰。在他的眼睛与目光里，在他的举止尤其是谈话的倦怠上，尽管他的身体不能充分地说明血统混杂，他那充满欧洲情调的诗歌，这一偶然的机，便暴露出一种血统的冲突。因此，有着真正悲剧的一些方面的混血儿，或许，只有艺术领域里才包含一种优势并给予一种繁荣的保障。构成聂鲁达情感和语言的洪流的丰富性，有的残忍的讥讽和几近宗教式的庄严的交汇，还有许多事情，作为他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血统的内在联系的显而易见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在任何一个诗人那儿，东方已表现出深刻的内含，不过，东方的帮助尚欠完善，也更迷失于其对西方的促进。聂鲁达那土著的粘土一接触到亚洲就开始了沸腾。《大地上的寓所》不言而喻地表现了这种深刻的冲撞，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种秘密，就是说，当土著人毫无畏惧地打开自己的水渠时，就会产生出一股自由的独特的激流。我们美洲人的仿制品是令人悲哀的。我们回归自我是幸运的选择。

现在，我们说着优美的拉丁美洲语言。聂鲁达总是记着惠特曼，更多的是因为他那过长音节的诗，因为他那长

长的句子，还有他那一个美国人无拘无束的坦率。在这部诗作中，美洲精神变成自由的活力，如此无所畏惧和粗砺丰饶。

拉丁美洲的最新诗歌（已不能说现代派也不能说成是极端派）属于聂鲁达，事情就像他的部分业绩所证实的那样重要。在一系列试验性诗歌浪潮之后，聂鲁达走来了，就像大海的整个深处在岸边甩起的一股巨大波浪，其余的不过是小小的一簇浪花抑或是不完美的回头浪。

我们的祖国应该给他以特别的爱护：智利已经是一个激动而坚强的国家，不过，她的艺术，许多年来一直被一种死气沉沉的经院派所统治着，也就是以拜约为首的古典主义以及后来的伪古典主义统治着，几乎在一段和另一段时间看不到民族火红的心脏，因为智利语言呈现于未加修饰的、拙朴的和深沉的安德鲁西亚方言中。聂鲁达在《寓所》中已爆炸了一些智利惊人的令人激动的因素，一种为我们确保十分广阔与丰饶的诗歌的到来的因素。

华金·爱德华兹·贝略^①

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马德里，爱德华兹·贝略的音容笑貌与智利特点许多年没有激励我们了；我们也很久没有听到他那富有特色的谈话了，在我们所享受过的谈话中，他的谈话以及文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的谈话也许是最具拉美特色的。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我们没有通过翻阅文件、人物与书籍，来用美洲主义去重温我们的美洲了。

有许多人，他们可以在大陆间来来往往，或者他可以生活在出生的祖居故土，从每个邮件上看到外国文学的新变化，而人们所说的语言在他们身上没有衰老，他们诞生时的风俗习惯，也没有因各民族风俗的共有现象带来的许多酸性物而在他们身上造成腐蚀。似乎是民族赋予了他们明显的标记，或是民族以独特的想法造就了他们，把各种精华一样不缺地列入了自己的处方中。这是一个完美的处方。我们其余的人只得到几样美德，或孤立的这样或那样的美德，我们就以这点本钱工作，并试图从这点本领中取

^① 华金·爱德华兹·贝略（1888—1968）智利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贫民》。

得尽量多的成果；好像既是祖国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义子；他们从祖国母亲那儿接受完全相似的身体，还有一点自己种族秘密的最初启示——蛇在阿波罗耳边发出的奇妙的丝丝声，大地（蛇）就通过这种声音转告它的秘密。我们这些其余的人都像是对种族事务不热心的人；而他们却是事务本身。

鲁文曾说过：“像涨满盐水的海绵一样。”他们曾经在大气中、敏感的群山中，在深深的沟壑中生活。他们无所不知，而且那知识不是从文件中查出来的，而是真正的知识，好像是那个民族内心的体验。他们就构成了那个民族的内心，并且经历了内心的上等的和下等的情绪，他们是从母亲的肌体里生出的真正的儿子。

因此，从智利带来的爱德华兹·贝略的著作是我们血液的一部分，那血液在激烈的动荡中，有时是悲惨的；在童年的反刍动荡中，有时是田园诗般的；这部著作将使人从那重新收集的画出的形象中回归故土，将在那可以再现忘却的现实的一触、一瞥和一嗅中激起许多感受。正在我们之间出现的某些种族主义者认为，只要名字是佩雷斯或冈萨雷斯的美洲人，就会清楚了解和全面介绍那里的天空、田野与本地人了。这位美洲人用他的名字“爱德华兹”嘲讽地回答了那些种族主义者，并向他们展示了一个深入种族奥秘的细微而明显的事实。我体察到了我们的蒙古特点或印第安特点，数量越少，程度越明显。身体里流动着百分之八十亚洲人的血液的近乎土著人的人，感到绝望，决心重新把自己塑造成西班牙人，正在把这可怕的百分比抛到脑后，如同撩开额头上肮脏的头发一样。一种近乎白人

的人，对这种差别不太介意，他接受认同并且酷爱这种差别。所有在美洲大陆出生的白人，仅仅在外表和风俗习惯上兼具美洲特色（仅此而已），却经常做出种族团结一致和没有已知的各种情结的美好表示。他大声宣称，他是那里的人，是美洲的孩子。当然也有一些白人，以自己胳膊上的白色脉络和其它一些不能肯定的身体内的脉络去充英雄，不过，我却肯定，没有优秀的混杂血统，就是对土著人的背叛。

描写与叙述

爱德华兹·贝略完全掌握了作家的两翼：描写与叙述；他目光敏锐，想象力闪闪发光；造就了我们的造物主给他创造了一种包容一切的想象力。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写作时有点男子汉式的无拘无束，也因为在他那像谈话一样活泼的作品中有一种非常智利化的挥洒自如，人们都议论他不循章法，手法笨拙，也不懂清除芜杂。有些像患了关节风湿或脉管炎一样苦于达不到他的完美的人指责他。就是这些人谈他的作品时也很愉快，因为他的散文是我国现在有的散文中最令人愉快的，属于那种轻盈欢跳的小溪般的散文。他沉浸在流畅的写作中，无须做太多的检查，也不会因卖弄学识而损害他的好运气，这种运气已经不多了，他的幸运属于流利地跟我们诉说并且用丰富的色彩和形式为我们描绘。他忠实于自己的最初的那些优点，尽管后来他缩短了句子，注意了思想，最近的这部《巴尔帕拉索，风之城》和《班德比尔特之死》犹如孪生兄弟一般。在写小说的间隙中，爱德华兹做了二十年卓有成效的新闻记者，被

一些人称为智利最优秀的新闻记者。我在这里很晚读到报纸，很为缺乏出自他手的智利报道而痛苦，像因不知智利情况而营养不良一样。

在他的故土——不是南美大陆，对爱德华兹的最常见的反感，源于他性格上的优点。这位最厉害地痛斥自己父亲的儿子，不是生于我们同坐在上等皮革和美丽的桃花心木椅上并对自己的声望心满意足的旧智利人。它自己坐在或被人安坐在那里，颇多尊严——还有不少的傲气。如今，皮革老化得失去了光泽，桃花心木早已开始生白蚁了。某些人这样做，但很少有人相信。一位从来不曾转过椅子的名人，不知哪一天发现他突然不动了。本身就是名人的爱德华兹·贝略，不曾有过扶手软椅，也不曾陶醉其中，更不曾有过那不幸的突然发现。他的惊异如同我的惊异一样，是对这种状况持续这么久的惊异。《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是对这个无精打彩的国家的一种半讽刺半愤怒的警告，人们诅咒它也嘲笑它。有一种爱国主义像没有经过风雨的优雅的老绅士一样，《塞莱斯蒂娜》和《拉萨里略》，也对不堪入目的小说深恶痛绝；对《塞莱斯蒂娜》和《拉萨里略》横眉之目，同样也不喜欢地域小说。他一生中不曾下过堆满垃圾的地下室，也不曾上过塞满正在腐烂的破烂的小阁楼。就连对摇撼整个房子的地震，他也什么都不想知道，尽管污秽和地震，这两种东西也是自然的法则……也是正常的事情。

童年的故事

童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写一写童年。有一次我曾

暗想，我们这些国家最好的优美如画的自然景观，也许是由十个善于在智利或哥伦比亚或秘鲁的十个不同的地方观察自己童年的人而写出的十篇“童年”。儿童在用新鲜而奇特的目光观察童年时，对土地和风俗看得特别真切。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儿童在观察事物时，会像异国人感到差异时的冲突一样，对这些冲突一半感到痛苦，一半感到欢乐。这是“一种很好的观察”。

我们感激他的这个童年，因为他的童年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的童年截然相反，而在另一方面又补充了我们的童年。作为他寄给不在身边的人的一件深情，我们收到了这个童年。它好像是给我们寄来的一个装满智利“贴花”的信封，我写下这个已被人们贬值的美丽的字眼是用它的真正含义，以表示我们的手很难描绘的、周围朴素的可以固定在东西上的、给人以享受温柔和消遣的生动图画。

在与智利人身心相依的同时，在爱德华兹身上有一种大陆人的品格，有一种拥有 22 个民族的南美人的品格。这是一种我们应该拥有的生命，像是一种整个身心完整的理智的生命。再过五十多年，我们所有的人都将这样生活；因此，人们对自己、对别人都将更加有感情和慷慨。在爱德华兹·贝略那儿，大陆主义有了一个最好的宣传员，形成我们南美大陆特点的小说，智利人的觉悟尤其应归功于他。我们国家真该感谢他那了不起的记者生涯，这份感激胜过他自己所意识到的程度。

他没有一点社会学家的卖弄，或教育学家的自负，抑或政治家气势凌人的抱负，因此，未能达到大师的水平。相反，在他身上却有着土著人的质朴，斗牛士的亢奋与饱受

磨难的智慧。他应该像阿方索·雷耶斯或维克多·贝朗德或贡萨罗·萨尔东维德一样，成为驻某个说西班牙语国家首都的公使。即使智利对他尽到责任的话，那也会为时已晚。也许，还会浪费他那精力充沛的年华，他那创造欢乐的心灵之酒神的年华。智利像一条美人鱼，只是从殖民地后期的病态——政治上和管理上的陈规陋习中，露出半个身来。在那儿，白发依然是一种惊人的优点，光洁的脸庞依然是一种可以相信的文件。

致胡利奥·巴雷内切亚的短笺

读《世界之声》给我带来了好几种愉快：视觉的愉快，因为作品带来了鲜活的人物；对作品变化的愉快，那种变化类似伊甸园第六天的情形。那时，上帝结束了千篇一律的单调，放飞了千种生物、万类生灵；特别是对乡土气息的愉快，这种愉悦在另两种愉快中自然流淌。

当未来主义以海浪排空的气势扑向我们那质朴的谷地的时候，我们在太平洋里经受了很大的风险。年轻人挺着身子，张开双臂，毫无自卫地接受这股潮流；他们像是一群没有彭妮洛佩的尤利西斯，只是想冒冒险罢了……这场雪崩般的浪潮卷来的感觉、诗的语言和那些题材，以我们来说，内容很少或毫无内容。这股未来主义浪潮来自地中海，来自拉·曼却，来自美国人的大西洋……来自堪察加半岛；用科克托的俏皮话来说，甚至也许来自仙后星座，来自所有的地方，唯独不是来自我们的内心。这是一种对异国事物的狂热，也是有害于我们自己的凋枯病。这是新诗的初期。我们这些曾以同样的狂热接受现代主义的人，早就知道，度过这种狂热病贻误了我们多少时间；也知道，在用我们的银器交换外国旅游者的玻璃器皿的过程中，我们

的语言在其本来意义上丧失了本地特色许多年。不过，炮击别人的东西，并把它反复揉搓，掌握它并把它捆在自己的身上的这种冒险，在未来主义这一代身上的时间要少于在现代主义的那一代。你们在这股浪潮中不过浪费了十几年。

功绩不小，取得也并非容易，正因为如此，必须为之庆贺。如果乔伊斯、阿波里耐·科克托的、加西亚、洛尔加、聂鲁达以及维夫多罗的门徒没有阿劳科人那坚硬的牙齿，没有本地人那桀傲不驯的尊严——那种用手中的武器打败了侵略者，结束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尊严，那么，我们也许会像对现代主义一样，浪费掉四十年的时间，才能把这种积存的外国货清除干净。

未来主义在智利的迅速地方化，归功于你，如同归功于胡文西奥·巴列，归功于奥斯卡·卡斯文特罗和另外三个人。显而易见，虚弱者留下了欠债者的招牌，尽管他们不愿意，却仍然挂着这块招牌。征服欧洲老师是很难的事情：就是同他们战斗，并且把那些进入我们肉体的东西当成免疫针；就像印度人对付英国人那样，只有像欧洲人那么纯正的人才能取得胜利，因为这些非常纯正的、非常有鉴别力的人，能接受别人的东西，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特点，得到同时又不丧失。

《世界之声》是一部充满智利特色的诗集。国内的读者不可能品味出它把本地人的本质和外表表现得多么深刻，因为，水母不会为自己的邻居海星感到惊讶。但是，我们这些在国外的智利人欣喜地享受到了这一得天独厚的功绩。在《茶花》这首精湛的诗里，我一下子重新找回特拉

格恩的一些地方，在那里，看到了用极其土著化的语言令人惊奇地咏叹调般的山茶花：它生长得如此繁盛，仅仅在南极智利才有的。与因佩里亚尔河的花相似，特拉格恩那些白色星辰般的山茶花开得繁盛而高雅，没有因气候和混杂而退化。说到你的山茶花，我要毫不奉承地对你说，没有人，甚至连年轻的《茶花女》的作者小仲马的手笔，也不曾写出比你用四句精湛的诗奉献给我们的山茶花更为地道纯正。你的诗写道：

是谁滋养了山茶花？
始终让她洁白如玉充满生机？
此生此世，她的瞳孔出自
那片冰冷而美丽的土地。

当然，熟悉了你的那些南方的花朵；相反，却不了解这个名叫“巴特利亚山”的村庄，在那儿，月亮像是城市或教区的女孩。那月亮几乎不是天空上的月亮，而是……有点像，由于对一个村庄的喜爱，而走下天空，变成“一只恋巢的绵羊”的月亮，不过，不是在高山上奔跑，而是沿着乡村的街道，走进小果园。

关于奥古斯特·文特尔——智利第一位本土主义诗人——的那首诗，令我非常感动。通过确实相当恋家的两代人，你用相似的诗句回答死者，仿佛考廷省的土地在一个生者的身上有了讲话的能力，并转过脸去对那实际上已经死去的人诉说。

《瀑布圣母》这首诗，你的朋友对它的称赞会少一些，因为只有看过瀑布才能称赞。四处流浪的我看过三个如天

使般洁白的南方瀑布，三个，如同在神学里一样，把它们加在了一起，才使我看到了你的瀑布：

在冷峭的绿色山峦上
当溪水飞流直下的
垂挂成瀑布
一条飘带闪现在你的身旁。

你，我的朋友，在歌唱这恢弘的景观时，就像是你那白色高原那欢乐的倾诉，这种毫无浮夸的写法，我认为是你许多重要特色之一。

我认为，《宝贝蟹》与《山茶花》一样美。你的目光善于观察复杂的事物；对于事物的独特性，你的目光更是敏锐，也许是为了渴求完美的东西，为了陶醉于那独一无二的东西。你像创造黄道宫那些土风主义作者赞美虾一样，改变了我们大海中那微不足道的蟹的模样……这是诗人圣保罗式的慈悲，也就是说，是诗人充满馈赠的爱。

在遥远而寒冷的南极水域
我看见你用干瘦的手臂举起
像一盏青铜冰灯
像一簇胜过灯塔的火炬。

为胡文西奥·巴列所作的《干杯》这首诗，以其欢乐的兄弟情谊令我振奋；他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他在用自己清脆的声音，邀请其他的喜欢这位值得称赞的诗人的人，来一起干杯；在美洲，喜欢这位诗人的人已经很多了。

《少女之浴》这首诗使我想到，你是滨海或河边土地

的儿子，你歌唱这湿漉漉的身体和南方特有的湿润的空气中的才能，大概就来自这块土地。画面如同一小块陶瓷细砖：我觉得那是在手工作坊里做成的最纯洁无瑕的作品。

我们感谢你那首《太平洋的中午》；我这里写的是“我们感谢”，这是有原因的。我们那肆无忌惮的大海，那涛声，那威力，依然让我们声音发抖，令我们无力抗拒，迄今，我们在散文和诗歌中很少描写她。但是，在我们的两个巨人之中，大海是更为我们智利民族所喜爱。智利民族始终在追寻她，而把安第斯山丢在一边。我们没有对她尽到责任，像萨巴特·埃尔卡思蒂对大西洋尽了责任那样。你的性格回避了“兀鹰主义”一样危险的“海洋主义”而给我们写出了海洋午睡时那种纯净的感觉。你享受到并令我们也享受到当地的午睡：大海正布满了隐约可见的鱼群，默默无声的节奏，尤其是那微弱的风，就是说，柔和的风，而不是狂风。多么令人沉醉的午睡呀！在微风的吹拂下，在柔软的海浪的摇曳里。

呵！那宁静来自大海深处
鱼儿睡在一起多么甜蜜
鱼之鳍疲累地拥在一起
在那凝然不动的银白色的浪花里。

我喜欢《古巴黑女人》那首诗，不大喜欢《墨西哥土地》。因为你不曾在那里生活，而只是从那里路过。智利人是固执的，总是表现对自己那块土地的感觉。

你那首立意很好的《空间》，变成了有形的可以触摸的诗。如果你像对《山茶花》和《宝贝蟹》那样精雕细刻，这

首诗可能是这本集子里最好的诗。不过，夸饰绮丽的文风源于一种深切的爱，亚当所有的子孙都会以一种极端嫌弃的心情对“时间”深恶痛绝。你向我们指明了个中的理由：时间是死神，它真正的名字就是死神的名字，称之为“时间”仅仅是为了掩盖它的阴险本性。你不想用一首完整的诗使时间形象化，而是像对死神一样，把它粉碎成抓不起来也立不住的沙土。它是非常捉摸不定的，是用眼睛看不见的飞尘；它总是尾随着死神的屁股飞扬。你的这首诗以明显的标记指明了附着在许多东西上的时间，而这一切在你写出之前我们是不曾看见的，在那些有害的锈菌和苔藓下面，还沉积这种时间的灰尘。

那是从门环、铁锁和铁栅上
流出的铁的血液
这就是吸吮眼睛
吞噬嘴唇的时间。

我再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真正能把死亡看得更清楚的，是青年，而不是老年人。那是因为我们已感觉不到那以流动的温柔要带走我们的海浪。如同约拿在鲸鱼的肚子里说话一样，我们已经在死亡的体内歌唱了。

这种看法也适合《面对死亡的勇气》，诗里对我们讲述的“经历”，是非常精美的；这首诗是书中七首精华诗作之一。西班牙人始终认为，死亡的来临装饰并充实生命的锦绣。他在自己与死神的日常交往中，曾离得很远。你的这首诗证明了源自这种预感到的可怕交往的利与弊；对于通过西班牙诗歌所证明的东西去开掘道德感，是有利的；而

对于受其伤害的战士的冲动则是有害的。

《祖母》和《母亲》两首诗中的回忆是甜蜜的。在这两首诗中，我发现了巴斯克的遗风。巴斯克是原始的和族长制的，同时又是欧洲人中最古老的。鉴于这种罕见的两重性，很少有人能像巴斯克人那样，以一种完美无缺的紧密链环保持着父道、父子之道或夫妇之道。我对你的“放纵”并不感到吃惊；巴斯克人不是那种丧失了伦理观的人，伦理观像是一种“命中注定”的遗传密码流动在他们的躯体里。

人们说，诗就是隐喻。我并没有走得那么远。穿上隐喻的外衣，隐喻就对你指手划脚；这是真的。不过，要说隐喻就只说隐喻，我觉得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你的身上，隐喻并不是那么遥远得既不是来自至高无上的天空，也不是来自遥远的净土；智利那种非常坚定的现实主义在你的隐喻中仍然存在，并使这些隐喻恰到好处，因为，它们在诗歌中出现时，不是诗人以自诩博学的伪君子制造出来的纯粹的“噱头”或戏谑。巴雷内切亚朋友，这并没有减低你的创造与创新。你喜欢大胆地用比喻表达，这就足够了；因为，纯粹为了炫耀而去制造纷乱的意象和哗众取宠，已经过时了，业已走向衰亡。到了这个时候，连最荒唐的隐喻也不会令人惊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了；它已开始让人厌倦，因为，它那使人惊奇的手段已经山穷水尽，如同一部糟糕的闹剧。

另一方面，在许多新诗里，多得近乎大香蕉园的意象压得这些诗透不过气来，使诗的主体和它的主旨消失在过于繁杂的赘生物中。

愿上帝坚定地保佑着健康的、正直的、坚强的巴斯克人。

于巴西 佩特罗普利斯

就几幅“花”的画 致伊内斯·普约的短信

你以技巧上堪称专家式的眼光与手，也就是说，欧洲人的科学与当地人的感觉所画的那些“花”，汇集到一部《年鉴》里，寄给了我。那些令人喜爱的智利的花，你没有按惯例把它们放在花盆或花瓶里，也没有把它们结成一束，而就那么随意的、甚至还有点散乱的簇集着；一个远离祖国的女人收到这些花，仿佛是向半瞎的双眼文雅地施舍了一双清澈的眼睛（似乎是有十七年了，我不曾抚摸智利的小花园的灌木丛，也不曾为它们浇水了，更不曾给它们如描绘亲密的椰子树般的赞许了）。

为了让那些非常新鲜的花少一点书页那死气沉沉的氛围，也为了让那些非常真实的花奉送给我一寸智利的土地和天空——它们像我一样，都是生长在那块土地上；我把它们放在了自已那层层叠叠的书架的最上方。

一旦远离了祖国，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土地；而是四维空间。如，至少，我失去了一片海流上的天空，铜矿矿井的垂直空间，还有那种族的基本影响，它虽然是一种氛围，同样也应看成一种空间。

美洲本土的画，只要不是不堪入目的、庸俗的或刺激的，我看了以后都会感到轻松。我曾从不止一个受法国影响的南美人那里听到过这种蠢话：南美的光线因其丑陋而粗野对画家造成伤害……仿佛美洲大陆那庞大的躯体上只有一种光线似的。在我们哪怕只有 10 公里的土地上，不管是山脉，抑或是海滨，便会有十几种变幻不定的光线。正因如此，你，伊内斯·普约，才画出这样一些花，既不恐怖，也不鲜血淋漓，却令任何一个欧洲画家不得不称赞。听说法国本地画家，在得知这块土地上的阳光与他们的毫无二致，并且稍稍一走，就会不期而遇时，心绪就会平静下来。在拉塞雷纳与特拉凯恩，在康塞普西翁和奥索尔诺，我都亲眼见过你画的那些花。

花卉画家总是要面对巨大的风险与严峻的挑战。即使叫作大丽花且似乎非常硕大的花，或者称作仙人掌且如矿石一样的花，也都像天使一样。花始终像是属于超自然的东西，我们总会觉得它们是无法形容的。在画花方面，你们面临着陷入著名的精神绘画的危险；那是一种绘画的绝路……

任何精细入微的作品——如您的画，不论是短篇小说、诗或画都会令我感到意想不到的愉悦；因为在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创作的一切作品中，这种精细入微的作品不是很多，甚至几乎没有。因此，达里奥、埃雷拉·雷西格或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或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在弥补我们在这种风格上的不足方面，在磨砺我们本地主义这把半钝的斧子方面，他们已经并且正在做着许多有益的事。

你那属于大海初晨和某些黄昏的绿色，令我非常愉快；

你的那种不像海滩上蝉翼纱似的玫瑰红也同样令我愉快；你那毫不枯燥的白色，那与“金袖扣”相去甚远的黄色，也是如此；还有，你的那些花挺立在热雾里，变得朦胧、迷蒙与飘忽不定，更令人饶有兴致。于是，那些花就留存在我的心灵里了；就这样保存在我这个漂泊者那记忆的宝瓶里；那些思念的亡灵就这样不是僵硬而是温柔而安详地且因精神之血脉的流动而生活在我们的心中了。你对花的摆放方式类似于鸟群的栖落的那种纷乱。它们既不僵硬，又不软弱无力，处于自然界事物的那种绝妙的随意状态。

我感激你选择花作为创作的灵感，这种选择颇具智利特色。我国的妇女是伟大的园丁。我心中保存着一系列艾尔吉妇女的形象与佚事，她们对自己的花园和那一大堆花架倾注了一片痴情，犹如妻子对丈夫或儿子对母亲的痴情一样。此刻，我看见她们从一丛马蹄莲里探出脖子，或者把手伸进药用蜀葵花中；她们对一盆罕见的花草比对一个月的薪水更为看重；她们为了得到一株“科多花”或几株百合花，可以把城里和郊外搜个遍。

在神奇的老人唐·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之后，我们国家诞生了一位专注于他的艺术、继承他的画笔的佼佼者，这是很自然的。

在智利妇女中，存在着一个像地质学上条状脉矿一样的对诗歌的丰厚的底蕴；她们保存着这笔诗的遗产，而男人却在吃喝中，在腓尼基人式的忙碌和其它淫乐上挥霍着这笔遗产。但愿我国的妇女，不要因美洲的撒克逊化而把这笔遗产的根从这块土地上拔掉。也希望她们这些依然有点朦胧的或沉浸于我们妇女中的气质，明天必将成为传统

的精神财富，燃不尽的蜡炬，艺术的矿脉，和只有创造才能得到的幸福。

有人对我说起一幅画，说它很有“女性特点”，我听到这些赞扬以后，心中有些怀疑。因为用这个形容词时，意思是指脆弱、试探和小气。但是，一看到你的那些“花”，这个被歪曲了的形容词立刻以其最真正的含义涌上我的嘴边。你的那些花是女性的，有一种既灵巧又必不可少的女性的纤弱。伊内斯·普约，你的那些花，像女人一样，聆听多于诉说，暗喻多于直白，启悟多于暗示。

保护好你那天使般的眼和手；好好照料它们，如同雕刻家照料自己的拇指与中指，教堂的小提琴手为了保持腕力而戒掉酒（你非常清楚我在说戒酒时在暗示什么）。我蓦地想到，你的画的品类迫使你比其他画家对一种玻璃瓶装酒更应警惕。在那些心力总是骚动不安或未老先衰的画家的画面上，花总是一生出来就憔悴，或是一开放就已衰败。

这些花就留在了我的身边，留在了奥尔加诺斯山脉；这里的阳光庄重地展示着它们，朋友们将会称赞这随雨燕飞来的完美的处女作。

关于冈萨雷斯·贝拉的一些事

他是在主题上最具智利特色的智利人中的一个，同时，又是使本地歌谣和美洲本地特色获得解放了的人中的一个。

我们认为，这种在技巧上值得称赞的摆脱本地的东西，源于他大量阅读过优秀作品。从20岁时起，冈萨雷斯·贝拉就以清醒的意识有选择地读书，这与我们这一代人相反，我们往往是漫长无目的、信手拈来地什么都读。

因为，他的语言那种不事雕琢，也因为他厌恶雷同和我们像糖一样的多愁善感，从他发表早期作品时起，他就不是一个注定受人欢迎的散文作家，直至今天，依然如故。

在他奉献给我们的其它有益的东西中，应该感激他的，是他那种对廉价感伤主义的鄙弃与他那散文的严谨，在他的散文中，根本没有玻璃串珠式的柔情的眼泪（因为有叛逆者激烈而短促的悲号，还有别一种温柔而缠绵的泪流）。

人们欣赏他那毫不媚俗的和毫无本地特色的东西；一个不随波逐流的灵魂，一种辛辣的批判意识，一个对本地生活非常敏锐的审视者。

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冈萨雷斯·贝拉这个人”，因为，

我不具备批评家的能力。

几乎所有的叛逆者都会引起读者大众的反感，有时也会引起批评者的反感。人们把这种叛逆者看成是胃酸病患者；他的这种酸味让品尝者缩起舌头。不过，这样的叛逆者在缝隙里抨击腐朽的东西，就像柠檬防止感染一样。

我始终认为冈萨雷斯·贝拉那种揭露与校正的目光是非常宝贵的；说它宝贵，不是指校正雕琢矫饰的文风的意义上，而是指他在校正我们的那些近视眼和散光眼的眼光上。我认为，这种品格是一种高度的公民意识。可以用多种方式为祖国服务，唯独不能以“自高自大”的沙文主义者的那种谄媚的幼稚方式。冈萨雷斯·贝拉始终厌恶向公众谄媚的人。

这项国家奖授予得很公正。因为，一个民族，像所有健康的躯体一样，需要监督者，需要批评家，包括持手术刀的人。

我，作为他的读者，非常感谢他的那种朴素而严谨的风格，这种风格从他写的第一篇作品就产生了，并且一直保持至今。

很久以来，智利民族就有语言质朴的名声。应该说，这种极好的名声是有点夸大的，语言过多过滥的毛病在我们身上有不少表现。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冈萨雷斯的作品属于固守民族优点的——而这种优点正在诗歌甚至散文中被弄得很糟糕。

在公正与欢乐的日子终于降临到他的家的时候，忠诚地握住这位三十年的朋友的手。在他那些男子汉的优点中，一个优点就是注重友情，他所给予我的友情，始终是这个

世界上人们所给予我的最美好的友情。

在他判决宣布那天，就像在我那伴随他被剥夺权利的特穆科岁月里一样，我坐在他的面前，并没有伤害两颗纯洁的心灵。

致切拉·雷耶斯的信

尊敬的切拉·雷耶斯：

在过去的一年和今年之初，我有四件非常美好的高兴事：在古巴读图尔塞·玛利亚·罗依纳斯的一本书，在这儿读伊莎·卡巴丕略的一本书，还有读你切拉的书，你那本优美的小说《货真价实》（不久前，我在阿根廷读了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穿裹尸布的女人》，一部很漂亮的著作）。这是拉丁美洲妇女自由而勇敢的创造性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标志；拉美妇女已不再害怕，也不再对技巧一无所知，因为，她们已拥有了丰富的语言。

切拉，这一雄辩的事实令我非常兴奋；也给了我一种甜蜜而美丽的骄傲。

我们这些上一代的妇女，在你的年纪时，不会说话，更不会写文章。对正在写的和已写出的作品，我们仅仅是有一种愚蠢而又模糊的直觉。你想，你的书没有学步的痕迹，也没有本地主义的羁绊，像我们一月份的一个白天一样，明亮而清澈，怎能不令我惊喜。我对小说一无所知，切拉。除了普通读者所了解的之外，一无所知：小说充满成熟的品格，此外，还充满第一流的直觉。

我在青年时代，读过许多小说。后来，就不再读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为了从拉丁美洲获取营养，我读所有的拉丁美洲小说。我认为，本哈明·苏贝尔·卡塞奥克斯已恰当而准确地谈到了那些“绿色之门”。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因为你让我甜蜜而又幸福地追忆起许多少年时代的往事。既然一本书使人这样激动，并且为不在祖国的人复活了一块土地，那它就是非常真实的。

现在我不知道还希望更多的什么：是希望你继续写你一下子获得成功的小小说，还是希望你写诗。我始终记得你在你的诗中给予我的智利葡萄的那种“触感”：触觉、色彩、味道。也许，你找到了走这种双重创作道路的办法，在许多人身上，这两条道路是并行不悖的。尽管我认为，诗歌与散文会以一种激烈的矛盾“互相冲突”。

切拉，我们民族陷入密林的心灵是被他的女人守护和解救的；你可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这不意味着男人在那儿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是说，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不是遵循“逻辑学的原理”，而是服从“物质的规矩”……

对我来说，童年的礼物，少年时代的礼物，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礼物。几年前，华金·爱德华兹·贝略在《巴尔帕拉索，风之城》中就给了我一件这样的礼物。也许，有些成就的作家——那些热情奔放的人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里尔凯就是生活在这个年龄，也属于这个年龄。我再说一遍，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为了你在那小说中的故事，尽管你的故事会同其它

故事纠扯在一起，同样也会具有永恒的存在价值。现在我要说：我发现了你为我写的一首诗，但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我始终把这首诗带在身边，并且已读过好多遍了：你不要为我的这种沉默感到奇怪；我本该写许多信，但实际上写得很少。我非常珍爱你的这个形象，切拉；我为你而需要它，也需要它作为一种回忆。我几乎不曾回过家乡，也几乎不认识你；你却给了我很多，大量的奉献历来是美好心灵的标志；失之于给的太多也无妨；世界正经受着干旱、贫穷和规划而呈现的病态。优越的气候属于智利中部，属于拉丁美洲：在那儿，才能摆脱畸型的疗救和我们所看到的令人伤心的衰败。

对你的第一部优秀小说表示衷心的祝贺。

顺致敬意

加夫列拉

1940年4月21日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是一位青年作家：36岁至38岁。他的情况不像南美大多数作家那样，那些人，或止步于第一次成功，或体面而平庸地继续创作。他的绝妙的艺术是像玫瑰花一样不声不响地成熟的，在他作品中，已可看到那种使心灵和感官得到享受的完美的境界。

他对人的了解来自他自己的青年时代：我们美洲的各种气候使他热血变冷，各种各样的环境撕裂了他的心：这个利马贵族妇女的儿子，先后当过军人、工人、商人、办事员和作家。如同上帝捏造第一个男人的上好的粘土一样。他的生命里，留有所有道路和许多事物的尘埃。

他不属于那些抒情小说家，这些小说家毁了我们这些国家的小说，他清醒地关注着现实。他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是景物再现于人的瞳孔时的那种现实主义，因为景物在人的眼里就优美地变得清纯与简洁了。

他最近的那些小说受到西班牙美洲批评界的热烈称赞，某些人甚至称他为南美第一位小说家。《驴兄弟》是围绕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修士的生活编织的故事。小说形式

完美，表明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故事像一个丝线团一样展开，毫不做作，具有极富人情味的质朴。

有许多种质朴：一种是加西拉索在《牧歌》中的质朴；另一种是内尔沃在其所有的著作中的质朴；还有圣·特雷莎的质朴。我们的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已把经充分吸收的这种质朴提高到可能是最好的一种质朴；因为加西拉索的朴实仍显得过于雕琢；墨西哥人内尔沃的朴实有时变得柔弱无力；而圣·特雷莎的朴实则因警句太多而黯然失色。巴里奥斯的这种朴实既有人情味又完美；仿佛是阳光照耀的黑色犁沟，既是土又是金。

《驴兄弟》是在智利写出的最纯洁最温柔的散文作品。那散文像欧洲蕨那长长的叶子，坚韧、优美、温柔。鄙弃语言中那些华丽的和嘈杂的东西。是常见的语言，但清除了废话，剪除了一切多余的东西。那是一种艺术的方济各会修士的语言。句子都很简洁，里面完整地活生生地包含着一种景物或一种心态。技巧不见。语言非常透明，以致让人忘了语言的存在。就像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当人们透过它看东西时，使人错以为是根本没有玻璃而是直接去看的。由于风格完美，反而不见了风格，也不见艺术家了。

在《一个堕落的人》里，巴里奥斯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一位讲故事的人。在这儿，画家高于其它的一切。玛艾特林克和卡里莱都曾赞美过寂静；这部著作让人听到了那种寂静。艾梅尔松赞扬莎士比亚说，树林、山谷和人都“温柔而轻微地”安歇在他的瞳孔里。这就是我在寻找而没能一语中的的赞扬。一双天鹅绒般的瞳孔，世间万物都在那里得到反映，但决不生硬。

巴里奥斯是一个改变日常事物模样的人；他的目光温柔地滑过的每一株凌风草，每一块砾石，每一堵墙壁都变得明丽了。他能在丑陋的石头上创造出苔藓的奇迹。诗人的杰出天才，即把万物抬高到美的阳光照射的地方并把它们镀成金黄色的才能，这种才能完完全全地属于他。

这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诗。的确是散文诗，甚至使人忘了散文本身。它与其说是写的，不如说是从心灵深处用诗感觉出来的。罗扬巴切·弗朗西斯·哈麦斯只写出这般富有诗意的语言；但没有写出比这更富诗意的作品。

但是这位小说家并没有坚持写下去。为什么？

在一个作家成熟以后，可以无所顾忌地让自己进入诗的境界。这位作家已习惯于“驾驭”真实，或许他也会驾轻就熟地在他所创造的鲜活形象上，像油画一样泼洒诗情，同时又不会减轻它们的牢固性与真实性。

对精神生活的升华是爱德华多·巴里奥斯的又一天赋。像这样表现难以表达的事物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每天都在经历这种难以表达的事物。他在表现高尚心态时的准确性证明他熟悉这类心态，甚至能够一清二楚地交代出来。我们这些人在表达心理活动时模糊不清，因为这种生活在我们心中一闪即逝。

这种高超手段，存在于每一篇中，甚至存在于最为逼真的写实主义传记中，这正是这位作家的优点。这几乎是所有的自然主义作家所没有的。这是高尚精神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种精神在动人的主题上大大增强了感染力和美感，虔诚而冷静地观察，并且简洁地说出粗俗的令人不快的主题。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又一非凡的天赋，是他对难以察觉的人类内心活动的非常精细的观察。视觉和听觉敏锐得近乎神奇。他谛听着心灵，听到了它的厌倦、甜蜜、温柔和忧郁。他记录下最细微的心灵骚动。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几乎没有情节的小说《驴兄弟》里保持一种滚沸的活力，一种微弱却有声气的活动，这种活动如同小草的颤动一样，比大片枝叶的颤动更富表现力。这位艺术家的目光专注，在观察事物方面，如同观察心灵一样容易接收。像不追求风格的轰动一样，他也不追求事件的轰动，他喜欢看并使读者看那些细微的痛苦，这种痛苦往往是巨大的，有时比所谓的精神灾难还要大。

弗赖·鲁菲诺这一人物形象如同烧红的火炭在我们的心上留下烙印。那块火炭是他对上帝的爱，是他的苦恼，是他对完美的渴望。弗赖·鲁菲诺在每一页中，都在胸口上挖掘着一块似乎是饱含令人痛心的柔情的创伤。有关弗赖·鲁菲诺和他的那条病狗的章节称得上是大家手笔。瘦修士和病狗这个小小的画面散发着光芒；修士俯在小狗身上那种爱怜的喁喁絮语，无垠的黑夜里一阵短促的颤栗，比一串哀叫更令读者震动。这样的篇章，托尔斯泰可以写出来，如《科罗普斯多梅罗》。

在《一个堕落的人》里，有着更多的显而易见的事物，却没有更多的人情味和写实味道。所有的这一切都被浓缩了，经历被浓缩成一滴晶莹的精华。没有多余的对话，没有繁缛的描写，这部小说中的一切都是恰到好处；修士像修道院一样，有着自己的轮廓。美洲小说，像我们大自然色彩斑斓一样，总是细节描写太多；在这样的小说界，过

去一直缺少有这般精神概括的小说家，在现实主义流派的信徒中，一直缺少这样一位小说家，他能将纷纭复杂、又常常是非常广阔、冗赘不堪的现实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在这方面，这部著作的意义也是非常深刻的，美洲文学界开始拥有的那些敏锐的作家将会感受到这一点。爱德华多·巴里奥斯使美洲民族具有了一种深刻而细致的感受的表现手法，而在过去，人们一直以为这个民族不能掌握这种表现手法。

在前一部小说《一个堕落的人》里，巴里奥斯像那些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一样，潜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精力旺盛地探索。这是一部充满各种事件的作品，既优美又明白：不注重风格（被遗忘了），而只让故事像一个巨大的浮雕一样凸现出来。燃烧着真理的光辉却因痛苦而扭曲的浅浮雕凸现出来。在这里，巴里奥斯本人在生存中，在《生命所否认的》中，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拆开一种糟糕透顶的生命存在，向我们揭示出犯罪的大厦经常是由一种命运、生理上的一点不幸以及人一点的冷酷无情构成的。因此，这种分析是神圣的，这种分析一点一点地剥掉了人之犯罪行为的油彩，最后像这个“堕落者”身上一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生活折磨了的孩子的灵魂的那种不幸的苍白，以为他的灵魂被生活打碎了，被时光慢慢地玷污了，而一个尚不存在或昏昏欲睡的意志是无法保证这个灵魂的。

读完这部小说后，我感受到一个正直人发出了慈悲之心，这个人昨天叫圣·方济各，今天则叫肉体分析家，灵魂分析家，医生或作家；我感到他们在大滴温柔的眼泪中流出了他们的慈悲之心；不仅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而且

还因为它那潜在的完美的精神价值。即，说实话完全是实话实说，这是一本也获得了完全同情的书。

此前的小说《一个爱得发狂的青年》，是一部非常精美的散文诗，不过，因其敏锐的心理分析和熟练地驾驭神话仍然算在了小说行列。巴里奥斯身上，除了声名已就的伟大作家外，还有一个高尚人的影子。他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像他那苦苦修炼的风格一样；他的民族自豪地注视着的那种自觉行动，是一个潜在的精神进程的反映。我们这些长期看见过他的生活的人熟悉这一进程，他的生活犹如一根树枝，垂在树下午睡的人的额上，保护着他。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兄弟，崇高的心灵给了我们多么温柔而友好的荫凉！

致玛蒂尔德·拉德隆·德 格瓦拉的信

玛蒂尔德妹妹：

许多信件未能如期回复，我感到非常惭愧。我这儿的天气如此炎热，“每天六小时”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丢失了写给普伦德斯的那封信，令我不安。玛蒂尔德，你早知道，我的视力如此不济。昨天的邮件是 21 封信，今天是 18 封。我会设法重新写“那封信”。等到能写的时候，再写一封给普伦德斯的信。现在，回复你 8 月 6 日的信，是的，这个省会邮局的卑鄙行为令我很是憎恨。我估计那些邮递员是奉命令行事。我想看看这封信是怎么寄给你的。谢谢，谢谢那些诗篇！“请你不要那么慷慨”：放纵的慷慨与攥紧的拳头一样是罪过深重。你还得再等一等，我读完你的全部诗歌。你知道吧，迁居到卡波蒂蒙特这座小山，还要在一幢贵族的却又很破旧的、布满一个个小房间并塞满“小装饰”的房子里，安下家来是多么麻烦吗？我还少了一个西班牙女仆……当然是牢骚满腹了。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的固定来访。

我已经在请求、祈求、恳求给帕皮尼买的降糖灵。帕

尔玛回信对我说，那家铺子，卖降糖灵的“那家药店”，已不愿再接待她了。我已回信对帕尔玛说，如果她手下的印第安人小女仆还买不到，她就应该顶着烈日去上那个地区的山岩，替我好好羞辱羞辱那家药店……我还没有收到帕尔玛的回信。关于那项著名奖的许多奇特而疯狂的传言，已传到了这儿。我认为有必要对你说明一下这件事，并把如下的几件事委托给你：如果美洲办事处所说的十万奖金已经发给了我，将此款全部留下，用来做两年事：购买有内容的真正的好书，送给比库尼亚那个名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图书馆。我思念我的艾尔吉谷地，我的蒙特格兰特；我4岁到10岁是在那儿生活的；这是我那段生活的唯一甜蜜的记忆，除此，别无所有。所有的奖金恰恰要全部奉献给那座城市；在那儿，我曾被一所小学校赶走，在学校的广场上，由一名头脑发昏的女教师，挑唆十来个女同学向我乱扔石块的城市！

但是，由“忠实的西班牙语”组建的图书馆对我很重要。人们告诉我，图书馆有几本毫无意义的赠书，赠送的都是最没有用的东西……我请求阿罗内，让他完全按质量列出书的目录，并委托他查询邮费，用这笔钱如数付款。把这笔奖金全部投入进去。几封冒失的信说，这笔奖金是40万比索。我不相信这种杜撰出来的圣诞节；但是对你说说也不算多余；如果真是40万，花掉10万后，余下的钱我还可以领取。不久前，为了让艾尔基谷地的孩子们过圣诞节，我想给比库尼亚的唐彼德罗·莫拉尔寄去一笔钱。而他回信对我说：“现在在艾尔基谷地里，已经没有打赤脚和没衣穿的孩子了。”对他的话我感到吃惊。在许多年里，我

从不同的地方给他寄去一些用于过节的衣服。由于这位我所信赖的朋友，也是我在比库尼亚唯一的邮递员回了这样一封信，我才中止了。迄今也只有两年没有寄赠衣服。但以前寄过八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这就是那 10 万比索的真实情况，我想请两位忠实的女友去比库尼亚，让她们到艾尔基谷地去分发那里孩子最需要的东西。也许，我能请动布兰卡·苏维卡塞阿乌克·德巴尔德斯和克斯蒂娜·阿拉娅前往。操办的结果届时会告诉你的。无论如何，也要为“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图书馆买书。我已向教育部长、副部长，向古斯曼·克鲁查加，向克鲁斯·奥坎波，向大学校长，也许还向一两个人发了致谢电。别人我已不记得了。我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在智利只认识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我对当今的那些名人的疏忽和“沉默”，不是“狂妄”，也不是“忘恩负义”。我请你转告我们的人，我拒绝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邀我到整个美洲进行巡回讲演的请求。不能为他们尽力，我很难过。他们忘了，我是一个病人，那动脉受损的心脏，事实上使我无法进行像先前那样发疯的旅行。如果他们需要验证，我就会给他们寄去两个美国医生的诊断证明，还有墨西哥医生的、拉帕洛医生的和那不勒斯医生的……我是自己家中的囚徒，他们相信与否，请把这些告诉他们。

我在尤卡坦的虚脱持续了三个小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死了。这个城市的人们挤满了宾馆。一位美国医生抢救了我，并向我透露，经常发作的“网状出血”，给我留下了一颗没有多少希望的比先前更差的心脏。也就是说，比先前受到更大的伤害。显然，在智利，人们对这事知之甚少

或一无所知。真诚的感激并热烈拥抱你，为了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几乎是一个没有坟墓的死人了。

你的加夫列拉

走进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世界

孙柏昌

若干年前，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名字如同她的祖国智利一样，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还是那么遥远而陌生。感谢赵振江先生，他把米斯特拉尔的名字和她的《柔情》，一起奉献给了我们。诚如1945年那回响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厅的《授奖词》里所说的那样：

现在，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穿过安第斯山群峰，越过烟波浩渺的大西洋，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当然是“越过太平洋”了。中国位于太平洋的西海岸，而智利恰好是位于太平洋的东海岸：这个从来就不会太平的大洋，这种从来就不会缩短的时空的遥远，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和智利的阿空加瓜山，这两个世界地质上的巨人，太平洋的两个伟大的守望者，就这样亿万斯年地梦牵魂绕，隔洋相望。浩浩大洋的滔滔巨浪与森森烟波，在这两个神奇的大陆之间罩上了悲壮而神秘的纱幕。愈是神秘，愈能激起人们的欲望。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地球倏然变小了。

正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所说的“没有一种百灵或银鸥会比歌曲更敌视金属笼子和围栏的了”。亦如歌曲，文学是没有疆界的。

于是，米斯特拉尔向我们走来了。

诗人用她那慈母般的手为我们酿制了饮料，使我们尝到了泥土的芬芳，使我们的的心灵不再感到饥渴。这是来自艾尔基山谷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心田里的泉水，它的源头永远不会枯竭。（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的话）

就这样，我们也走进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世界。

许久了，我就有着这样一种渴望。或许会有一天，我会走进那块神秘的大陆，走进那片诗人生于斯长眠于斯的充满柔情的艾尔基谷地，去拜谒那墓碑上写着：

灵魂为躯钵之所作

正是

艺术家对人民之所为

的伟大诗人的陵园；走进那凝固着诗人永恒微笑与痛苦、渴望与理想、爱恋与梦幻的安第斯山山谷，走进艾尔基的葡萄园和麦田，走进智利北方的盐碱荒漠，走进南方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与风险浪恶的南方群岛，去聆听，去默想，去追踪一个翩然飞翔在智利天空、高山、大海、丛林与荒漠之上的不朽的诗魂。

从初学西班牙语的风华正茂到鬓发苍灰，我的这个梦想依然只是一个梦想。

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让我梦想成真。这应该感谢我所尊敬的老师白凤森先生。有一次，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去看望白先生，他把一本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散文集（西班牙语版）借给了我。我也正好想操练一下外语，同时也可以趁机走进拉丁美洲的世界。

于是，我就追逐着诗人的脚步，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神奇而壮丽的跋涉。她是一位慈祥母亲；又像是一个智慧女神，爱的天使；在她的导引与扶持下，我走进了她的世界。

她的世界是神奇而壮丽的智利；智利的高山、大海、平原、荒漠；智利的风土人情，智利的花木草虫……她，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深沉的挚爱，满怀着智利女儿一腔如水似梦的柔情，以炽烈如安第斯火山般的诗情与女性特有的细腻如艾尔基谷地的月光一样的笔触，向我们舒展着一幅幅瑰丽而迷人的画卷。她把智利比作“一个敞口耳罐”，“一个燃烧的提手”是“盐碱荒漠”，“一个冰冷的提手”是“南方群岛”。（《米斯特拉尔继续讲述智利》）这是一个施了魔法的耳罐，里面装着诗人倾泻不完的浓浓的醇酒般的激情。从荒凉死寂的北方的盐碱荒漠到涂抹着一层梦幻般色彩的麦哲伦海峡和南方群岛，从弥漫着葡萄与无花果那甜蜜气息的中央平原到狂风肆虐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从恬淡静谧的艾尔基谷地到奇特险峻的安第斯火山，从中央平原那逶迤的白杨林到热带雨林如火的“科比韦”花，从安第斯山那可爱的毛丝鼠到平原上那机敏的美洲鹿，从盐碱荒漠铜矿矿井轰鸣的开掘声到艾尔基谷地悠扬的连枷声，从麦哲伦海峡的呼啸的海涛到攀登安第斯山那粗重的喘息声，从笼罩着一种神秘色彩的“卡莱乌切号”到闪动着火光与血影的奇连地震……智利变成了一幅浓彩重墨的油画长卷，一首音节铿锵底蕴深沉的史诗，一曲音韵浑厚气势

恢弘的交响乐。我追随着诗人的脚步，漫游智利；眼前飘动着奇幻的光与色，耳畔鸣响着新奇的乐与声；那个陌生的智利仿佛真地变成了一张“可以听见的小型地图”，或者一个可以随时提在手中的“敞口耳罐”。那个遥远的智利倏然间迫近了，犹如就踩在自己的脚下。你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智利的一切；触摸到“科比韦”花那鲜嫩欲滴的绿叶，闻到艾尔基谷地那特有的葡萄成熟的气息；还会有一个从白杨树梢倏然滑落的雪团溅落你一身雪粉；你也会看见那个风雪之夜满身雪花的麦哲伦海峡人吐出一团团哈气，甚或，你会觉得那个鲜活机灵的小毛丝鼠就关在你身边的笼子里……唯爱是写，唯爱方真。我看到的是那独具米斯特拉尔特色的智利，是她自己那个梦牵魂绕的故土。我想，因了她的爱，她的情，她的诗魂，智利才会如此神奇而迷人。

她的世界又是一个形神俱肖声情并茂的人物画廊。相对而言，在形与神两方面，她更注重神，即人的心灵。她以诗人独特的感觉与悟性，以智利女儿的共同的血缘与民族情结，以母性的宽厚与柔情，以哲人的智慧与洞悉力，或站在阿空加瓜山的峰巅，或坐在艾尔基谷地的林荫下，去俯视、去聆听、去观察、去理解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去抒写智利的民族英雄和芸芸众生。从智利历史上传奇式的民族英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到奇连地震中的英勇少年吉列尔莫·迪亚斯，从唱着民谣到处流浪的“四个乡下人”歌手到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印第安妇女，从艾尔基谷地文静内向的女孩到南方群岛粗犷豪爽的捕鱼人，从黧黑粗糙的硝岩岩矿的矿工到采摘葡萄的农妇，从贫穷的科金

博省的教区牧师到以传播文明为己任终老大山深处的教师，从诗情横溢的青年诗人到苦苦探索的女作家……她写人物，篇幅或长或短，或记事，或抒情，或评传；有时只是聊聊数笔，就能非常传神地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所谓画龙点睛，“睛”者，灵魂也。在众多的人物身上，始终闪烁着智利的民族精神，石头般顽强、执著，为追求真理而不屈不挠；这里面既有阿劳科人的传统，也有印、欧两种文化碰撞的积淀；一面是横亘连绵的安第斯山山脉，一面是永远喧闹的大海——太平洋，生活在这两者夹峙的狭长地域中的智利人，就其整体而言，也就具备了山的坚硬挺拔，海的开阔进取。盐碱荒漠、南方群岛、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火山喷发，等等，智利人的生存空间是非常恶劣的。唯其恶劣，才培育造就了这种智利精神与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米斯特拉尔怀着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的爱，对拉丁美洲这个大陆走向统一的美好愿望；在她所写的人物身上，始终寓寄着她的人生理想和对未来的渴望。走在米斯特拉尔的人物画廊里，一个个呼之欲出的人物，都带着米斯特拉尔式的微笑。我见过高莽先生为她所作的画像，依稀记得画像上有这么一句题词：米斯特拉尔的微笑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妇女的象征。

她的世界还永远是人们灵魂的精神家园。在她的世界里流荡着爱的和声、爱的主旋。爱是理解，爱是宽容，爱是无保留的奉献。她对故国乃至拉丁美洲及整个世界的人、山水、草木、鸟虫动物都满怀着深切的爱。她的故乡艾尔基谷地曾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初恋情人的背叛，小学教师对她的侮辱，还有那个并不快乐的童年……

都不曾扭断米斯特拉尔那至死不变的故土情结。爱是她的主题，爱也能激发她的灵感，爱使她所描绘的死寂的世界变得灵气横生、鲜亮活泼，爱使一切具备了迷人的神韵。一个没有爱或爱得没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漂亮的散文来的。在这片充满温情的精神家园里，始终洋溢着一种对美对理想虔诚执著的追求精神。无论寄情山水，还是写人状物，也不管是追溯历史，抑或是时事评传，她始终追求美洲一体、世界大同的理想。一种清醒的大宇宙、小地球的意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宝贵的。她呼唤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与宽容。她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的执著中透出一种明显的宗教精神。执著当然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前提。在这片风清日朗的精神家园里，始终闪耀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光彩。她的理想，她的梦，永远在前面闪闪发光；于是她的生命就永远充满了勃勃生机，就会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去面对世界；不会沉沦，不会落泊。在她的散文里，你会清楚地读到一个永远年轻的米斯特拉尔在满世界奔波，操劳，追逐，呼喊；永不疲倦。爱、执著、乐观，一个完整的人生还会需要什么呢？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疲累的时候，不妨走进米斯特拉尔的世界里，稍作休息。你会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

伊比利亚美洲，像一艘未来的船，似乎有三个船头：巴西的船头，位于美洲中部，阿根廷—智利的南部船头，加勒比海还有一个船头，也许位于墨西哥的躯体上抑或位于古巴的肩峰上。它们是三种不同的美洲精神的顶点。但是，感谢上帝，它们又不是互相对立的船头，更不是驶向不同的航线；似乎可以严肃认真地

说，它们不是面向大海，而是朝向美洲大陆的心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冒险事业，此刻是非常适时的事，那就是使一个共同的拉丁美洲民族成为现实。”（《米斯特拉尔继续讲述智利》）

这是伟大诗人的理想与梦境。也许不久的将来，会变成生气勃勃的现实。

被称为“世界角落”的智利，居然有两个文学巨人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他们是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两颗巨星照耀着那片狭长的土地。智利便明亮得不再陌生。

当这本散文集付梓印刷的时候，我要深深地感激我所尊敬的老师白凤森先生。他其实是主要译者。没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本集子的出版。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永远是他的学生。对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人文、地理，还有诸多的文学知识，更不用说西班牙语语言了。从白先生身上，我岂止是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严谨治学的精神。吾爱吾师，一生不变。我在这里还要感谢赵振江先生和段若川老师，他们夫妇对我的工作也给了许许多多的关照。当然，也要感谢大光先生，没有他的鼓励，同样也不会有这本集子。

因水平所限，译文定有许多错失，还请读者见谅。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总目

英 国 部 分

- | | | | |
|------------|-------|--------------|-------|
| 培根随笔选 | | * 卢卡斯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斯威夫特散文选 | | 比尔博姆小品选 | |
| 兰姆散文选 | | 罗素散文选 | |
| * 哈兹里特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切斯特顿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 德·昆西散文选 | 黄绍鑫 译 | * 毛姆随想录 | 俞允咏 译 |
| * 拜伦书信选 | 王昕若 译 | 林德散文选 | |
| 萨克雷散文选 | | * 福斯特散文选 | 李 辉 译 |
| * 罗斯金散文选 | 沙铭瑶 译 | * 伍尔芙日记选 | 宋炳辉 译 |
| * 赫德逊散文选 | 林 苻 译 | * 劳伦斯散文选 | 马 澜 译 |
| * 史蒂文生游记选 | 倪庆饴 译 | * 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 | |
| * 小泉八云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陈家宁等译 |
| 萧伯纳散文选 | | * 赫胥黎散文选 | 孟 修 译 |
| * 史密斯散文选 | 主 万 译 | * 普里斯特利散文选 | 林 苻 译 |
| * 高尔斯华绥散文选 | 林 苻 译 | 奥威尔散文选 | 董乐山 译 |

法 国 部 分

- | | | | |
|-----------|-------|-----------|-------|
| 蒙田随笔选 | | * 斯丹达尔散文选 | 许光华 译 |
| * 帕斯卡尔散文选 | 李平沅 译 | * 米什莱散文选 | 徐知免 译 |
| * 布丰散文选 | 范希衡 译 | * 雨果散文选 | 郑克鲁 译 |
| * 卢梭散文选 | 李平沅 译 | 乔治·桑散文选 | |
| 夏多布里昂散文选 | | * 波德莱尔散文选 | 怀 宇 译 |

- | | | | |
|----------|-------|------------|------|
| * 都德散文选 | 朱 梵等译 | 普鲁斯特散文选 | |
| * 莫泊桑散文选 | 王观群译 | 莫里亚克散文选 | 桂裕芳译 |
| * 列那尔散文选 | 徐知免译 | 萨特散文选 | |
| 罗曼·罗兰散文选 | 郑克鲁译 | 加缪散文选 | |
| 阿兰散文选 | | * 罗兰·巴特随笔选 | |
| * 纪德散文选 | 罗国林译 | | 怀宇译 |

俄 国 部 分

- | | | | |
|--------------|----------|--------------|----------|
| 阿克萨科夫散文选 | | * 蒲宁散文选 | 戴 聰译 |
| * 普希金散文选 | 谢天振译 | * 勃留索夫日记钞 | |
| * 果戈理散文选 | 刘 麟译 | | 贾植芳、任一鸣译 |
| * 屠格涅夫散文选 | 张守仁译 | * 普里什文随笔选 | 非 琴译 |
| * 陀斯妥耶夫斯基散文选 | | * 巴乌斯托夫斯基散文选 | |
| | 刘季星、李鸿简译 | | 潘安荣译 |
| 托尔斯泰散文选 | | * 阿斯塔菲耶夫散文选 | |
| 洛扎诺夫散文选 | 戴 聰译 | | 张大本、陈淑贤译 |
| 契诃夫散文选 | 汝 龙译 | * 卡扎科夫散文选 | 非 琴译 |
| 高尔基散文选 | | | |

德语国家部分

- | | | | |
|----------|------|------------|----------|
| * 歌德散文选 | 陈宗显译 | 托马斯·曼散文选 | |
| * 席勒散文选 | 张玉能译 | * 黑塞散文选 | 张佩芬译 |
| * 叔本华散文选 | 绿 原译 | * 茨韦格散文选 | 钱春绮等译 |
| * 海涅散文选 | 钱春绮译 | *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 | |
| * 尼采散文选 | 钱春绮译 | | 叶廷芳、黎 奇译 |
| 里尔克散文选 | | 伯尔散文选 | |

日 本 部 分

- | | | | |
|-----------|------|-----------|------|
| * 德富芦花散文选 | 陈德文译 | * 岛崎藤村散文选 | 陈德文译 |
|-----------|------|-----------|------|

* 永井荷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谷崎润一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芥川龙之介散文选

文洁若 译

* 川端康成散文选

叶渭渠 译

* 东山魁夷散文选

陈德文 译

美 国 部 分

欧文散文选

* 爱默生散文选

姚暨荣 译

霍桑散文选

梭罗散文选

惠特曼散文选

* 马克·吐温幽默小品选

叶冬心 译

* 布罗斯散文选

林 苻 译

* 福克纳散文选

申 奥 译

怀特散文选

* 斯坦贝克日记选

邹 蓝 译

拉 美 部 分

* 达里奥散文选

刘玉树 译

* 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孙柏昌 译

博尔赫斯散文选

* 聂鲁达散文选

江志方等 译

帕斯散文选

略萨散文选

其 它

[意大利]达·芬奇散文选

吕同六 译

[丹 麦]克尔凯郭尔散文选

* [印 度]泰戈尔散文选

白开元 译

[比利时]梅特林克散文选

* [加拿大]里柯克小品选

萧 乾、文洁若 译

[西班牙]阿索林散文选

* [黎巴嫩]纪伯伦散文诗选

吴 岩 译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散文选

[波 兰]伊瓦什凯维奇散文选

易丽君 译

[波 兰]米沃什散文选

* 为已出或即出之书。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米斯特拉尔散文选

作者：（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著；孙柏昌译

页数：218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

主题词：散文（地点：智利 年代：现代 学科：选集）

SS号：11052971

DX号：000000602174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602174&d=8238BA3BCBA1077691FDF999DF11971A&fenlei=0908&sw=%22%CD%E2%B9%FA%C3%FB%BC%D2%C9%A2%CE%C4%B4%D4%CA%E9%22>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智利与石头
少赞美点兀鹰，多赞美些美洲鹿
可以听见的小型智利地图
关于智利杨树林的短笺
关于安第斯山毛丝鼠的短笺
关于智利“科比韦”的短笺
关于攀登安第斯山运动的短笺
一个美洲神话：智利的“卡莱乌切”号
智利的乡村
“四个乡下人”的音乐
阿劳科人的音乐
科金博——一个不幸的省
智利素描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继续讲述智利
解放伟业和秘鲁与智利友谊的象征——奥希金斯
一篇地震报道：守夜人吉列尔莫·迪亚斯
修女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剪影
萨米恩托在阿空加瓜
南极圈和麦哲伦海峡的人
致墨西哥妇女
墨西哥印第安妇女的身姿
走了一位牧师
当你母亲逝世时
母亲的回忆
母亲之歌
歌声
时光的流逝
一扇殖民地时期的大门
乌鲁瓦潘的加拉巴木果壳碗
卡卡瓦米尔帕岩洞
关于巴勃罗·聂鲁达的短简
华金·爱德华兹·贝略
致胡利奥·巴雷内切亚的短笺
就几幅“花”的画致伊内斯·普约的短信
关于冈萨雷斯·贝拉的一些事
致切拉·雷耶斯的信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
致玛蒂尔德·拉德隆·德格瓦拉的信

走进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世界 & 孙柏昌
附录页